

后汉书卷八十一

独行列传 第七十一

孔子曰：“与其不得中庸，必也狂狷乎！”又云：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此盖失于周全之道，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。然则有所不为，亦将有所必为者矣；既云进取，亦将有所不取者矣。如此，性尚分流，为否异适矣。

注 庸，常也。中和可常行之道，谓之中庸。言若不得中庸之人与之居，必也须得狂狷之人。

注 此是录论语者，因夫子之言而释狂狷之人也。

注 人之好尚不同，或为或否，各有所适。

中世偏行一介之夫，能成名立方者，盖亦觚也。或志刚金石，而克扞于强御。

或意严冬霜，而甘心于小谅。亦有结朋协好，幽明共心；蹈义陵险，死生等节。虽事非通圆，良其风轨有足怀者。而情结殊杂，难为条品；片辞特趣，不足区别。措之则事或有遗，载之则贯序无统。以其名体虽殊，而操行俱绝，故总为独行篇焉。庶备诸阙文，纪志漏脱云尔。

注 谓刘茂、鞠福也。

注 戴就、陆续也。

注 范式、张劭也。

注 缪彤、李善也。

注 措，置也。

谯玄字君黄，巴郡阆中人也。少好学，能说易、春秋。仕于州郡。成帝永始二年，有日食之灾，乃诏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。州举玄，诣公车，对策高第，拜议郎。

帝始作期门，数为微行。立赵飞燕为皇后，后专宠怀忌，皇*(太)*子多横夭。玄上书谏曰：“臣闻王者承天，继宗统极，保业延祚，莫急胤嗣，故易有干蛊之义，诗咏觶多之福。今陛下圣嗣未立，天下属望，而不惟社稷之计，专念微行之事，爱幸用于所惑，曲意留于非正。窃闻后宫皇子产而不育。

臣闻之怛然，痛心伤剥，窃怀忧国，不忘须臾。夫警鞭不修，则患生非常。忽有醉酒狂夫，分争道路，既无尊严之仪，岂识上下之别。此为胡狄起于毂下，而贼乱发于左右也。愿陛下念天之至重，爱金玉之身，均九女之施，存无穷之福，天下幸甚。”

注 前书武帝微行，常与侍中、常侍、武骑及待诏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，故有期门之号，自此始也。成帝微行亦然，故言始也。

注 易曰：“干父之蛊。”注云：“蛊，事也。”毛诗曰：“蠹斯，后妃之德也。

后妃不忌，则子孙觶多也。”其诗曰“蠹斯羽，诜诜兮，宜尔子孙，振振兮。”

注 前书成帝宫人曹伟能及许美人皆生子，赵昭仪皆令杀

之。

注 九女，解见崔琦传。

时数有灾异，玄辄陈其变。既不省纳，故久稽郎官。后迁太常丞，以弟服去职。

平帝元始元年，日食，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。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车对策，复拜议郎，迁中散大夫。四年，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。时并举玄，为绣衣使者，持节，与太仆*(任)**[王]*恠等分行天下，观览风俗，所至专行诛赏。事未及终，而王莽居摄，玄于是纵使者车，变易姓名，闲窳归家，

因以隐遁。

注 前书御史大夫领绣衣直指，出讨奸猾，理大狱。武帝所制，不常置。

注 纵，舍也。

注 闲，私也。

后公孙述僭号于蜀，连聘不诣。述乃遣使者备礼征之；若玄不肯起，*(使阳)**[便赐]*以毒药。太守乃自赍玺书至玄庐，曰：“君高节已着，朝廷垂意，诚不宜复辞，自招凶祸。”玄仰天叹曰：“唐尧大圣，许由耻仕；周武至德，伯夷守饿。

彼独何人，我亦何人。保志全高，死亦奚恨！”遂受毒药。玄子瑛泣血叩头于太守曰：“方今国家东有严敌，兵师四出，国用军资或不常充足，愿奉家钱千万，以赎父死。”太守为请，述听许之。玄遂隐藏田野，终述之世。

时兵戈累年，莫能修尚学业，玄独训诸子勤习经书。建武

十一年卒。明年，天下平定，玄弟庆以状诣阙自陈。光武美之，策诏本郡祠以中牢，敕所在还玄家钱。

时亦有犍为费贻，不肯仕述，乃漆身为厉，阳狂以避之，退藏山数十年。述破后，仕至合浦太守。

瑛善说易，以授显宗，为北宫鞞士令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北宫鞞士令一人，秩六百石。”

李业字巨游，广汉梓潼人也。少有志操，介特。习鲁诗，师博士许晃。元始中，举明经，除为郎。

注 元始，平帝年也。

会王莽居摄，业以病去官，杜门不应州郡之命。太守刘咸强召之，业乃载病诣门。咸怒，出教曰：“贤者不避害，譬犹*(壳)**[穀]*弩射市，薄命者先死。闻业名称，故欲与之为治，而反托疾乎？”令诣狱养病，欲杀之。客有说咸曰：“赵杀鸣犊，孔子临河而逝。未闻求贤而胁以牢狱者也。”咸乃出之，因举方正。王莽以业为酒士，病不之官，遂隐藏出谷，绝匿名结，终莽之世。

注 史记曰“孔子既不得用于鞞，将西见赵简子。至于河而闻窦鸣犊、舜华之死也，临河而叹曰：‘美哉河水，洋洋乎！丘之不济，命也夫！’子贡进曰：

‘敢问何谓也？’孔子曰：‘窦鸣犊，舜华，晋国之贤大夫也。赵简子未得志之时，须此两人而后从政。丘闻之也，刳胎杀夭则骐驎不至，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合阴阳，覆巢毁卵则凤

凰不翔。何则？君子讳伤其类。夫鸟兽之于不义也，尚知避之，而况乎丘哉！’乃还”也。

注 王莽时官酤酒，故置酒士也。

及公孙述僭号，素闻业贤，征之，欲以为博士，业固疾不起。数年，述羞不致之，乃使大鸿胪尹融持毒酒奉诏命以劫业：若起，则受公侯之位；不起，赐之以药。融譬旨曰：“方今天下分崩，孰知是非，而以区区之身，试于不测之渊乎！”

朝廷贪慕名德，旷官缺位，于今七年，四时珍御，不以忘君。宜上奉知己，下为子孙，身名俱全，不亦优乎！今数年不起，猜疑寇心，凶祸立加，非计之得者也。”业乃叹曰：“危国不入，乱国不居。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义所不从。君子见危授命，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？”融见业辞志不屈，复曰：“宜呼室家计之。”业曰：“丈夫断之于心久矣，何妻子之为？”遂饮毒而死。述闻业死，大惊，又耻有杀贤之名，乃遣使吊祠，赙赠百匹。业子翬逃辞不受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。”又曰：“君子见危授命，见得思义。”

蜀平，光武下诏表其闾，益部纪载其高节，图画形象。

初，平帝时，蜀郡王皓为美阳令，王嘉为郎。王莽篡位，并弃官西归。及公孙述称帝，遣使征皓、嘉，恐不至，遂先系其妻子。使者谓嘉曰：“速装，妻子可全。”对曰：“犬马犹识主，况于人乎！”王皓先自刎，以首付使者。述怒，遂诛皓

家属。王嘉闻而叹曰：“后之哉！”乃对使者伏剑而死。

是时犍为任永*(君)**[及]*业同郡冯信，并好学博古。公孙述连征命，待以高位，皆托青盲以避世难。永妻淫于前，匿情无言；见子入井，忍而不救。信侍婢亦对信奸通。及闻述诛，皆盥洗更视曰：“世适平，目即清。”淫者自杀。光武闻而征之，并会病卒。

刘茂字子卫，太原晋阳人也。少孤，独侍母居。家贫，以筋力致养，孝行着于乡里。及长，能习礼经，教授常数百人。哀帝时，察孝廉，再迁五原属国候，遭母忧去官。服竟后为沮阳令。会王莽篡位，茂弃官，避世弘农山中教授。

注 沮阳，县，属上谷郡，故城在今妫州东。沮音阻。

建武二年，归，为郡门下掾。时赤眉二十余万觐攻郡县，杀长吏及府掾史。茂负太守孙福踰墙藏空穴中，得免。其暮，俱奔孟县。昼则逃隐，夜求粮食。

积百余日，贼去，乃得归府。明年，诏书求天下义士。福言茂曰：“臣前为赤眉所攻，吏民坏乱，奔走趣山，臣为贼所围，命如丝发，赖茂负臣踰城，出保孟县。茂与弟触冒兵刃，缘山负食，臣及妻子得度死命，节义尤高。宜蒙表擢，以厉义士。”诏书即征茂拜议郎，迁宗正丞。后拜侍中，卒官。

注 今并州孟县也。

注 续汉书宗正丞一人，比千石也。

*(元初)**[延平]*中，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，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，遥望虏营鞭火，急趣之。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，

苦谏止，不听。显蹙令进，授不获已，前战，伏兵发，授身被十创，殁于阵。显拔刃追散兵，不能制，虏射中显，主簿卫福、功曹徐咸遽*(起)**[赴]*之，显遂堕马，福以身拥蔽，虏并杀之。朝廷愍授等节，诏书矐叹，厚加赏赐，各除子一人为郎中。

永初二年，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。至厌次河，

与贼合战。雄败，执雄，以矛刺之。时小吏所辅 前叩头求哀，愿以身代雄。

豪等纵雄而刺辅，贯心洞背即死。东郡太守捕得豪等，具以状上。诏书追伤之，赐钱二十万，除父奉为郎中。

注 厌次县之河也。

注 所，姓也。风俗通曰：“宋大夫华所事之后也。汉有所忠，为谏大夫。”

温序字次房，太原祁人也。仕州从事。建武二年，骑都尉弓里戍 将兵平定北州，到太原，历访英俊大人，问以策谋。戍见序奇之，上疏荐焉。于是征为侍御史。迁武陵都尉，病免官。

注 弓里，姓也。

六年，拜谒者，迁护羌校尉。序行部至襄武，为隗嚣别将苟宇所拘劫。宇谓序曰：“子若与我并威同力，天下可图也。”序曰：“受国重任，分当效死，义不贪生苟背恩德。”宇等复晓譬之。序素有气力，大怒，叱宇等曰：“虏何敢迫胁汉将！”

因以节槌杀数人。贼觴争欲杀之。宇止之曰：“此义士死

节，可赐以剑。”序受剑，衔须于口，顾左右曰：“既为贼所迫杀，无令须污土。”遂伏剑而死。

序主簿韩遵、从事王忠持尸归敛。光武闻而怜之，命忠送丧到洛阳，赐城傍为顷地，贖谷千斛、缣五百匹，除三子为郎中。长子寿，服竟为邹平侯相。梦序告之曰：“久客思乡里。寿即弃官，上书乞骸骨归葬。帝许之，乃反旧茔焉。”

注 序墓在今并州祁县西北。

彭修字子阳，会稽毗陵人也。年十五时，父为郡吏，得休，与修俱归，道为盗所劫，修困迫，乃拔佩刀前持盗帅曰：“父辱子死，卿不顾死邪？”盗相谓曰：“此童子义士也，不宜逼之。”遂辞谢而去。乡党称其名。

注 毗陵，今常州晋陵县也。吴地记曰：“本名延陵，吴王诸樊封季札。汉改曰毗陵。”

注 休，假也。

后仕郡为功曹。时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，以微过收吴县狱吏，将杀之，主簿钟离意争谏甚切，晁怒，使收缚意，欲案之，掾*(吏)**[史]*莫敢谏。修排合直入，拜于庭，曰：“明府发雷霆于主簿，请闻其过。”晁曰：“受教三日，初不奉行，废命不忠，岂非过邪？”修因拜曰：“昔任座面折文侯，朱云攀毁栏槛，自非贤君，焉得忠臣？今庆明府为贤君，主簿为忠臣。”晁遂原意罚，赏狱吏罪。

注 应劭汉官曰：“都尉，秦官也。本名郡尉。掌佐太守

典其武职，秩比二千石。孝景时更名都尉。”

注 解见文苑祢衡传。

注 前书成帝时，朱云上书，请以尚方斩马剑斩张禹。上欲杀之，云攀折殿槛。西京杂记云：“攀折玉槛。”

后州辟从事。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，郡言州，请修守吴令。修与太守俱出讨贼，贼望见车马，竞交射之，飞矢雨集。修障扞太守，而为流矢所中死，太守得全。贼素闻其恩信，即杀弩中修者，余悉降散。言曰：“自为彭君故降，不为太守服也。”

索卢放字君阳，东郡人也。以尚书教授千余人。初署郡门下掾。更始时，使者督行郡国，太守有事，当就斩刑。放前言曰：“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，归心皇汉者，实以圣政宽仁故也。而传车所过，未闻恩泽。太守受诛，诚不敢言，但恐天下惶惧，各生疑变。夫使功者不如使过，愿以身代太守之命。”遂前就斩。使者义而赦之，由是显名。

注 索卢，姓也。

注 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，霸西戎。

建武六年，征为洛阳令，政有能名。以病乞身，徙谏议大夫，数纳忠言，后以疾去。

建武末，复征不起，光武使人舆之，见于南宫云台，赐谷二千斛，遣归，除子为太子中庶子。卒于家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太子中庶子，秩六百石。”

周嘉字惠文，汝南安城人也。高祖父燕，宣帝时为郡决曹掾。太守欲枉杀人，燕谏不听，遂杀囚而黜燕。囚家守阙称冤。诏遣覆考，燕见太守曰：“愿谨定文书，皆着燕名，府君但言时病而已。”出谓掾史曰：“诸君被问，悉当以罪推燕。”

如有一言及于府君，燕手剑相刃。”使*[者]*乃收燕系狱。屡被掠楚，辞无屈桡。当下蚕室，乃叹曰：“我平王之后，正公玄孙，岂可以刀锯之余下见先君？”遂不食而死。燕有五子，皆至刺史、太守。

注 谢承书曰“燕字少卿，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后。汉兴，绍嗣封为正公，食采于汝坟”也。

嘉仕郡为主簿。王莽末，髡贼入汝阳城，嘉从太守何敞讨贼，敞为流矢所中，郡兵奔北，贼围绕数十重，白刃交集，嘉乃拥敞，以身扞之。因呵贼曰：“卿曹皆人隶也。为贼既逆，岂有还害其君者邪？嘉请以死赎君命。”因仰天号泣。

髡贼于是两两相视，曰：“此义士也！”给其车马，遣送之。

后太守寇恂举为孝廉，拜尚书侍郎。光武引见，问以遭难之事。嘉对曰：“太守被伤，命悬寇手，臣实弩怯，不能死难。”帝曰：“此长者也。”诏嘉尚公主，嘉称病笃，不肯当。

稍迁零陵太守，视事七年，卒，零陵颂其遗爱，吏民为立祠焉。

嘉从弟畅，字伯持，性仁慈，为河南尹。永初二年，夏旱，久祷无应，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，应时澍雨，岁乃丰稔。位至光禄勋。

范式字巨卿，山阳金乡人也，一名泛。少游太学，为诸生，

与汝南张劭为友。

劭字符伯。二人并告归乡里。式谓元伯曰：“后二年当还，将过拜尊亲，见孺子焉。”乃共克期日。后期方至，元伯具以白母，请设饌以候之。母曰：“二年之别，千里结言，尔何相信之审邪？”对曰：“巨卿信士，必不乖违。”母曰：“若然，当为尔酝酒。”至其日，巨卿果到，升堂拜饮，尽欢而别。

注 见其子也。孺子，稚子也。

式仕为郡功曹。后元伯寝疾笃，同郡郅君章、殷子征晨夜省视之。元伯临尽，叹曰：“恨不见吾死友！”子征曰：“吾与君章尽心于子，是非死友，复欲谁求？”

元伯曰：“若二子者，吾生友耳。山阳范巨卿，所谓死友也。”寻而卒。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：“巨卿，吾以某日死，当以尔时葬，永归黄泉。子未我忘，岂能相及？”式恍然觉寤，悲叹泣下，具告太守，请往奔丧。太守虽心不信而重违其情，许之。式便服朋友之服，投其葬日，驰往赴之。式未及到，而丧已发引，既至圻，将窆，而柩不肯进。其母抚之曰：“元伯，岂有望邪？”遂停柩移时，乃见有素车白马，号哭而来。其母望之曰：“是必范巨卿也。”巨卿既至，叩丧言曰：“行矣元伯！死生路异，永从此辞。”会葬者千人，咸为挥涕。式因执紼而引，柩于是乃前。式遂留止頃次，为修坟树，然后乃去。

注 仪礼丧服记曰：“朋友在他国，袒免，归则已。”注云：“谓无亲者为之主丧服。”又曰：“朋友麻。”注云：“朋友虽无亲，有同道之恩，相为服缌之经带。”

注 窆，下棺也。

后到京师，受业太学。时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，与式未相见，而平子被病将亡，谓其妻曰：“吾闻山阳范巨卿，烈士也，可以托死。吾歿后，但以尸埋巨卿户前。”乃裂素为书，以遗巨卿。既终，妻从其言。时式出行适还，省书见瘞，怆然感之，向坟揖哭，以为死友。乃营护平子妻儿，身自送丧于临湘。未至四五里，乃委素书于柩上，哭别而去。其兄弟闻之，寻求不复见。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，上书表式行状，三府并辟，不应。

举州茂才，四迁荆州刺史。友人南阳孔嵩，家贫亲老，乃变名姓，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。式行部到新野，而县选嵩为导骑迎式。式见而识之，呼嵩，把臂谓曰：“子非孔仲山邪？”对之叹息，语及平生。曰：“昔与子俱曳长裾，游*(集)**[息]*帝学，吾蒙国恩，致位牧伯，而子怀道隐身，处于卒伍，不亦惜乎！”嵩曰：“侯嬴长守于贱业，晨门肆志于抱关。子欲居九夷，不患其陋。贫者士之宜，岂为鄙哉！”式敕县代嵩，嵩以为先佣未竟，不肯去。

注 阿里，里名也。

注 导引之骑。

注 史记曰，侯嬴年七十，家贫，为大梁夷门卒。魏公子闻之，往请，欲厚遗之，不肯受，曰：“臣修身洁行数十年，终不以监门困故受公子财。”

注 解见张皓传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孔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‘陋，如之何？’子曰：‘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。’”嵩在阿里，正身厉行，街中子弟

皆服其训化。遂辟公府。之京师，道宿下亭，盗共窃其马，寻问知其嵩也，乃相责让曰：“孔仲山善士，岂宜侵盗乎！”于是送马谢之。嵩官至南海太守。

式后迁庐江太守，有威名，卒于官。

李善字次孙，南阳涪阳人，本同县李元苍头也。建武中疫疾，元家相继死没，唯孤儿续始生数旬，而赀财千万，诸奴婢私共计议，欲谋杀续，分其财产。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，乃潜负续逃去，隐山阳瑕丘界中，亲自哺养，乳为生湏，推燥居湿，备尝艰勤。续虽在孩抱，奉之不异长君，有事辄长跪请白，然后行之。闾里感其行，皆相率修义。续年十岁，善与归本县，修理旧业。告奴婢于长吏，悉收杀之。时钟离意为瑕丘令，上书荐善行状。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。

注 湏，乳汁也。音竹用反。

善，显宗时辟公府，以能理剧，再迁日南太守。从京师之官，道经涪阳，过李元顷。未至一里，乃脱朝服，持鋤去草。及拜墓，哭泣甚悲，身自炊爨，执鼎俎以修祭祀。垂泣曰：“君夫人，善在此。”尽哀，数日乃去。到官，以爱惠为政，怀来异俗。迁九江太守，未至，道病卒。

续至河闲相。

王恽字少林，广汉新都人也。恽尝诣京师，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，愍而视之。书生谓恽曰：“我当到洛阳，而被病，命在须臾，腰下有金十斤，愿以相赠，死后乞藏骸骨。”未及问姓名而绝。恽即鬻金一斤，营其殡葬，余金悉置棺下，人无知者。后归数年，县署恽大度亭长。初到之日，有马驰入亭中

而止。

其日，大风飘一绣被，复堕饨前，即言之于县，县以归饨。饨后乘马到雒县，马遂奔走，牵饨入它舍。主人见之喜曰：“今禽盗矣。”问饨所由得马，饨具说其状，并及绣被。主人怅然良久，乃曰：“被随旋风与马俱亡，卿何阴德而致此二物？”饨自念有葬书生事，因说之，并道书生形貌及埋金处。主人大惊号曰：

“是我子也。姓金名彦。前往京师，不知所在，何意卿乃葬之。大恩久不报，天以此章卿德耳。”饨悉以被马还之，彦父不取，又厚遗饨，饨辞让而去。时彦父为州从事，因告新都令，假饨休，自与俱迎彦丧，余金俱存。饨由是显名。

注 饨音纯。

仕郡功曹，州治中从事。举茂才，除郿令。到官，至釐亭。亭长曰：“亭有鬼，数杀过客，不可宿也。”饨曰：“仁胜凶邪，德除不祥，何鬼之避！”即入亭止宿。夜中闻有女子称冤之声。饨咒曰：“有何枉状，可前求理乎？”女子曰：“无衣，不敢进。”饨便投衣与之。女子乃前诉曰：“妾夫为涪令，之官过宿此亭，亭长无状，贼杀妾家十余口，埋在楼下，悉取财货。”饨问亭长姓名。女子曰：“即今门下游徼者也。”饨曰：“汝何故数杀过客？”对曰：“妾不得白日自诉，每夜陈冤，客辄眠不见应，不胜感恚，故杀之。”饨曰：“当为汝理此冤，勿复杀良善也。”因解衣于地，忽然不见。明旦召游徼诘问，具服罪，即收系，及同谋十余人悉伏辜，遣吏送其丧归乡里，于是亭遂清安。

注 齏音台。

张武者，吴郡由拳人也。父业，郡门下掾，送太守妻子还乡里，至河内亭，盗夜劫之，业与贼战死，遂亡*[失]*尸*[骸]*。武时年幼，不及识父。后之太学受业，每节，常持父遗剑，至亡处祭醮，*[泣]*而还。太守第五伦嘉其行，举孝廉。遭母丧过毁，伤父魂灵不返，因哀恸绝命。

注 由拳，县，故城在今苏州嘉兴县南。

陵续字智初，会稽吴人也。世为族姓。祖父闾，字子春，建武中为尚书令。美姿貌，喜着越布单衣，光武见而好之，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。

续幼孤，仕郡户曹史。时岁荒民饥，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饘粥。续悉简阅其民，讯以名氏。事毕，兴问所食几何？续因口说六百余人，皆分别姓字，无有差谬。兴异之，刺史行部，见续，辟为别驾从事。以病去，还为郡门下掾。

是时楚王英谋反，阴疏天下善士，及楚事觉，显宗得其录，有尹兴名，乃征兴诣廷尉狱。续与主簿梁宏、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，诸吏不堪痛楚，死者大半，唯续、宏、勋掠考五毒，肌肉消烂，终无异辞。续母远至京师，觐候消息，狱事特急，无缘与续相闻，母但作馈食，付门卒以进之。

续虽见考苦毒，而辞色慷慨，未尝易容，唯对食悲泣，不能自胜。使者怪而问其故。续曰：“母来不得相见，故泣耳。”使者大怒，以为门卒通传意气，召将案之。续曰：“因食饘羹，识母所自调和，故知来耳，非人告也。”使者问：“何以知母所作乎？”续曰：“母尝截肉未尝不方，断鯁以寸为度，

是以知之。”使者问诸谒舍，续母果来，于是阴嘉之，上书说续行状。帝即赦兴等事，还乡里，禁锢终身。续以老病卒。

注 谒舍*(所)*谓*[所]*停主人之舍也。

长子稠，广陵太守，有理名。中子逢，乐安太守。少子曜，力行好学，不慕荣名，连征不就。曜子康，已见前传。

戴封字平仲，济北刚人也。年十五，诣太学，师事酈令东海申君。申君卒，送丧到东海，道当经其家。父母以封当还，豫为娶妻。封暂过拜亲，不宿而去。

还京师卒业。时同学石敬平温病卒，封养视殡敛，以所赍粮市小棺，送丧到家。

家更敛，见敬平时书物皆在棺中，乃大异之。封后遇贼，财物悉被略夺，唯余缣七匹，贼不知处，封乃追以与之，曰：“知诸君乏，故送相遗。”贼惊曰：

“此贤人也。”尽还其器物。

注 刚，县，故城在今兖州龚丘县东北。

后举孝廉，光禄主事，遭伯父丧去官。诏书求贤良方正直言之士，有至行能消灾伏异者，公卿郡守各举一人。郡及大司农俱举封。公车征，陛见，对策第一，擢拜议郎。迁西华令。时汝、颍有蝗灾，独不入西华界。时督邮行县，蝗忽大至，督邮其日即去，蝗亦顿除，一境奇之。其年大旱，封祷请无获，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。火起而大雨暴至，于是远近叹服。

迁中山相。时诸县囚四百余人，辞状已定，当行刑。封哀之，皆遣归家，与克期日，皆无违者。诏书策美焉。

永元十二年，征拜太常，卒官。

李充字大逊，陈留人也。家贫，兄弟六人同食递衣。妻窃谓充曰：“今贫居如此，难以久安，妾有私财，愿思分异。”充伪酬之曰：“如欲别居，当酹酒具会，请呼乡里内外，共议其事。”妇从充置酒燕客。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：“此妇无状，而教充离闲母兄，罪合遣斥。”便呵叱其妇，逐令出门，妇衔涕而去。坐中惊肃，因遂罢散。充后遭母丧，行服墓次，人有盗其墓树者，充手自杀之。服阕，立精舍讲授。

太守鲁平请署功曹，不就。平怒，乃援充以捐沟中，因鬻署县都亭长。不得已，起亲职役。后和帝公车征，不行。延平中，诏公卿、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，务取高行，以劝后进，特征充为博士。时鲁平亦为博士，每与集会，常叹服焉。

充迁侍中。大将军邓鹭贵戚倾时，无所下借，以充高节，每卑敬之。尝置酒请充，宾客满堂，酒酣，鹭跪曰：“幸托椒房，位列上将，幕府初开，欲辟天下奇伟，以匡不逮，惟诸君博求其器。”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，颇有不合。鹭欲绝其说，以肉啖之。充抵肉于地，曰：“说士犹甘于肉！”遂出，径去。

鹭甚望之。同坐汝南张孟举往让充曰：“一日闻足下与邓将军说士未究，激刺面折，不由中和，出言之责，非所以光祚子孙者也。”充曰：“大丈夫居世，贵行其意，何能远为子孙计哉！”由是见非于贵戚。

注 下音假。借音子夜反。

注 一日犹昨日也。

迁左中郎将，年八十八，为国三老。安帝常特进见，赐以

几杖。卒于家。

繆彤字豫公，汝南召陵人也。少孤，兄弟四人，皆同财业。及各娶妻，诸妇遂求分异，又数有斗争之言。彤深怀愤叹，乃掩户自挝曰：“繆彤，汝修身谨行，学圣人之法，将以齐整风俗，柰何不能正其家乎！”弟及诸妇闻之，悉叩头谢罪，遂更为敦睦之行。

仕县为主簿。时县令被章见考，吏皆畏惧自诬，而彤独证据其事，掠考苦毒，至乃体生虫蛆，因复传换五狱，踰涉四年，令卒以自免。

太守陇西梁湛召为决曹史。安帝初，湛病卒官，彤送丧还陇西。始葬，会西羌反叛，湛妻子悉避乱它郡，彤独留不去，为起坟廞，乃潜穿井旁以为窟室，昼则隐窞，夜则负土，及贼平而坟已立。其妻子意彤已死，还见大惊。关西咸称传之，共给车马衣资，彤不受而归乡里。

辟公府，举尤异，迁中牟令。县近京师，多权豪，彤到，诛诸奸吏及托名贵戚宾客者百有余人，威名遂行。卒于官。

陈重字景公，豫章宜春人也。少与同郡雷义为友，俱学鲁诗、颜氏春秋。

太守张云举重孝廉，重以让义，前后十余通记，云不听。义明年举孝廉，重与俱在郎署。

注 宜春，今袁州县。

注 记，书也。

有同署郎负息钱数十万，责主日至，诡求无已，重乃密以钱代还。郎后觉知而厚辞谢之。重曰：“非我之为，将有同姓名者。”终不言惠。又同舍郎有告归宁者，误持蝻舍郎藁以

去。主疑重所取，重不自申说，而市藁以偿之。后宁丧者归，以藁还主，其事乃显。

注 说文曰：“谗，责也。”

重后与义俱拜尚书郎，义代同时人受罪，以此黜退，重见义去，亦以病免。

后举茂才，除细阳令。政有异化，举尤异，当迁为会稽太守，遭姊忧去官。后为司徒所辟，拜侍御史，卒。

雷义字仲公，豫章鄱阳人也。初为郡功曹，*(皆)**[尝]*擢举善人，不伐其功。义尝济人死罪，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，义不受，金主伺义不在，默投金于承尘上。后葺理屋宇，乃得之，金主已死，无所复还，义乃以付县曹。

注 鄱阳，县，城在今饶州鄱阳县东。

后举孝廉，拜尚书侍郎，有同时郎坐事当居刑作，义默自表取其罪，以此论司寇。同台郎觉之，委位自上，乞赎义罪。顺帝诏皆除刑。

义归，举茂才，让于陈重，刺史不听，义遂阳狂被发走，不应命。乡里为之语曰：“胶漆自谓坚，不如雷与陈。”三府同时俱辟二人。义遂为守灌谒者。

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，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。旋拜侍御史，除南顿令，卒官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谒者三十五人，以郎中秩满岁称给事，未满岁称灌谒者。”

胡广云：“明章二帝服勤园陵，谒者灌桓，后遂称云。”马融以为“灌者，习所职也。”应奉云：“如胡公之言，则吉凶异制。马云‘灌，习也’，字又非也。”

高祖承秦，灌婴服事七年，号大谒者，后人掌之，以姓灌章，岂其然乎？”

子授，官至苍梧太守。

范冉字史云，陈留外黄人也。少为县小吏，年十八，奉檄迎督邮，冉耻之，乃遁去。到南阳，受业于樊英。又游三辅，就马融通经，历年乃还。

注 “冉”或作“丹”。

冉好违时绝俗，为激诡之行。常慕梁伯鸾、闵仲叔之为人。与汉中李固、河内王奂亲善，而鄙贾伟节、郭林宗焉。奂后为考城令，境接外黄，屡遣书请冉，冉不至。及奂迁汉阳太守，将行，冉乃与弟协步赍麦酒，于道侧设坛以待之。冉见奂车徒骆驿，遂不自闻，惟与弟共辩论于路。奂识其声，即下车与相揖对。奂曰：“行路仓卒，非陈*[契]*阔之所，可共到前亭宿息，以叙分隔。”冉曰：“子前在考城，思欲相从，以贱质自绝豪友耳。今子远适千里，会面无期，故轻行相候，以展诀别。

如其相追，将有慕贵之讥矣。”便起告违，拂衣而去。奂瞻望弗及，冉长逝不顾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奂字子昌，河内武德人。明五经，负笈追业，常赁灌园，耻交势利。为考城令，迁汉阳太守，征拜议郎，卒。”

桓帝时，以冉为莱芜长， 遭母忧，不到官。后辟太尉府，以狷急不能从俗，常佩韦于朝。 议者欲以为侍御史，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闲，徒行敝服，卖卜于市。

注 莱芜，县，属泰山郡，故城在今淄川县东南。

注 史记曰，西门豹性急，佩韦以自缓。

遭党人禁锢，遂推鹿车，载妻子，拮拾自资， 或寓息客庐，或依宿树荫。

如此十余年，乃结草室而居焉。所止单陋，有时彻粒尽，穷居自若，言貌无改，闾里歌之曰：“甑中生尘范史云，釜中生鱼范莱芜。”

注 袁山松书曰：“冉去官，尝使儿拮麦，得五斛。蝗人尹台遗之一斛，嘱儿莫道。冉后知，即令并送六斛，言麦已杂矣，遂誓不敢受。”

及党禁解，为三府所辟，乃应司空命。是时西羌反叛，黄巾作难，制诸府掾属不得妄有去就。 冉首自劾退，诏书特原不理罪。又辟太尉府，以疾不行。

注 制，制书也。

中平二年，年七十四，卒于家。临命遗令囷其子曰：“吾生于昏闇之世，值乎淫侈之俗，生不得匡世济时，死何忍自同于世！气绝便敛，敛以时服，衣足蔽形，棺足周身，敛毕便穿，穿毕便埋。其明堂之奠， 干饭寒水，饮食之物，勿有所下。

坟封高下，令足自隐。知我心者李子坚、王子炳也。今皆不在，制之在尔，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。”于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吊。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，累行论谥，金曰宜为贞节先生。会葬者二千余人，刺史郡守各为立碑表墓焉。

注 礼送死者衣曰明衣，器曰明器。郑玄注云：“明者，神明之也。”此言明堂，亦神明之堂，谓圻中也。

注 前书刘向曰：“延陵季子葬子，其高可隐。”音义云：“谓人立可隐肘也。”

隐音于靳反。

注 李子坚，李固也。

注 谥法“清白守节曰贞，好廉自克曰节”也。

戴就字景成，会稽上虞人也。仕郡仓曹掾，扬州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，遣部从事薛安案仓库簿领，收就于钱唐县狱。幽囚考掠，五毒参至。就慷慨直辞，色不变容。又烧鋸斧，使就挟于肘腋。就语狱卒：“可熟烧斧，勿令冷。”

每上彭考，因止饭食不肯下，肉焦毁墮地者，掇而食之。

主者穷竭酷惨，无复余方，乃卧就覆船下，以马通熏之。一夜二日，皆谓已死，发船视之，就方张眼大骂曰：“何不益火，而使灭绝！”又复烧地，以大针刺指爪中，使以把土，爪悉墮落。主者以状白安，安呼见就，谓曰：“太守罪秽狼藉，受命考实，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？”就据地荅言：“太守剖符大臣，当以死报国。卿虽衔命，固宜申断冤毒，柰何诬枉忠良，强相掠理，令臣谤其君，子证其父！”

薛安庸駸，忸行无义，就考死之日，当白之于天，与髑鬼杀汝于亭中。如蒙生全，当手刃相裂！”安深奇其壮节，即

解械，更与美谈，表其言辞，解释郡事。征浮还京师，免归乡里。

注 鋹从“剑”。毛诗云：“不剑不敖。”何承天纂文曰：“𠂔，今之鋹也。”

张揖字诂云：“𠂔，刃也。”鋹音华。案说文、字林、三苍并无“鋹”字。

注 彭即*(莠)**[筹]*也。

注 掇，拾也，丁活反。

注 本草经曰：“马通，马矢也。”

注 忸，怩也，犹言惯习。駮音吾楷反。

太守刘宠举就孝廉，光禄主事，病卒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光禄奉上就为主事。”

赵苞字威豪，甘陵东武城人。从兄忠，为中常侍，苞深耻其门族有宦官名势，不与忠交通。

注 今贝州武城县。

初仕州郡，举孝廉，再迁广陵令。视事三年，政教清明，郡表其状，迁辽西太守。抗厉威严，名振边俗。以到官明年，遣使迎母及妻子，垂当到郡，道经柳城，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，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，载以击郡。苞率步骑二万，与贼对阵。贼出母以示苞，苞悲号谓母曰：“为子无状，欲以微禄奉养朝夕，不图为母作祸。昔为母子，今为王臣，义不得顾

私恩，毁忠节，唯当万死，无以塞罪。”母遥谓曰：“威豪，人各有命，何得相顾，以亏忠义！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剑，以固其志，尔其勉之。”苞实时进战，贼悉摧破，其母妻皆为所害。

苞殡敛母毕，自上归葬。灵帝遣策吊慰，封郾侯。

注 柳城，县，属辽西郡，故城在今营州南。

注 郾，今贝州县也，音式榆反。

苞葬讫，谓乡人曰：“食禄而避难，非忠也；杀母以全义，非孝也。如是，有何面目立于天下！”遂欧血而死。

向栩字甫兴，河内朝歌人，向长之后也。少为书生，性卓诡不伦。恒读老子，状如学道。又似狂生，好被发，着绛绡头。常于醯北坐板默上，如是积久，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。不好语言而喜长啸。宾客从就，辄伏而不视。有弟子，名为“颜渊”、“子贡”、“季路”、“冉有”之辈。或骑驴入市，乞丐于人。

或悉要诸乞儿俱归止宿，为设酒食。时人莫能测之。郡礼请辟，举孝廉、贤良方正、有道，公府辟，皆不到。又与彭城姜肱、京兆韦着并征，栩不应。

注 高士传向长，“向”字作“尚”也。

注 说文：“绡，生丝也，从系肖声。”音消。案：此字当作“幪”，音此消反，其字从“巾”。古诗云：“少年见罗敷，脱巾着幪头。”郑玄注仪礼云：“如今着幪头，自项中而前，交额上，溇绕髻也。”

后特征，到，拜赵相。及之官，时人谓其必当脱素从俭，

而栩更乘鲜车，御良马，世疑其始伪。及到官，略不视文书，舍中生蒿莱。

注 脱易简素。

征拜侍中，每朝廷大事，侃然正色，百官惮之。会张角作乱，栩上便宜，颇讥刺左右，不欲国家兴兵，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，贼自当消灭。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，疑与角同心，欲为内应。收送黄门北寺狱，杀之。

谅辅字汉儒，广汉新都人也。仕郡为五官掾。时夏大旱，太守自出祈祷山川，连日而无所降。辅乃自暴庭中，慷慨咒曰：“辅为股肱，不能进谏纳忠，荐贤退恶，和调阴阳，承顺天意，至令天地否隔，万物焦枯，百姓喁喁，无所诉告，咎尽在辅。今郡太守改服责己，为民祈福，精诚恳到，未有感彻。辅今敢自祈请，若至[日]中不雨，乞以身塞无状。”于是积薪柴茭茅以自环，

构火其傍，将自焚焉。未及日中时，而天云晦合，须臾澍雨，一郡沾润。世以此称其至诚。

注 百官志曰：“每州皆置诸曹掾史。有功曹史，主选署功劳。有五官掾，署功曹及诸曹事。”

注 茭，干草也。

刘翊字子相，颍川颍阴人也。家世丰产，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。曾行于汝南界中，有陈国张季礼远赴师丧，遇寒冰车毁，顿滞道路。翊见而谓曰：“君慎终赴义，行宜速达。”即下车与之，不告姓名，自策马而去。季礼意其子相也，后故到颍阴，

还所假乘。翊闭门辞行，不与相见。

常守志卧疾，不屈聘命。河南种拂临郡，引为功曹，翊以拂名公之子，乃为起焉。拂以其择时而仕，甚敬任之。阳翟黄纲恃程夫人权力，求占山泽以自营植。拂召翊问曰：“程氏贵盛，在帝左右，不听则恐见怨，与之则夺民利，为之奈何？”翊曰：“名山大泽不以封，盖为民也。明府听之，则被佞幸之名矣。若以此获祸，贵子申甫，则自以不孤也。”拂从翊言，遂不与之。乃举翊为孝廉，不就。

注 拂，嵩之子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名山大泽不以封。”

注 申甫，拂之子。

后黄巾贼起，郡县饥荒，翊救济乏绝，资其食者数百中。乡族贫者，死亡则为具殡葬，嫠独则助营妻娶。

注 寡妇为嫠，无夫曰独。

献帝迁都西京，翊举上计掾。是时寇贼兴起，道路隔绝，使驿稀有达者。翊夜行昼伏，乃到长安。诏书嘉其忠勤，特拜议郎，迁陈留太守。翊散所握珍玩，唯余车马，自载东归。出关数百里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，翊以马易棺，脱衣敛之。又逢知故困馁于路，不忍委去，因杀所驾牛，以救其乏。觭人止之，翊曰：

“视没不救，非志士也。”遂俱饿死。

王烈字彦方，太原人也。少师事陈寔，以义行称。乡里有盗牛者，主得之，盗请罪曰：“刑戮是甘，乞不使王彦方知

也。”烈闻而使人谢之，遗布一端。或问其故，烈曰：“盗惧吾闻其过，是有耻恶之心。既怀耻恶，必能改善，故以此激之。”后有老父遗剑于路，行道一人见而守之，至暮，老父还，寻得剑，怪而问其姓名，以事告烈。烈使推求，乃先盗牛者也。诸有争讼曲直，将质之于烈，或至涂而反，或望庐而还。其以德感人若此。

注 魏志烈字彦考。

察孝廉，三府并辟，皆不就。遭黄巾、董卓之乱，乃避地辽东，夷人尊奉之。

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，访酬政事。欲以为长史，烈乃为商贾自秽，得免。曹操闻烈高名，遣征不至。建安二十四年，终于辽东，年七十八。

注 魏志曰：“公孙度字*(叔)**[升]*济，本辽东襄平人。度父延，避吏居玄菟，任为郡吏。时玄菟太守公孙*(域)**[]*子豹，年十八，早死，度少时名豹，又与*(域)**[]*子同年，*(域)**[]*见亲哀之，遗就师学，为娶妻。

后举有道，除尚书郎，辽东太守。”

赞曰：乘方不忒，临义罔惑。惟此刚絜，果行育德。

注 忒，差也。言独行之人，乘履方正，不差二也。

注 易蒙卦象曰“君子以果行育德”也。

后汉书卷八十二上

方术列传 第七十二上

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，曰“卜筮者尚其占”。占也者，先王所以定祸福，决嫌疑，幽赞于神明，遂知来物者也。

若夫阴阳推步之学，往往见于坟记矣。然神经怪牒，玉策金绳，关扃于明灵之府，封滕于瑶坛之上者，靡得而窥也。至乃河洛之文，龟龙之图，箕子之术，师旷之书，纬候之部，钤决之符，皆所以探抽冥赜，参验人区，时有可闻者焉。

其流又有风角、遁甲、七政、元气、六日七分、逢占、日者、挺专、须臾、孤虚之术，及望云省气，推处祥妖，时亦有以效于事也。而斯道隐远，玄奥难原，故圣人不语怪神，罕言性命。或开末而抑其端，

或曲辞以章其义，所谓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。

注 易系辞曰：“以言者尚其辞，以动者尚其变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”

注 易说卦曰：“圣人之作易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。”系辞曰：“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履端于始，举正于中，归余于终。”尚书曰“历象日月星辰”也。

注 尚书中候曰：“尧沉璧于洛，玄龟负书，背中赤文朱字，止。舜礼于河畔，沉璧，礼毕，至于下，黄龙负卷舒图，出水畔。”

注 箕子说洪范五行阴阳之术也。

注 占灾异之书也。今书七志有师旷六篇。

注 纬，七经纬也。候，尚书中候也。

注 兵法有玉钤篇及玄女六韬要诀，曰：“太公对武王曰：‘主将有阴符，有大胜得敌之符，符长一尺；有破军禽敌之符，符长九寸；有降城得邑之符，符长八寸；有溲敌执远之符，符长七寸；有交兵惊中坚守之符，符长六寸；有请彻食益兵之符，符长五寸；有败军亡将之符，符长四寸；有死亡吏卒之符，符长三寸。诸奉使行符稽留，若符事闻，闻符所告者皆诛。’”

注 小尔雅曰：“隤，深也。区，域也。”

注 风角、六日七分，解并见郎顛传。遁甲，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，今书七志有遁甲经。七政，日、月、五星之政也。元气者，谓开辟阴阳之书也。河图曰：“元气闾阳为天。”前书班固曰：“东方朔之逢占、覆射。”音义云：“逢人所问而占之也。”日者，卜筮掌日之术也，史记司马季主为日者。挺专，折竹卜也。楚辞曰：“索琼茅以筮专。”注云：“筮，八段竹也。楚人名结草折竹曰专。”挺音大宁反。须臾，阴阳吉凶立成之法也。今书七志有武王须臾一卷。

孤虚者，孤谓六甲之孤辰，若甲子旬中，戌亥无干，是为孤也，对孤为虚。前书艺文志有风后孤虚二十卷。

注 望云，解见明帝纪。省气者，观城郭人畜气以占之也。

注 论语曰：“子不语怪力乱神。”又曰：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孔子有疾，子路请祷。子曰：‘丘之祷久

矣。”郑玄注云：

“明素恭肃于鬼神，且顺子路之言也。”

注 易曰“探赜索隐，韞深致远，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善于蓍龟”也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也。郑玄注云：“由，从也。言王者设教，务使人从之，若皆知其本末，则愚者或轻而不行。”

汉自武帝颇好方术，天下怀协道蓺之士，莫不负策抵掌，顺风而届焉。后王莽矫用符命，及光武尤信讖言，士之赴趣时宜者，皆骋驰穿凿，争谈之也。

故王梁、孙咸名应图策，越登槐鼎之任，郑兴、贾逵以附同称显，桓谭、尹敏以乖忤沦败，自是习为内学，尚奇文，贵异数，不乏于时矣。是以通儒硕生，忿其奸妄不经，奏议慷慨，以为宜见藏摈。子长亦云：“观阴阳之书，使人拘而多忌。”盖为此也。

注 前书武帝时*(李)*少翁、栾大等并以方术见。少翁拜文成将军，栾大拜五利将军，贵震天下，而海上燕、齐之士，莫不搯腕而自言有禁方矣。抵，侧击也。

注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为大司空，又以讖文拜孙咸为大司马，见景丹传。

注 各见本传。

注 内学谓图讖之书也。其事秘密，故称内。

注 谓桓谭、贾逵、张衡之流也。各见本传。

注 司马迁字子长，其父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曰：“观阴阳之术，太详而觭忌，使人拘而多畏。”见史记也。

夫物之所偏，未能无蔽，虽云大道，其侦或同。若乃诗之失愚，书之失诬，然则数术之失，至于诡俗乎？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，斯深于诗者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，斯深于书者也；极数知变而不诡俗，斯深于数术者也。故曰：

“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”意者多迷其统，取遣颇偏，甚有虽流宕过诞亦失也。

注 侦音五爰反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诗教也；疏通知远，书教也。诗之失愚，书之失诬。”郑玄注“诗敦厚，近愚；书知远，近诬”也。

注 易曰：“极数知来之谓占。”又曰：“知变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为乎？”

注 易系辞之文也。

注 取遣谓信与不信也。阴阳之术，或信或不信，各有所执，故偏颇也。以为甚有者虽流宕失中，过称虚诞者，亦为失也。

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，郎顛咎征最密，余亦班班名家焉。其徒亦有雅才伟德，未必体极蓺能。今盖纠其推变尤长，可以弘补时事，因合表之云。

注 谓襄楷、蔡邕、杨厚等也。

注 表，显也。

任文公，巴郡阆中人也。父文孙，明晓天官风角秘要。文公少修父术，州辟从事。哀帝时，有言越嵩太守欲反，刺史

大惧，遣文公等五从事检行郡界，潜伺虚实。共止传舍，时暴风卒至，文公遽趣白诸从事促去，当有逆变来害人者，因起驾速驱。诸从事未能自发，郡果使兵杀之，文公独得免。

注 阆中，今隆州县。

后为治中从事。时天大旱，白刺史曰：“五月一日，当有大水，其变已至，不可防救，宜令吏人豫为其备。”刺史不听，文公独储大船，百姓或闻，颇有为防者。到其日旱烈，文公急命促载，使白刺史，刺史笑之。日将中，天北云起，须臾大雨，至晡时，湔水涌起十余丈，突坏庐舍，所害数千人。文公遂以占术驰名。辟司空掾。平帝即位，称疾归家。

注 郦元水经注云“湔水出绵道玉垒山”，在今益州。湔音子延反。

王莽篡后，文公推数，知当大乱，乃课家人负物百斤，环舍趋走，日数十，时人莫知其故。后兵寇并起，其逃亡者少能自脱，惟文公大小负粮捷步，悉得完免。遂奔子公山，十余年不被兵革。

注 推历运之数也。

注 捷，健也。

公孙述时，蜀武担石折。文公曰：“噫！西州智士死，我乃当之。”自是常会聚子孙，设酒食。后三月果卒。故益部为之语曰：“任文公，智无双。”

注 武担，山，在今益州成都县北百二十步。杨雄蜀王本纪云：“武都丈夫化为女子，颜色美绝，盖山精也。蜀王纳以为妃，无几物故，乃发卒之武都担土，葬于成都郭中，号曰武担。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。”华阳国志曰：“王哀念之，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顷，盖地数亩，高七丈。其石俗今名为石镜。”

郭宪字子横，汝南宋人也。少师事东海王仲子。时王莽为大司马，召仲子，仲子欲往。宪谏曰：“礼有来学，无有往教之义。今君贱道畏贵，窃所不取。”

仲子曰：“王公至重，不敢违之。”宪曰：“今正临讲业，且当讫事。”仲子从之，日晏乃往。莽问：“君来何弼？”仲子具以宪言对，莽阴奇之。及后篡位，拜宪郎中，赐以衣服。宪受衣焚之，逃于东海之滨。莽深忿恚，讨逐不知所在。

注 续汉志汝南郡有宋公国，周名鄴丘，汉改为新鄴，章帝建初四年，徙宋公于此。

注 礼记曰：“礼闻来学，不闻往教。”

光武即位，求天下有道之人，乃征宪拜博士。再迁，建武七年，代张堪为光禄勋。从驾南郊。宪在位，忽回向东北，含酒三巵。执法奏为不敬。诏问其故。宪对曰：“齐国失火，故以此厌之。”后齐果上火灾，与郊同日。

注 埤苍曰：“巵，喷也。”音巵。

注 执法，恚劾之官也。

八年，车驾西征隗嚣，宪谏曰：“天下初定，车驾未可以动。”宪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鞅。帝不从，遂上陇。其后颍川兵起，乃回驾而还。帝叹曰：“恨不用子横之言。”

注 鞅在车马，音胤。

时匈奴数犯塞，帝患之，乃召百僚廷议。宪以为天下疲敝，不宜动觶。谏争不合，乃伏地称眩瞽，不复言。帝令两郎扶下殿，宪亦不拜。帝曰：“常闻‘关东觥觥郭子横’，竟不虚也。”宪遂以病辞退，卒于家。

注 瞽，乱也。

注 觥觥，刚直之貌，音古横反。

许杨字伟君，汝南平舆人也。少好术数。王莽辅政，召为郎，稍迁酒泉都尉。

及莽篡位，杨乃变姓名为巫医，逃匿它界。莽败，方还乡里。

汝南旧有鸿郟陂，成帝时，丞相翟方进奏毁败之。建武中，太守邓晨欲修复其功，闻杨晓水脉，召与议之。杨曰：“昔成帝用方进之言，寻而自梦上天，天帝怒曰：‘何故败我濯龙渊？’是后民失其利，多致饥困。时有谣歌曰：

‘败我陂者翟子威，饴我大豆，亨我芋魁。反乎覆，陂当复。’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，明府今兴立废业，富国安民，童谣之言，将有征于此。诚愿以死效力。”晨大悦，因署杨为都水掾，使典其事。杨因高下形势，起塘四百余里，数年乃立。百姓得其便，累岁大稔。

注 陂在今豫州汝阳县东。

注 前书翟方进奏坏鸿郟陂。

注 方进字子威。芋魁，芋根也。前书“饴”作“饭”，“亨”作“羹”。

注 塘，堤堰水也。

初，豪右大姓因缘陂役，竞欲辜较在所，杨一无听，遂共譖杨受取赍赂。晨遂收杨下狱，而械辄自解。狱吏恐，遽白晨。晨惊曰：“果滥矣。太守闻忠信可以感灵，今其效乎！”即夜出杨，遣归。时天大阴晦，道中若有火光照之，时人异焉。后以病卒。晨于都*(官)**[宫]*为杨起庙，图画形像，百姓思其功绩，皆祭祀之。

高获字敬公，汝南新息人也。为人尼首方面。少游学京师，与光武有旧。

师事司徒欧阳歙。歙下狱当断，获冠铁冠，带铁钺，诣阙请歙。帝虽不赦，而引见之。谓曰：“敬公，朕欲用子为吏，宜改常性。”获对曰：“臣受性于父母，不可改之于陛下。”出便辞去。

注 尼首，首象尼丘山，中下四方高也。

三公争辟不应。后太守鲍昱请获，既至门，令主簿就迎，主簿*(曰)*但使骑吏迎之，获闻之，即去。昱遣追请获，获顾曰：“府君但为主簿所欺，不足与谈。”

遂不留。时郡境大旱。获素善天文，晓遁甲，能役使鬼神。昱自往问何以致雨，获曰：“急罢三部督邮，明府当自北出，到三十里亭，雨可致也。”昱从之，果得大雨。每行县，辄辄

其闾。 获遂远遁江南，卒于石城。 石城人思之，共为立祠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监属县有三部，每部督邮书掾一人。”

注 轼，所以礼之。礼记曰“轼视马尾”也。

注 石城在今苏州西南。

王乔者，河东人也。显宗世，为叶令。乔有神术，每月朔望，常自县诣台朝。

帝怪其来数，而不见车骑，密令太史伺望之。言其临至，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。

于是候凫至，举罗张之，但得一只凫焉。乃诏尚方诊视，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。每当朝时，叶门下鼓不击自鸣，闻于京师。后天下玉棺于堂前，吏人推排，终不摇动。乔曰：“天帝独召我邪？”乃沐浴服饰寝其中，盖便立覆。

宿昔葬于城东，土自成坟。其夕，县中牛皆流汗喘乏，而人无知者。百姓乃为立庙，号叶君祠。牧守每班录，皆先谒拜之。吏人祈祷，无不如其言。若有违犯，亦立能为祟。帝乃迎取其鼓；置都亭下，略无复声焉。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乔也。

注 说文曰，诊亦视也。音真吝反。

注 王乔墓在今叶县东。

注 刘向列仙传曰：“王子乔，周灵王太子晋也。好吹笙，作风鸣。游伊洛闲，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。*(二)* 十余年后，来于山上，告桓良曰：‘告我家，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山头。’果乘白鹤驻山颠，望之不得到，举手谢时人而去。”

谢夷吾字尧卿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少为郡吏，学风角占候。

太守第五伦擢为督邮。

时乌程长有臧衅，伦使收案其罪。夷吾到县，无所验，但望合伏哭而还。一县惊怪，不知所为。及还，白伦曰：“窃以占候，知长当死。近三十日，远不过六十日，游魂假息，非刑所加，故不收之。”伦听其言，至月余，果有驿马赍长印绶，上言暴卒。伦以此益礼信之。

注 谢承书曰“伦甚崇其道德，转署主簿，使子从受春秋，夷吾待之如师弟子之礼。时或游戏，不肯读书，便白伦行罚，遂成其业”也。

举孝廉，为寿张令，稍迁荆州刺史，迁钜鹿太守。所在爱育人物，有善绩。及伦作司徒，令班固为文荐夷吾曰：“臣闻尧登稷、契，政隆太平；舜用皋陶，政致雍熙。殷、周虽有高宗、昌、发之君，犹赖傅说、吕望之策，故能克崇其业，允协大中。窃见钜鹿太守会稽谢夷吾，出自东州，厥土涂泥，而英姿挺特，奇伟秀出。才兼四科，行包九德，仁足济时，知周万物。加以少膺儒雅，韬含六籍，推考星度，综校图录，探赜圣秘，观变历征，占天知地，与神合契，据其道德，以经王务。昔为陪隶，与臣从事，奋忠毅之操，躬史鱼之节，董臣严纲，勸臣懦弱，得以免戾，寔赖厥勋。及其应选作宰，惠敷百里，降福弥异，流化若神，爰牧荆州，威行邦国。奉法作政，有周、召之风；居俭履约，绍公仪之操。寻功简能，为外台之表；听声察实，为九伯之冠。迁守钜鹿，政合时雍。德量绩谋，有伊、吕、管、晏之任；阐弘道奥，同史苏、京房之伦。虽密勿在公，而身出心隐，不殉名以求誉，不驰骛以要宠，念存逊遁，演志箕山。方之古贤，实有伦序；采之于今，

超焉绝俗。诚社稷之元龟，大汉之栋橑。宜当拔擢，使登鼎司，上令三辰顺轨于历象，下使五品咸训于嘉时，必致休征克昌之庆，非徒循法奉职而已。臣以顽弩，器非其畴，尸禄负乘，夕惕若厉。

愿乞骸骨，更授夷吾，上以光七曜之明，下以厌率土之望，庶令微臣塞咎免悔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县人女子张雨，早丧父母，年五十，不肯嫁，留养孤弟二人，教其学问，各得通经。雨皆为聘娶，皆成善士。夷吾荐于州府，使各选举，表复雨门户。永平十五年，蝗发泰山，流徙郡国，荐食五谷，过寿张界，飞逝不集。”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夷吾雅性明远，能决断罪疑。行部始到南阳县，遇孝章皇帝巡狩，驾幸鲁阳，有诏敕荆州刺史入传录见囚徒，诫长吏‘勿废旧仪，朕将览焉’。上临西厢南面，夷吾处东厢，分帷隔中央。夷吾所决正一县三百余事，事与上合。而朝廷叹息曰：‘诸州刺史尽如此者，朕不忧天下。’常以励髑臣。”

注 尚书洪范曰：“皇建其有极。”孔安国注云：“皇，大；极，中也。”

注 四科，见文苑传。尚书咎繇陈九德，曰“宽而栗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柔而立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”也。

注 董，督也。勛，励也。

注 史记公仪休相鲁，拔园葵，去织妇，不与人争利。

注 左传曰：“五侯九伯。”杜预注云：“九州之伯也。”

注 左传史苏，晋太史，善筮者。京房字君明，善阴阳占候，见前书。

注 尚书曰：“格人元龟，罔敢知吉。”元，大也。蓍亦栋也。

注 五品，五常之教也，谓父义，母慈，兄友，弟恭，子孝也。训，顺也。

注 畴，类也。

注 易曰：“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”又曰：“夕惕若厉。”言君子终日干干，至于夕，犹怵惕戒惧，若危厉。

后以行春乘柴车，从两吏，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，有损国典，左转下邳令。豫克死日，如期果卒。敕其子曰：“汉未当乱，必有发掘露骸之祸。”使悬棺下葬，墓不起坟。

注 柴车，贱车也。

注 墓谓莹域。坟谓筑土。

时博士勃海郭凤亦好图讖，善说灾异，吉凶占应。先自知死期，豫令弟子市棺敛具，至其日而终。

注 棺音古乱反。

杨由字哀侯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少习易，并七政、元气、风云占候。为郡文学掾。

时有大雀夜集于库楼上，太守廉范以问由。由对曰：“此占郡内当有小兵，然不为害。”后二十余日，广柔县蛮夷反，杀伤长吏，郡发库兵击之。又有风吹削脯，太守以问由。由对曰：“方当有荐木实者，其色黄赤。”顷之，五官掾献橘数包。

注 广柔县属蜀郡，故城在今茂州汶川县西。

注 “哺”当作“柿”，音孚废反。颜氏家训曰：“削则札也。左传曰‘削而投之’是也。史家假借为‘肝肺’字，今俗或作‘脯’，或作为‘反哺’之‘哺’，学士因云‘是屏障之名’，非也。风角书曰‘庶人之风扬尘转削’，若是屏障，何由可转。”

由尝从人饮，敕御者曰：“酒若三行，便宜严驾。”既而趣去。后主人舍有斗相杀者，人请问何以知之。由曰：“向社中木上有鸠斗，此兵贼之象也。”其言多验。著书十余篇，名曰其平。

终于家。

李南字孝山，丹阳句容人也。少笃学，明于风角。和帝永元中，太守马棱坐盗贼事被征，当诣廷尉，吏民不宁，南特通谒贺。棱意有恨，谓曰：“太守不德，今当即罪，而君反相贺邪？”南曰：“旦有善风，明日中时应有吉问，故来称庆。”“旦日，棱延望景晏，以为无征；至晡，乃有驿使赍诏书原停棱事。南问其弭留之状。使者曰：“向度宛陵浦里航，马踠足，是以不得速。”棱乃服焉。后举有道，辟公府，病不行，终于家。

注 句容，今润州县也。近句曲山有所容，因名焉。

注 宛陵，县，属丹阳郡。航，以舟济水也。

注 踠，屈损也。

南女亦晓家术，为句容县人妻。晨诣爨室，卒有暴风，妇便上堂从姑求归，辞其二亲。姑不许，乃跪而泣曰：“家世传

术，疾风卒起，先吹醪突及井，此祸为妇女主爨者，妾将亡之应。”因着其亡日。乃听还家，如期病卒。

李合字孟节，汉中南郑人也。父颡，以儒学称，官至博士。合袭父业，游太学，通五经。善河洛风星，外质朴，人莫之识。县召署幕门候吏。

和帝即位，分遣使者，皆微服单行，各至州县，观采风谣。使者二人当到益部，投合候舍。时夏夕露坐，合因仰观，问曰：“二君发京师时，宁知朝廷遣二使邪？”

二人默然，惊相视曰：“不闻也。”问何以知之。合指星示云：“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，故知之耳。”

注 前书觜、参，益州之分野也。

后三年，其使者一人拜汉中太守，合犹为吏，太守奇其隐德，召署户曹史。时大将军窦宪纳妻，天下郡国皆有礼庆，郡亦遣使。合进谏曰：“窦将军椒房之亲，不修礼德，而专权骄恣，危亡之祸可翘足而待，愿明府一心王室，勿与交通。”

太守固遣之，合不能止，请求自行，许之。合遂所在留弭，以观其变。行至扶风，而宪就国自杀，支党悉伏其诛，凡交通宪者，皆为免官，唯汉中太守不豫焉。

合岁中举孝廉，五迁尚书令，又拜太常。元初四年，代表袁敞为司空，数陈得失，有忠臣节。在位四年，坐请托事免。

安帝崩，北乡侯立，复为司徒。及北乡侯病，合阴与少府河南陶范、步兵校尉赵直谋立顺帝，会孙程等事先行成，故合功不显。明年，坐吏民疾病，仍有灾异，赐策免。将作大匠翟酺上合“潜图大计，以安社稷”，于是录阴谋之功，封合涉都侯，辞让不受。年八十余，卒于家。门人上党冯胄独制服，心丧三

年，时人异之。

注 家语曰“仲尼既葬，弟子皆家于墓，行心丧之礼。三年丧毕，或去或留”也。

胄字世威，奉世之后也。常慕周伯况、闵仲叔之为人，隐处山泽，不应征辟。

注 奉代字子明，宣帝时为前将军，见前书也。

合子固，已见前传。弟子历，字季子。清白有节，博学善交，与郑玄、陈纪等相结。为新城长，政贵无为。亦好方术。时天下旱，县界特雨。官至奉车都尉。

段翳字符章，广汉新都人也。习易经，明风角。时有就其学者，虽未至，必豫知其姓名。尝告守津吏曰：“某日当有诸生二人，荷担问翳舍处者，幸为告之。”

后竟如其言。又有一生来学，积年，自谓略究要术，辞归乡里。翳为合膏药，并以简书封于筒中，告生曰：“有急发视之。”生到葭萌，与吏争度，津吏槌破从者头。生开筒得书，言到葭萌，与吏斗头破者，以此膏里之。生用其言，创者即愈。生叹服，乃还卒业。翳遂隐居窜迹，终于家。

廖扶字文起，汝南平舆人也。习韩诗、欧阳尚书，教授常数百人。父为北地太守，永初中，坐羌没郡下狱死。扶感父以法丧身，慚为吏。及服终而叹曰：

“老子有言：‘名与身孰亲？’吾岂为名乎！”遂绝志世外。专精经典，尤明天文、讖纬，风角、推步之术。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。就问灾异，亦无所对。

注 廖，音力吊反，又音力救反。

扶逆知岁荒，乃聚谷数千斛，悉用给宗族姻亲，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。

常居先人頔侧，未曾入城市。太守谒焕，先为诸生，从扶学，后临郡，未到，先遣吏修门人之礼，又欲擢扶子弟，固不肯，当时人因号为北郭先生。年八十，终于家。

注 谒姓也。

二子，孟举、伟举，并知名。

折像字伯式，广汉雒人也。其先张江者，封折侯，曾孙国为郁林太守，徙广汉，因封氏焉。国生像。

国有赀财二亿，家僮八百人。像幼有仁心，不杀昆虫，不折萌芽。能通京氏易，好黄老言。及国卒，感多藏厚亡之义，乃散金帛资产，周施亲簠。或谏像曰：“君三男两女，孙息盈前，当增益产业，何为坐自殫竭乎？”像曰：“昔斗子文有言：‘我乃逃祸，非避富也。’吾门户殖财日久，盈满之咎，道家所忌。今世将衰，子又不才。不仁而富，谓之不幸。墙隙而高，其崩必疾也。”智者闻之咸服焉。

注 老子曰“多藏必厚亡”也。

注 国语曰：“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禄，必逃，王止而后复。人谓子文曰：‘人生求富而子逃之，何也？’子文曰：‘夫从政者，以庇人也。人多旷者，而我取富，是勤人以自封也，死无日矣。我逃死，不逃富。’”

注 老子曰：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善人富谓之幸，淫人富谓之殃。”

自知亡日，召宾客九族饮食辞诀，忽然而终。时年八十四。家无余资，诸子衰劣如其言云。

樊英字季齐，南阳鲁阳人也。少受业三辅，习京氏易，兼明五经。又善风角、星筭、河洛七纬，推步灾异。隐于壶山之阳，受业者四方而至。州郡前后礼请不应；公卿举贤良方正、有道，皆不行。

注 七纬者，易纬稽览图、干凿度、坤灵图、通卦验、是类谋、辨终备也；

书纬璇机铃、考灵耀、刑德放、帝命验、运期授也；诗纬推度灾、记历枢、含神务也；礼纬含文嘉、稽命征、斗威仪也；乐纬动声仪、稽耀嘉、汁图征也；

孝经纬援神契、钩命决也；春秋纬演孔图、元命包、文耀钩、运斗枢、感精符、合诚图、考异邮、保干图、汉含孳、佑助期、握诚图、潜潭巴、说题辞也。

注 山在今邓州新城县北，即张衡南都赋云“天封大狐”是也。

尝有暴风从西方起，英谓学者曰：“成都市火甚盛。”因含水西向漱之，乃令记其日时。客后有从蜀都来，云“是日大火，有黑云卒从东起，须臾大雨，火遂得灭”。于是天下称其术蓺。

安帝初，征为博士。至建光元年，复诏公车赐策书，征英及同郡孔乔、李暹、北海郎宗、陈留杨伦、东平王辅六人，唯郎宗、杨伦到洛阳，英等四人并不至。

注 谢承书曰“乔字子松，宛人也，学古文尚书、春秋左氏传。常幽居修志，锐意典籍，至乃历年身不出门，乡里莫得瞻见。公车征不行，卒于家”也。

注 谢承书曰“曷字子然，鄆人也，笃行好学，不羨荣禄。习鲁诗、京氏易。

室家相待如宾。州郡前后礼请不应。举茂才，除召陵令，不到官。公车征不行，卒”也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宗字仲绥，安丘人也，善京氏易、风角、星筭，推步吉凶。

常负笈荷担卖卜给食，瘠服闲行，人莫得知。安帝诏公车征，策文曰：‘郎宗、李曷、孔乔等前比征命，未肯降意。恐主者玩弄，礼意不备，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其身。各致嘉礼，遣诣公车，将以补察国政，辅朕之不逮。’青州被诏书，遣宗诣公车，对策陈灾异，而为诸儒之表。拜议郎，除吴令。到官一月，时卒暴风，宗占以为京师有大火，定火发时，果如宗言。诸公闻之，表上，博士征。宗耻以占事就征，文书未到，夜悬印绶置厅上遁去，终于家。子顓，自有传。”

注 见儒林传。

注 谢承书曰：“辅字公助，平陆人也。学公羊传、援神契。常隐居野庐，以道自娱。辟公府，举有道，对策拜郎中。陈灾异，甄吉凶有验，拜议郎，以病逊。安帝公车征，不行，卒于家。”

永建二年，顺帝策书备礼，玄纁征之，复固辞疾笃。乃诏切责郡县，驾载上道。

英不得已，到京，称病不肯起。乃强舆入殿，犹不以礼屈。帝怒，谓英曰：“朕能生君，能杀君；能贵君，能贱君；能富

君，能贫君。君何以慢朕命？”英曰：

“臣受命于天。生尽其命，天也；死不得其命，亦天也。陛下焉能生臣，焉能杀臣！臣见暴君如见仇讎，立其朝犹不肯，可得而贵乎？虽在布衣之列，环堵之中，晏然自得，不易万乘之尊，又可得而贱乎？陛下焉能贵臣，焉能贱臣！臣非礼之禄，虽万钟不受；若申其志，虽箠食不厌也。陛下焉能富臣，焉能贫臣！”帝不能屈，而敬其名，使出就太医养疾，月致羊酒。

注 环堵，面一堵也。庄子曰“原宪居环堵之中”也。

注 箠，笞也。论语曰，颜回在陋巷之中，一箠食，一瓢饮。

至四年三月，天子乃为英设坛席，令公车令导，尚书奉引，赐几杖，待以师傅之礼，延问得失。英不敢辞，拜五官中郎将。数月，英称疾笃，诏以为光禄大夫，赐告归。令在所送谷千斛，常以八月致牛一头，酒三斛；如有不幸，祠以中牢。英辞位不受，有诏譬旨勿听。

英初被诏命，佥以为必不降志，及后应对，又无奇谟深策，谈者以为失望。

初，河南张楷与英俱征，既而谓英曰：“天下有二道，出与处也。吾前以子之出，能辅是君也，济斯人也。而子始以不訾之身，怒万乘之主；及其享受爵禄，又不闻匡救之术，进退无所据矣。”

注 谢承书曰“南郡王逸素与英善，因与其书，多引古譬喻，劝使就聘。英顺逸议，谈者失望”也。

英既善术，朝廷每有灾异，诏辄下问变复之效，所言多验。

注 变灾异复于常也。

初，英着易章句，世名樊氏学，以图纬教授。颍川陈寔少从英学。尝有疾，妻遣婢拜问，英下默荅拜。寔怪而问之。英曰：“妻，齐也，共奉祭祀，礼无不荅。”

其恭谨若是。年七十余，卒于家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凡非吊丧非见国君，无不荅拜。”

孙陵，灵帝时以谄事宦人为司徒。

陈郡鄱巡学传英业，官至侍中。

论曰：汉世之所谓名士者，其风流可知矣。虽驰张趣舍，时有未纯，于刻情修容，依倚道蓺，以就其声价，非所能通物方，弘时务也。及征樊英、杨厚，朝廷若待神明，至竟无它异。英名最高，毁最甚。李固、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，无益于用，故其所以然也。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，世主礼之以得觴，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，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。何以言之？夫焕乎文章，时或乖用；本乎礼乐，适未或簠。

及其陶搢绅，藻心性，使由之而不知者，岂非道邈用表，乖之数迹乎？

而或者忽不践之地，除无用之功，至乃诮噪远术，贱斥国华，以为力诈可以救沦敝，文律足以致宁平，智尽于猜察，道足于法令，虽济万世，其将与夷狄同也。孟轲有言曰：“以夏变夷，不闻变夷于夏。”况有未济者乎！

注 易曰：“方以类聚，物以类分。”

注 文章虽美，时敝则不用也。礼乐诚贵，代末则废。

注 言文章礼乐，其道邈远，出于常用之表，不可以数迹求也。

注 庄子曰：“惠子谓庄子曰：‘子言无用。’庄子曰：‘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。夫地非不广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耳。然则侧足而垫之，致黄泉，人尚有用乎？’惠子曰：‘无用。’庄子曰：‘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。’”垫犹掘也。

注 远术谓礼乐，国华谓怀道隐逸之士也。

注 前书大人赋曰：“虽济万代，不足以喜。”

后汉书卷八十二下

方术列传 第七十二下

唐檀字子产，豫章南昌人也。少游太学，习京氏易、韩诗、颜氏春秋，尤好鬻异星占。后还乡里，教授常百余人。

元初七年，郡界有芝草生，太守刘祗欲上言之，以问檀。檀对曰：“方今外戚豪盛，阳道微弱，斯岂嘉瑞乎？”祗乃止。永宁元年，南昌有妇人生四子，祗复问檀变异之应。檀以为京师当有兵气，其祸发于萧墙。至延光四年，中黄门孙程扬兵殿省，诛皇后兄车骑将军阎显等，立济阴王为天子，果如所占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。”萧，肃也。谓屏墙也。言人臣至屏，无不肃敬。

注 扬，举也。

永建五年，举孝廉，除郎中。是时白虹贯日，檀因上便宜三事，陈其咎征。书奏，弃官去。著书二十八篇，名为唐子。卒于家。

公沙穆字文义，北海胶东人也。家贫贱。自为儿童不好戏弄，长习韩诗、公羊春秋，尤锐思河洛推步之术。居建成山中，依林阻为室，独宿无侣。时暴风震雷，有声于外呼穆者三，穆

不与语。有顷，呼者自牖而入，音状甚怪，穆诵经自若，终亦无它妖异，时人奇之。后遂隐居东莱山，学者自远而至。

有富人王仲，致产千金。谓穆曰：“方今之世，以货自通，吾奉百万与子为资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来意厚矣。夫富贵在天，得之有命，以货求位，吾不忍也。”

注 谢承书曰“穆尝养劓，劓有病，使人卖之于市。语之*(言)**[云]*‘如售，当告买者言病，贱取其直；不可言无病，欺人取贵价’也。卖劓者到市即售，亦不言病，其直过价。穆怪之，问其故。赍半直追以还买劓人。告语*(言)**[云]*‘劓实病，欲贱卖，不图卖者人相欺，乃取贵直。’买者言卖买私约，亦复辞钱不取。穆终不受钱而去”也。

后举孝廉，以高第为主事，迁缙相。时缙侯刘敞，东海恭王之后也，所为多不法，废嫡立庶，傲很放恣。穆到官，谒曰：“臣始除之日，京师咸谓臣曰‘缙有恶侯’，以吊小相。明侯何因得此丑声之甚也？幸承先人之支体，传茅土之重，不战战兢兢，而违越法度，故朝廷使臣为辅。愿改往修来，自求多福。”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，废其庶子，还立嫡嗣。其苍头儿客犯法，皆收考之。因苦辞谏敞。敞涕泣为谢，多从其所规。

注 缙，县，属琅邪郡，故城在今沂州承县东北也。

迁弘农令。县界有螟虫食稼，百姓惶惧。穆乃设坛谢曰：“百姓有过，罪穆之由，请以身禱。”于是暴雨，既霁而螟虫自销，百姓称曰神明。永寿元年，霖雨大水，三辅以东莫不湮没。穆明晓占候，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，故弘农人独得免害。

迁辽东属国都尉，善得吏人欢心。年六十六卒官。六子皆知名。

注 谢承书曰“穆子孚，字允慈。亦为善士，举孝廉，尚书侍郎，召陵令，上谷太守”也。

许曼者，汝南平舆人也。祖父峻，字季山，善卜占之术，多有显验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。自云少尝笃病，三年不愈，乃谒太山请命，行遇道士张巨君，授以方术。所着易林，至今行于世。

注 太山主人生死，故诣请命也。

曼少传峻学。桓帝时，陇西太守冯緄始拜郡，开绶笥，有两赤蛇分南北走。緄令曼筮之。卦成，曼曰：“三岁之后，君当为边将，官有东名，当东北行三千里。

复五年，更为大将军，南征。”延熹元年，緄出为辽东太守，讨鲜卑，至五年，复拜车骑将军，击武陵蛮贼，皆如占。其余多此类云。

赵彦者，琅邪人也。少有术学。延熹三年，琅邪贼劳丙与太山贼叔孙无忌杀都尉，攻没琅邪属县，残害吏民。朝廷以南阳宗资为讨寇中郎将，杖钺将兵，督州郡合讨无忌。彦为陈孤虚之法，以贼屯在莒，莒有五阳之地，宜发五阳郡兵，从孤击虚以讨之。资具以状上，诏书遣五阳兵到。彦推遁甲，教以时进兵，一战破贼，燔烧屯坞，徐兖二州一时平夷。

注 谓城阳、南武阳、开阳、阳都、安阳，并近莒。

注 郡名有“阳”，谓山阳、广阳、汉阳、南阳、丹阳郡之类也。

樊志张者，汉中南郑人也。博学多通，隐身不仕。尝游陇西，时破羌将军段颍出征西羌，请见志张。其夕，颍军为羌所围数重，因留军中，三日不得去。夜谓颍曰：“东南角无复羌，宜乘虚引出，住百里，还师攻之，可以全胜。”颍从之，果以破贼。于是以状表闻。又说其人既有梓慎、焦、董之识，宜翼圣朝，咨询奇异。于是有诏特征，会病终。

注 焦延寿，董仲舒。

单扬字武宣，山阳湖陆人也。以孤特清苦自立，善明天官、筭术。举孝廉，稍迁太史令，侍中。出为汉中太守，公事免。后拜尚书，卒于官。

初，熹平末，黄龙见谯，光禄大夫桥玄问扬：“此何祥也？”扬曰：“其国当有王者兴。不及五十年，龙当复见，此其应也。”魏郡人殷登密记之。至建安二十五年春，黄龙复见谯，其冬，魏受禅。

韩说字叔儒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博通五经，尤善图纬之学。举孝廉。与议郎蔡邕友善。数陈鬻筮，及奏赋、颂、连珠。稍迁侍中。光和元年十月，说言于灵帝，云其晦日必食，乞百官严装。帝从之，果如所言。中平二年二月，又上封事，克期宫中有鬻。至日南宫大火。

迁说江夏太守，公事免。年七十，卒于家。

董扶字茂安，广汉绵竹人也。少游太学，与乡人任安齐名，俱事同郡杨厚，学图讖。还家讲授，弟子自远而至。前后宰府

十辟，公车三征，再举贤良方正、博士、有道，皆称疾不就。

灵帝时，大将军何进荐扶，征拜侍中，甚见器重。扶私谓太常刘焉曰：“京师将乱，益州分野有天子气。”焉信之，遂求出为益州牧，扶亦为蜀郡属国都尉，相与入蜀。去后一岁，帝崩，天下大乱，乃去官还家。年八十二卒。

后刘备称天子于蜀，皆如扶言。蜀丞相诸葛亮问广汉秦密，董扶及任安所长。

密曰：“董扶矐秋毫之善，贬纤介之恶。任安记人之善，忘人之过”云。

注 蜀志曰：“密字子，广汉绵竹人也。少有才学，州郡辟命，称疾不往。”

或谓密曰：‘足下欲自比巢、许、四皓，何故扬文藻，见缙颖乎？’密荅曰：‘仆文不能尽言，言不能尽意，何文藻之有扬乎？虎生而文炳，凤生而五色，岂以采自饰画哉，性自然也。’先主既定益州，广汉太守夏纂请密为师友祭酒，领五官掾，称曰仲父。密称疾，卧在第舍，寻拜左中郎将，长水校尉。吴使张温大敬服密之文辩，迁大司农而卒。”

郭玉者，广汉雒人也。初，有老父不知何出，常渔钓于涪水，因号涪翁。乞食人闲，见有疾者，时下针石，辄应时而效，乃着针经、诊桩法传于世。弟子程高寻求积年，翁乃授之。高亦隐迹不仕。玉少师事高，学方诊六微之技，阴阳隐侧之术。和帝时，为太医丞，多有效应。帝奇之，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，使玉各诊一手，问所疾苦。玉曰：“左阳右阴，桩有男女，状若异人。臣疑其故。”帝叹息称善。

注 诊，候也，音直忍反。

玉仁爱不矜，虽贫贱厮养，必尽其心力，而医疗贵人，时或不愈。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，一针即差。召玉诘问其状。对曰：“医之为言意也。腠理至微，

随气用巧，针石之闲，毫芒即乖。神存于心手之际，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。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，臣怀怖惧以承之。其为疗也，有四难焉：自用意而不任臣，一难也；将身不谨，二难也；骨节不强，不能使药，三难也；好逸恶劳，四难也。针有分寸，时有破漏，重以恐惧之心，加以裁慎之志，臣意且犹不尽，何有于病哉！此其所为不愈也。”帝善其对。年老卒官。

注 腠理，皮肤之闲也。韩子曰，扁鹊见晋桓侯，曰“君有病，在腠理”也。

注 分寸，浅深之度。破漏，日有冲破者也。

华佗字叔化，沛国谯人也，一名旉。游学徐土，兼通数经。晓养性之术，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，时人以为仙。沛相陈珪举孝廉，太尉黄琬辟，皆不就。

注 佗音徒何反。

注 音孚。

精于方药，处齐不过数种，心识分铢，不假称量。针灸不过数处。若疾发结于内，针药所不能及者，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，既醉无所觉，因割破腹背，抽割积聚。若在肠胃，则断

截湔洗，除去疾秽，既而缝合，傅以神膏，四五日创愈，一月之闲皆平复。

注 齐音才计反。

注 佗别传曰“人有见山阳太守广陵刘景宗，说数见华佗，见其疗病平桩之候，其验若神。琅邪刘勋为河内太守，有女年几二十，左脚膝里上有疮，痒而不痛。创发数十日愈，愈已复发，如此七八年。迎佗使视，佗曰：‘易疗之。当得稻糠色犬一头，好马二匹。’以绳系犬颈，使走马牵犬。马极辄易，计马走犬三十余里，犬不能行，复令步人拖曳，计向五十余里。乃以药饮女，女即安卧不知人。因取犬断腹近后脚之前，所断之处，向创口令去三二寸，停之须臾，有若蛇者从创中出，便以铁锥横贯蛇头，蛇在皮中摇动良久，须臾不动，牵出，长三尺所，纯是蛇，但有眼处而无童子，又逆鳞耳。以膏散着创中，七日愈。又有人苦头眩，头不得举，目不得视，积年。佗使悉解衣倒悬，令头去地一二寸，濡布拭身体，令周潜，候视诸桩，尽出五色。佗令弟子数人以铍刀决桩五色血尽，视赤血出乃下，以膏摩，被覆，汗出周潜，饮以亭历犬血散，立愈。又有妇人长病经年，世谓寒热注病者也。冬十一月中，佗令坐石槽中，*(且)**[旦]*用寒水汲灌，云当满百。始七八灌，战欲死，灌者惧，欲止，佗令满数。至将八十灌，热气乃蒸出，器器高二三尺。满百灌，佗乃然火温默，厚覆良久，汗洽出着粉，汗便愈。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，十余日中，须眉墮落。佗曰：‘是脾半腐，可剖腹养疗也。’佗便饮药令卧，破腹视，脾半腐坏。刮去恶肉，以膏傅创，饮之药，百日平复”也。

佗尝行道，见有病咽塞者，因语之曰：“向来道隅有卖

饼人，萍齏甚酸，

可取三升饮之，病自当去。”即如佗言，立吐一蛇，乃悬于车而候佗。时佗小儿戏于门中，逆见，自相谓曰：“客车边有物，必是逢我翁也。”及客进，顾视壁北，悬蛇以十数，乃知其奇。

注 咽，喉也。

注 诗义疏曰：“苹，澹水上浮萍*(者)*。蘼大*[者]*谓之苹，小者为萍。季春始生，可糝蒸为茹，又可苦酒淹就酒也。“魏志及本草并作“蒜齏”也。

注 魏志曰“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，腹痛不安。佗视桩，曰：‘胎已死。’使人手摸知所在，在左则男，在右则女。云‘在左’。于是为汤下之，果下男形，即愈。县吏尹代苦四支烦，口中干，不欲闻人声，小便不利。佗曰：‘试作热食，得汗即愈，不汗后三日死。’即作热食，而不汗出。佗曰：‘藏气已绝于内，当啼泣而绝。’果如佗言。府吏倪寻、李延共止，俱头痛身热，所苦正同。佗曰：‘寻当下之，延当发汗。’或难其异。佗曰：‘寻外实，延内实，故疗之宜殊。’即各与药，明旦并起”者也。

又有一郡守笃病久，佗以为盛怒则差。乃多受其货而不加功。无何弃去，又留书骂之。太守果大怒，令人追杀佗，不及，因瞋恚，吐黑血数升而愈。

又有疾者，诣佗求疗，佗曰：“君病根深，应当剖破腹。然君寿亦不过十年，病不能相杀也。”病者不堪其苦，必欲除之，佗遂下疗，应时愈，十年竟死。

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懣，面赤，不食。佗桩之，曰：

“府君胃中有虫，欲成内疽，腥物所为也。”即作汤二升，再服，须臾，吐出三升许虫，头赤而动，半身犹是生鱼脍，所苦便愈。佗曰：“此病后三儻当发，遇良医可救。”登至期疾动，时佗不在，遂死。

曹操闻而召佗，常在左右。操积苦头风眩，佗针，随手而差。

有李将军者，妻病，呼佗视桩。佗曰：“伤身而胎不去。将军言闲实伤身，胎已去矣。佗曰：“案桩，胎未去也。”将军以为不然。妻稍差百余日复动，更呼佗。佗曰：“桩理如前，是两胎，先生者去，血多，故后儿不得出也。胎既已死，血桩不复归，必燥着母脊。”乃为下针，并令进汤。妇因欲产而不通。佗曰：“死胎枯燥，孰不自生。”使人探之，果得死胎，人形可识，但其色已黑。佗之绝技，皆此类也。

注 佗别传曰“有人病脚臂不能行，佗切桩，便使解衣，点背数十处，相去一寸或五寸，从邪不相当，言灸此各七壮，灸创愈即行也。后灸愈，灸处夹脊一寸上下，行端直均调如引绳”也。

为人性恶难得意，且耻以医见业，又去家思归，乃就操求还取方，因托妻疾，数期不反。操累书呼之，又敕郡县发遣，佗特能厌事，犹不肯至。操大怒，使人廉之，知妻诈疾，乃收付狱讯，考验首服。荀彧请曰：“佗方术实工，人命所悬，宜加全宥。”操不从，竟杀之。佗临死，出一卷书与狱吏，曰：“此可以活人。”吏畏法不敢受，佗不强与，索火烧之。

注 廉，察也。

初，军吏李成苦欬，昼夜不寐。佗以为肠汉，与散两钱服之，即吐二升脓血，于此渐愈。乃戒之曰：“后十八岁，疾当发动，若不得此药，不可差也。”复分散与之。后五六岁，有里人如成先病，请药甚急，成愍而与之，乃故往谯更从佗求，适值见收，意不忍言。后十八年，成病发，无药而死。

广陵吴普、彭城樊阿皆从佗学。普依准佗疗，多所全济。

佗语普曰：“人体欲得劳动，但不当使极耳。动摇则谷气得销，血脉流通，病不得生，譬犹户枢，终不朽也。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，熊经鸱顾，引挽腰体，动诸关节，以求难老。吾有一术，名五禽之戏：一曰虎，二曰鹿，三曰熊，四曰鸱，五曰鸟。亦以除疾，兼利犒足，以当导引。体有不快，起作一禽之戏，怡而汗出，因以着粉，身体轻便而欲食。”普施行之，年九十余，耳目聪明，齿牙完坚。

注 熊经，若熊之攀枝自悬也。鸱顾，身不动而回顾也。庄子曰：“吐故纳新，熊经鸟申，此导引之士，养形之人也。”

注 佗别传曰：“吴普从佗学，微得其方。魏明帝呼之，使为禽戏，普以年老，手足不能相及，粗以其法语诸医。普今年将九十，耳不聩，目不冥，牙齿完坚，饮食无损。”

阿善针术。凡医咸言背及匈藏之闲不可妄针，针之不可过四分，而阿针背入一二寸，巨阙匈藏乃五六寸，而病皆瘳。阿从佗求方可服食益于人者，佗授以漆叶青黏散：漆叶屑一斗，青黏十四两，以是为率。言久服，去三虫，利五藏，轻体，使人头不白。阿从其言，寿百余岁。漆叶处所而有。青黏生于丰沛、彭城及朝歌闲。

注 佗别传曰：“青黏者，一名地节，一名黄芝，主理五藏，益精气，本出于迷入山者，见仙人服之，以告佗。佗以为佳，语阿，阿又秘之。近者人见阿之寿，而气力强盛，怪之，遂责所服食，因醉乱，误道之。法一施，人多服者，皆有大验。本字书无“黏”字，相传音女廉反，然今人无识此者，甚可恨惜。

汉世异术之士甚觭，虽云不经，而亦有不可诬，故简其美者列于传末：

冷寿光、唐虞、鲁女生三人者，皆与华佗同时。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，行容成公御妇人法，常屈颈鹪息，须发尽白，而色理如三四十时，死于江陵。

唐虞道赤眉、张步家居里落，若与相及，死于乡里不其县。鲁女生数说显宗时事，甚明了，议者疑其时人也。董卓乱后，莫知所在。

注 列仙传曰：“容成公者，能善补导之事，取精于玄牝。其要谷神不死，守生养气者也。发白复黑，齿落复生。”御妇人之术，谓握固不泻，还精补脑也。

注 鹪音居妖反。毛诗曰：“有集唯鹪。”毛萇注曰：“鹪，雉也。”山海经曰：“女几之山多白鹪。”郭璞曰：“似雉长尾，走且鸣也。”

注 汉武内传曰“鲁女生，长乐人。初饵胡麻及朮，绝谷八十余年，日少壮，色如桃花，日能行三百里，走及鹿。传世见之，云三百余年。后采药嵩高山，见一女人，曰：‘我三天太上侍官也。’以五岳真形*[图]*与之，并告其施行。

女生道成，一旦与知友故人别，云入华山。去后五十年，先相识者逢女生华山庙前，乘白鹿，从玉女三十人，并令谢其乡里亲故人”也。

徐登者，闽中人也。本女子，化为丈夫。善为巫术。又赵炳，字公阿，东阳人，能为越方。时遭兵乱，疾疫大起，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，遂结言约，共以其术疗病。各相谓曰：“今既同志，且可各试所能。”登乃禁溪水。

水为不流，炳复次禁枯树，树即生萁，二人相视而笑，共行其道焉。

注 闽中地，今泉州也。

注 东阳，今婺州也。抱朴子曰：“道士赵炳，以气禁人，人不能起。禁虎，虎伏地，低头闭目，便可执缚。以大钉钉柱，入尺许，以气吹之，钉即跃出射去，如弩箭之发。”异苑云：“赵侯以盆盛水，吹气作禁，鱼龙立见。”越方，善禁斗也。

注 郦元注水经曰：“吴宁溪出吴宁县，经乌伤，谓之乌伤溪。”在今婺州义乌县东也。

注 易曰：“枯杨生萁。”王弼注云：“萁者，杨之秀也。”

登年长，炳师事之。贵尚清俭，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，削桑皮为脯。但行禁架，所疗皆除。

注 禁架即禁术也。

后登物故，炳东入章安，百姓未之知也。炳乃故升茅屋，梧鼎而爨，主人见之惊惶，炳笑不应，既而爨孰，屋无损异。又尝临水求度，船人不和之，炳乃张盖坐其中，长啸呼风，

乱流而济。于是百姓神服，从者如归。章安令恶其惑觶，收杀之。人为立祠室于永康，至今蚊蚋不能入也。

注 县名，属会稽郡。本名回浦，光武改为章安。故城在今台州临海县东南。

注 梧，支也。慷，忙也。

注 和犹许也。俗本作“知”者误也。

注 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县东，俗呼为赵侯祠，至今蚊蚋不入祠所。江南犹传赵侯禁法以疗疾云。

费长房者，汝南人也。曾为市掾。市中有老翁卖药，悬一壶于肆头，及市罢，辄跳入壶中。市人莫之见，唯长房于楼上鬻之，异焉，因往再拜奉酒脯。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，谓之曰：“子明日可更来。”长房旦日复诣翁，翁乃与俱入壶中。唯见玉堂严丽，旨酒甘肴盈衍其中，共饮毕而出。翁约不听与人言之。后乃就楼上候长房曰：“我神仙之人，以过见责，今事毕当去，子宁能相随乎？楼下有少酒，与卿为别。”长房使人取之，不能胜，又令十人扛之，犹不举。

翁闻，笑而下楼，以一指提之而上。视器如一升许，而二人饮之终日不尽。

注 说文曰：“两人对举为扛。”音江。

长房遂欲求道，而顾家人为忧。翁乃断一青竹，度与长房身齐，使悬之舍后。家人见之，即长房形也，以为缢死，大小惊号，遂殡葬之。长房立其傍，而莫之见也。于是遂随从入深山，践荆棘于鬪虎之中。留使独处，长房不恐。

又卧于空室，以朽索悬万斤石于心上，鱗蛇竞来啮索且断，长房亦不移。翁还，抚之曰：“子可教也。”复使食粪，粪中有三虫，臭秽特甚，长房意恶之。翁曰：“子几得道，恨于此不成，如何！”

注 顾，念也。

长房辞归，翁与一竹杖，曰：“骑此任所之，则自至矣。既至，可以杖投葛陂中也。”又为作一符，曰：“以此主地上鬼神。”长房乘杖，须臾来归，自谓去家适经旬日，而已十余年矣。即以杖投陂，顾视则龙也。家人谓其久死，不信之。长房曰：“往日所葬，但竹杖耳。”乃发顷剖棺，杖犹存焉。遂能医疗鱗病，鞭笞百鬼，及驱使社公。或在它坐，独自恚怒，人问其故，曰：“吾责鬼魅之犯法者耳。”

注 陂在今豫州新蔡县西北。

汝南岁岁常有魅，伪作太守章服，诣府门椎鼓者，郡中患之。时魅适来，而逢长房谒府君，惶惧不得退，便前解衣冠，叩头乞活。长房呵之云：“便于中庭正汝故形！”即成老鳖，大如车轮，颈长一丈。长房复令就太守服罪，付其一札，以敕葛陂君。魅叩头流涕，持札植于陂边，以颈绕之而死。

后东海君来见葛陂君，因淫其夫人，于是长房劾系之三年，而东海大旱。长房至海上，见其人请雨，乃谓之曰：“东海君有罪，吾前系于葛陂，今方出之使作雨也。”于是雨立注。

长房曾与人共行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，无鞍骑马，下而叩头。长房曰：“还它马，赦汝死罪。”人问其故，长房曰：

“此狸也，盗社公马耳。”又尝坐客，而使至宛市鲋，须臾还，乃饭。或一日之闲，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焉。

后失其符，为魮鬼所杀。

蓊子训者，不知所由来也。建安中，客在济阴宛句。有神异之道。尝抱邻家婴儿，故失手墮地而死，其父母惊号怨痛，不可忍闻，而子训唯谢以过误，终无它说，遂埋藏之。后月余，子训乃抱儿归焉。父母大恐，曰：“死生异路，虽思我儿，乞不用复见也。”儿识父母，轩渠笑悦，欲往就之，母不觉揽取，乃实儿也。虽大喜庆，心犹有疑，乃窃发视死儿，但见衣被，方乃信焉。于是子训流名京师，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。

注 今曹州县。句音劬。

后乃驾驴车，与诸生俱诣许下。道过荥阳，止主人舍，而所驾之驴忽然卒僵，蛆虫流出，主遽白之。子训曰：“乃尔乎？”方安坐饭，食毕，徐出以杖扣之，驴应声奋起，行步如初，即复进道。其追逐观者常有千数。既到京师，公卿以下候之者，坐上恒数百人，皆为设酒脯，终日不匮。

后因遁去，遂不知所止。初去之日，唯见白云腾起，从旦至暮，如是数十处。

时有百岁翁，自说童儿时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，颜色不异于今。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，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，相谓曰：“适见铸此，已近五百岁矣。”

顾视见人而去，犹驾昔所乘驴车也。见者呼之曰：“蓊先生小住。”并行应之，视若弼徐，而走马不及，于是而绝。

注 酈元水经注曰，魏文帝黄初元年，徙长安金狄，重不

可致，因留霸城南。

注 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，于咸阳铸金人十二，重各千斤，至此四百二十余年。

注 并犹且也，音蒲朗反。

刘根者，颍川人也。隐居嵩山中。诸好事者自远而至，就根学道，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，乃收执诣郡，数之曰：“汝有何术，而诬惑百姓？若果有神，可显一验事。不尔，立死矣。”根曰：“实无它异，颇能令人见鬼耳。”祈曰：“促召之，使太守目覩，尔乃为明。”根于是左顾而啸，有顷，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，皆反缚在前，向根叩头曰：“小儿无状，分当万坐。”顾而叱祈曰：“汝为子孙，不能有益先人，而反累辱亡灵！可叩头为吾陈谢。”祈惊惧悲哀，顿首流血，请自甘罪坐。根嘿而不应，忽然俱去，不知在所。

左慈字符放，庐江人也。少有神道。尝在司空曹操坐，操从容顾觴宾曰：“今日高会，珍羞略备，所少吴松江鲈鱼耳。”放于下坐应曰：“此可得也。”因求铜盘贮水，以竹竿饵钓于盘中，须臾引一鲈鱼出。操大拊掌笑，会者皆惊。

操曰：“一鱼不周坐席，可更得乎？”放乃更饵輒沉之，须臾复引出，皆长三尺余，生鲜可爱。操使目前鲙之，周浹会者。操又谓曰：“既已得鱼，恨无蜀中生姜耳。”放曰：“亦可得也。”操恐其近即所取，因曰：“吾前遣人到蜀买锦，可过敕使者，增市二端。”语顷，即得姜还，并获操使报命。后操使蜀反，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，若符契焉。

注 松江在今苏州东南，首受太湖。神仙传云：“松江出好鲈鱼，味异它处。”

后操出近郊，士大夫从者百许人，慈乃为赆酒一升，脯一斤，手自斟酌，百官莫不醉饱。操怪之，使寻其故，行视诸炉，悉亡其酒脯矣。操怀不喜，

因坐上收欲杀之，慈乃却入壁中，霍然不知所在。或见于市者，又捕之，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，莫知谁是。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，因复逐之，遂入走羊羴。

操知不可得，乃令就羊中告之曰：“不复相杀，本试君术耳。”忽有一老羴屈前两膝，人立而言曰：“遽如许。”即竞往赴之，而羴羊数百皆变为羴，并屈前膝人立，云“遽如许”，遂莫知所取焉。

注 炉，酒肆也。

注 喜音许吏反。

注 言何遽如许为事。

注 魏文帝典论论郗俭等事曰“颖川郗俭能辟谷，饵伏苓，甘陵甘始名善行气，老有少容，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，并为军吏。初，俭至之所，伏苓价暴贵数倍。议郎安平李翬学其辟谷，食伏苓，饮寒水，水寒中泄利，殆至殒命。后始来，觶人无不眙视狼顾，呼吸吐纳。军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，气闭不通，良久乃苏。左慈到，又竞受其补导之术。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，奄竖真无事于斯术也。人之逐声，乃至于是”也。

计子勋者，不知何郡县人。皆谓数百岁，行来于人闲。一旦忽言日中当死，主人与之葛衣，子勋服而正寝，至日中果死。

上成公者，*(宓)**[密]*县人也。其初行久而不还，后归，语其家云：“我已得仙。”因辞家而去。家人见其举步稍高，良久乃没云。陈寔、韩韶同见其事。

解奴辜、张貂者，亦不知是何郡国人也。皆能隐沦，出入不由门户。奴辜能变易物形，以诳幻人。

又河南有曲圣卿，善为丹书符劾，厌杀鬼神而使命之。

又有编盲意，亦与鬼物交通。

注 编，姓也。盲意，名。

初，章帝时有寿光侯者，能劾百鬼魃魅，令自缚见形。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，侯为劾之，得大蛇数丈，死于门外。又有神树，人止者辄死，鸟过者必坠，侯复劾之，树盛夏枯落，见大蛇长七八丈，悬死其闲。帝闻而征之。乃试问之：

“吾殿下夜半后，常有数人绛衣被发，持火相随，岂能劾之乎？”侯曰：“此小怪，易销耳。”帝伪使三人为之，侯劾三人，登时仆地无气。帝大惊曰：“非魅也，朕相试耳。”解之而苏。

注 寿，姓也。风俗通曰：“寿于姚，吴大夫。”

甘始、东郭延年、封君达三人者，皆方士也。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，或饮小便，或自倒悬，爱啬精气，不极视大言。甘始、元放、延年皆为操所录，问其术而行之。君达号“青牛师”。凡此数人，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。

注 汉武内传曰：“延年字公游。”

注 曹植辩道论曰：“甘始者，老而有少容，自诸术士咸共归之。然始辞繁寡实，颇切怪言。余尝辟左右独与之言，问其所行。温颜以诱之，美辞以导之。”

始语余：‘吾本师姓韩字雅。尝与师于南海作金，前后数四，投数万斤金于海。’又言：‘诸梁时，西域胡来献香鬬剑带割玉刀，时悔不取也。’又言：‘车师之西国，儿生劈背出脾，欲其食少而怒行也。’又言：‘取鲤鱼五寸一双，令其一着药投沸膏中，有药奋尾鼓鳃，游行沉浮，有若处渊，其一者已孰而可噉。’余时问言：‘宁可试不？’言：‘是药去此踰万里，当出塞，始不自行不能得也。’言不尽于此，颇难悉载，故粗举其巨怪者。始若遭秦始皇、汉武帝，则复徐市、栾大之徒也。”

注 汉武帝内传曰：“封君达，陇西人。初服黄连五十余年，入鸟举山，服水银百余年，还乡里，如二十者。常乘青牛，故号‘青牛道士’。闻有病死者，识与不识，便以要闲竹管中药与服，或下针，应手皆愈。不以姓名语人。闻鲁女生得五岳图，连年请求，女生未见授。并告节度。二百余岁乃入玄丘山去。”

王真、郝孟节者，皆上党人也。王真年且百岁，视之面有光泽，似未五十者。

白云：“周流登五岳名山，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，嗽舌下泉咽之，不绝房室。”孟节能含枣核，不食可至五年十年。又能结气不息，身不动摇，状若死人，可至百日半年。亦有室家。为人质谨不妄言，似士君子。曹操使领诸方士焉。

注 汉武内传曰：“王真字叔经，上党人。习闭气而吞之，名曰‘胎息’；习嗽舌下泉而咽之，名曰‘胎食’。真行之，断谷二百余日，肉色光美，力并数人。”

抱朴子曰：“胎息者，能不以鼻口嘘控，如在胎之中。”
嗽音朔。

北海王和平，性好道术，自以当仙。济南孙邕少事之，从至京师。会和平病歿，邕因葬之东陶。有书百余卷，药数囊，悉以送之。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，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。

注 尸解者，言将登仙，假托为尸以解化也。

赞曰：幽覬罕征，明数难校。不探精远，曷感灵效？如或迁讹，实乖玄奥。

后汉书卷八十三

逸民列传 第七十三

易称“遯之时义大矣哉”。又曰：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是以尧称则天，不屈颍阳之高；武尽美矣，终全孤竹之絜。自兹以降，风流弥繁，长往之轨未殊，而感致之数匪一。或隐居以求其志，或回避以全其道，或静己以镇其躁，或去危以图其安，或垢俗以动其慙，或疵物以激其清。

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，憔悴江海之上，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，亦云性分所至而已。故蒙耻之宾，屡黜不去其国；蹈海之节，千乘莫移其情。适使矫易去就，则不能相为矣。彼虽矜矜有类沽名者，

然而蝉蜕嚣埃之中，自致寰区之外，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！荀卿有言曰，“志意修则骄富贵，道义重则轻王公”也。

注 颍阳谓巢、许也。

注 孤竹谓夷、齐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”求志谓长沮、桀溺，全道若薛方诡对王莽也。

注 谓逢萌之类也。

注 四皓之类也。

注 谓申徒狄、鲍焦之流也。

注 梁鸿、严光之流。

注 庄子曰：“舜以天下让北人无择。无择曰：‘异哉，后之为人也！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门，不若是而已。’”又曰：“就蓺泽，处闲旷，此江海之士，避代之人，闲暇者之所好也。”

注 分音符问反。

注 列女传曰：“柳下惠死，其妻谏之曰：‘蒙耻救人，德弥大兮。虽遇三黜，终不敝兮。’”注 史记曰，鲁连谓新垣衍曰：“秦即为帝，则鲁连蹈东海死耳。”鲁连下聊城，田单爵之，鲁连逃隐于海上也。

注 人各有所尚，不能改其志。孔子闻长沮、桀溺之言，乃告子路曰：“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孔子击磬于鞞，有荷蓑而过孔氏之门者。曰：‘有心哉！击磬乎？’既而曰：‘鄙哉！硜硜乎，莫己知也。’”又“子贡曰：‘有美玉于斯，蕴椟而藏诸？求善价而沽诸？’孔子曰：‘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价者也。’”沽谓衒卖也。

注 荀卿子之文也。

汉室中微，王莽篡位，士之蕴藉义愤甚矣。是时裂冠毁冕，相携持而去之者，盖不可胜数。杨雄曰：“鸿飞冥冥，弋者何篡焉。”言其违患之远也。

光武侧席幽人，求之若不及，旌帛蒲车之所征贲，相望于岩中矣。若薛方、逢萌聘而不肯至，严光、周党、王霸至而不能屈。髡方咸遂，志士怀仁，斯固所谓“举逸民天下归心”者乎！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，以成其节。自后帝德稍

衰，邪𦉳当朝，处子耿介，羞与卿相等列，至乃抗愤而不顾，多失其中行焉。盖录其绝尘不反，同夫作者，列之此篇。

注 左传曰：“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：‘伯父若裂冠毁冕，拔本塞原。’”毛诗序曰：“百姓莫不相携持而去之。”

注 “篡”字诸本或作“慕”，法言作“篡”。宋衷曰：“篡，取也。鸿高飞冥冥薄天，虽有弋人，何施巧而取也。喻贤者隐处，不离暴乱之害也。”然今人谓以计数取物为篡，篡亦取也。

注 国语曰：“越王夫人去鰻侧席而坐。”韦昭注云：“侧犹特也。礼，忧者侧席而坐。”前书公孙弘赞曰：“上方欲用文武，求之如弗及。”

注 毛诗序曰：“干旄，美好善也。”其诗曰：“子子干旄，在浚之城。”易贲卦六五曰：“贲于丘园，东帛戈戈。”蒲车，以蒲里轮，取其安也。前书武帝以蒲车征鲁申公也。

注 前书薛方字子容。

注 论语文也。

注 庄子曰：“颜回问于仲尼曰：‘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夫子驰亦驰，夫子奔*(辙)**[轶]*绝尘，则回瞠若乎后矣。’”司马彪注云：“言不可及也。”

韩诗外传曰：“山林之士，往而不能反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贤者避代，其次避地，其次避色，其次避言。子曰：‘作者七人矣。’”野王二老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

初，光武贰于更始，会关中扰乱，遣前将军邓禹西征，送之于道。既反，因于野王猎，路见二老者即禽。光武问曰：“禽何向？”并举手西指，言“此中多虎，臣每即禽，虎亦即

臣，大王勿往也”。光武曰：“苟有其备，虎亦何患。”父曰：“何大王之谬邪！昔汤即桀于鸣条，而大城于亳；武王亦即纣于牧野，而大城于郑鄘。彼二王者，其备非不深也。是以即人者，人亦即之，虽有其备，庸可忽乎！”光武悟其旨，顾左右曰：

“此隐者也。”将用之，辞而去，莫知所在。

注 即，就也。易曰“即鹿无虞”也。

注 帝王纪曰：“案孟子，桀卒于鸣条，乃在东夷之地。或言陈留平丘今有鸣条亭也。唯*(是)**[孔]*安国注尚书云，鸣条在安邑西。考三说之验，孔为近之。”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今河南也。河南县西有郑鄘陌。”

向长字子平，河内朝歌人也。隐居不仕，性尚中和，好通老、易。贫无资食，好事者更馈焉，受之取足而反其余。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，连年乃至，欲荐之于莽，固辞乃止。潜隐于家。读易至损、益卦，喟然叹曰：“吾已知富不如贫，贵不如贱，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。”建武中，男女娶嫁既毕，敕断家事勿相关，当如我死也。于是遂肆意，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，竟不知所终。

注 高士传“向”字作“尚。”

注 易损卦曰：“二簋可用享。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”益卦曰“损上益下，人说无疆”也。

注 前书庆字子夏。

逢萌字子康，北海都昌人也。家贫，给事县为亭长。时尉

行过亭，萌候迎拜谒，既而掷楯叹曰：“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！”遂去之长安学，通春秋经。时王莽杀其子宇，萌谓友人曰：“三纲绝矣！不去，祸将及人。”即解冠挂东都城门，归，将家属浮海，客于辽东。

注 亭长主捕盗贼，故执楯也。

注 前书莽隔绝平帝外家韞氏，宇恐帝太后见怨，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，即夜持血洒莽第门。吏发觉之，莽执宇送狱，饮药而死。

注 谓君臣、夫妇、父子。

注 汉宫殿名：“东都门今名青门也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长安东郭城北头第一门。”

萌素明阴阳，知莽将败，有顷，乃首戴瓦盎，哭于市曰：“新乎新乎！”

因遂潜藏。

注 盎，盆也。

注 王莽为新都侯，及篡，号新室，故哭之。

及光武即位，乃之琅邪劳山，养志修道，人皆化其德。

注 在今莱州即墨县东南，有大劳、小劳山。

北海太守素闻其高，遣吏奉谒致礼，萌不荅。太守怀恨而使捕之。吏叩头曰：“子康大贤，天下共闻，所在之处，人敬如父，往必不获，只自毁辱。”太守怒，收之系狱，更发它吏。

行至劳山，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，吏被伤流血，奔而还。

后诏书征萌，托以老耄，迷路东西，语使者云：“朝廷所以征我者，以其有益于政，尚不知方面所在，安能济时乎？”即便驾归。连征不起，以寿终。

初，萌与同郡徐房、平原李子云、王君公相友善，并晓阴阳，怀德稷行。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，君公遭乱独不去，佷牛自隐。时人谓之论曰：“避世墙东王君公。”

注 佷谓平会两家卖买之价。

注 嵇康高士传曰“君公明易，为郎。数言事不用，乃自污与官婢通，免归。”

诈狂佷牛，口无二价”也。

周党字伯况，太原广武人也。家产千金。少孤，为宗人所养，而遇之不以理，及长，又不还其财。党诣乡县讼，主乃归之。既而散与宗族，悉免遣奴婢，遂至长安游学。

初，乡佐尝觶中辱党，党久怀之。后读春秋，闻复讎之义，便辍讲而还，与乡佐相闻，期克斗日。既交刃，而党为乡佐所伤，困顿。乡佐服其义，舆归养之，数日方苏，既悟而去。自此敕身修志，州里称其高。

注 续汉志乡佐主收赋税者。

注 春秋经书“纪侯大去其国”。公羊传曰：“大去者何？灭也。孰灭之？齐灭之。曷为不言齐灭之？为襄公讳也。齐襄公九世祖哀公亨于周，纪侯谮之也，故襄公讎于纪。九世犹可复讎乎？虽百世可也。”

及王莽窃位，托疾杜门。自后贼暴从横，残灭郡县，唯至广武，过城不入。

建武中，征为议郎，以病去职，遂将妻子居颍池。复被征，不得已，乃着短布单衣，穀皮绡头，待见尚书。及光武引见，党伏而不谒，自陈愿守所志，帝乃许焉。

注 以穀树皮为绡头也。绡头，解见向栩传。党服此*[诣]*尚书，以待见也。

博士范升奏毁党曰：“臣闻尧不须许由、巢父，而建号天下；周不待伯夷、叔齐，而王道以成。伏见太原周党、东海王良、山阳王成等，蒙受厚恩，使者三聘，乃肯就车。及陛见帝廷，党不以礼屈，伏而不谒，偃蹇骄悍，同时俱逝。党等文不能演义，武不能死君，钓采华名，庶几三公之位。臣愿与坐云台之下，考试图国之道。不如臣言，伏虚妄之罪。而敢私窃虚名，夸上求高，皆大不敬。”

书奏，天子以示公卿。诏曰：“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。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，太原周党不受朕禄，亦各有志焉。其赐帛四十匹。”党遂隐居颍池，著书上下篇而终。邑人贤而祠之。

初，党与同郡谭贤伯升、鴈门殷谟君长，俱守节不仕王莽世。建武中，征并不到。

王霸字儒仲，太原广武人也。少有清节。及王莽篡位，弃冠带，绝交宦。建武中，征到尚书，拜称名，不称臣。有司问其故。霸曰：“天子有所不臣，诸侯有所不友。”司徒侯霸让位于霸。阎阳毁之曰：“太原俗党，儒仲颇有其风。”

遂止。以病归。隐居守志，茅屋蓬户。连征不至，以寿

终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儒有上不臣天子，下不事诸侯。”

注 皇甫谧高士传曰“故梁令阎阳”也。前书曰：“太原多晋公族子孙，以诈力相倾，矜夸功名，报仇过直。汉兴，号为难化，常择严猛将，或任杀伐为威。”

父兄被诛，子弟怨愤，至告讦刺史、二千石。”

严光字子陵，一名遵，会稽余姚人也。少有高名，与光武同游学。及光武即位，乃变名姓，隐身不见。帝思其贤，乃令以物色访之。后齐国上言：“有一男子，披羊裘钓泽中。”帝疑其光，乃备安车玄纁，遣使聘之。三反而后至。舍于北军，给黔褥，太官朝夕进膳。

注 以其形貌求之。

司徒侯霸与光素旧，遣使奉书。使人因谓光曰：“公闻先生至，区区欲即诣造，迫于典司，是以不获。愿因日暮，自屈语言。”光不荅，乃投札与之，口授曰：“君房足下：位至鼎足，甚善。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领绝。”霸得书，封奏之。帝笑曰：“狂奴故态也。”车驾即日幸其馆。光卧不起，帝即其卧所，抚光腹曰：“咄咄子陵，不可相助为理邪？”光又眠不应，良久，乃张目熟视，曰：“昔唐尧着德，巢父洗耳。士故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！”帝曰：“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邪？”于是升舆叹息而去。

注 皇甫谧高士传曰：“霸使西曹属侯子道奉书，光不起，

于默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，问子道曰：‘君房素痴，今为三公，宁小差否？’子道曰：‘位已鼎足，不痴也。’光曰：‘遣卿来何言？’子道传霸言。光曰：‘卿言不痴，是非痴语也？天子征我三乃来。人主尚不见，当见人臣乎？’子道求报。光曰：‘我手不能书。’乃口授之。使者嫌少，可更足。光曰：‘买菜乎？求益也？’”复引光入，论道旧故，相对累日。帝从容问光曰：“朕何如昔时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差增于往。”因共偃卧，光以足加帝腹上。明日，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。

帝笑曰：“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”

除为谏议大夫，不屈，乃耕于富春山，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。建武十七年，复特征，不至。年八十，终于家。帝伤惜之，诏下郡县赐钱百万、谷千斛。

注 今杭州富阳县也。本汉富春县，避晋简文帝郑太后讳，改曰富阳。

注 顾野王舆地志曰“七里濑在东阳江下，与严陵濑相接，有严山。桐庐县南有严子陵渔钓处，今山边有石，上平，可坐十人，临水，名为严陵钓处”也。

井丹字大春，扶风郿人也。少受业太学，通五经，善谈论，故京师为之语曰：“五经纷纶井大春。”性清高，未尝修刺候人。

注 纷纶犹浩博也。

建武末，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，皆好宾客，更遣请丹，不

能致。信阳侯阴就，光烈皇后弟也，以外戚贵盛，乃诡说五王，求钱千万，约能致丹，而别使人要劫之。丹不得已，既至，就故为设麦饭蕞叶之食，丹推去之，曰：“以君侯能供甘旨，故来相过，何其薄乎？”更置盛饌，乃食。及就起，左右进辇。丹笑曰：

“吾闻桀驾人车，岂此邪？”坐中皆失色。就不得已而令去辇。自是隐闭不关人事，以寿终。

注 帝王纪曰：“桀以人驾车。”

梁鸿字伯鸾，扶风平陵人也。父让，王莽时为城门校尉，封修远伯，使奉少昊后，寓于北地而卒。鸿时尚幼，以遭乱世，因卷席而葬。

注 前书莽改允吾为修远。少昊，金天氏之号，次黄帝者。北地，今宁州也。

后受业太学，家贫而尚节介，博览无不通，而不为章句。学毕，乃牧豕于上林苑中。曾误遗火延及它舍，鸿乃寻访烧者，问所去失，悉以豕偿之。其主犹以为少。鸿曰：“无它财，愿以身居作。”主人许之。因为执勤，不懈朝夕。

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，乃共责让主人，而称鸿长者。于是始敬异焉，悉还其豕。鸿不受而去，归乡里。

注 去，亡也。

孰家慕其高节，多欲女之，鸿并绝不娶。同县孟氏有女，

状肥丑而黑，力举石臼，择对不嫁，至年三十。父母问其故。女曰：“欲得贤如梁伯鸾者。”鸿闻而聘之。女求作布衣、麻屨，织作筐缉绩之具。及嫁，始以装饰入门。七日而鸿不荅。妻乃跪默下请曰：“窃闻夫子高义，简斥数妇，妾亦偃蹇数夫矣。”

今而见择，敢不请罪。”鸿曰：“吾欲裘褐之人，可与俱隐深山者尔。今乃衣绮縠，傅粉墨，岂鸿所愿哉？”妻曰：“以观夫子之志耳。妾自有隐居之服。”乃更为椎髻，着布衣，操作而前。鸿大喜曰：“此真梁鸿妻也。能奉我矣！”字之曰德曜，*[名]*孟光。

注 以女妻人曰女，音尼虑反。

注 斥，远也。

居有顷，妻曰：“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，今何为默默？无乃欲低头就之乎？”鸿曰：“诺。”乃共入霸陵山中，以耕织为业，咏诗书，弹琴以自娱。仰慕前世高士，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。

因东出关，过京师，作五噫之歌曰：“陟彼北芒兮，噫！顾览帝京兮，噫！宫室崔嵬兮，噫！人之劬劳兮，噫！辽辽未央兮，噫！”肃宗闻而非之，求鸿不得。乃易姓运期，名耀，字侯光，与妻子居齐鲁之闲。

有顷，又去适吴。将行，作诗曰：“逝旧邦兮遐征，将遥集兮东南。心憫怛兮伤悴，志菲菲兮升降。欲乘策兮纵迈，疾吾俗兮作逸。竞举枉兮措直，咸先佞兮啗啗。*(聊)*固靡鼻兮独建，冀异州兮尚贤。聊逍摇兮遨嬉，缙仲尼兮周流。悦云鬻兮我悦，遂舍车兮即浮。过季札兮延陵，求鲁连兮海

隅。虽不察兮光貌，幸神灵兮与休。惟季春兮华阜，麦含含兮方秀。哀茂时兮逾迈，愍芳香兮日臭。悼吾心兮不获，长委结兮焉究！口噤噤兮余讪，嗟恹恹兮谁留？”

注 尔雅注：“恹恹，忧也。菲菲，高下不定也。”恹音丁劣反，降音下江反。

诗曰：“我心则降。”

注 论语曰：“举直措诸枉则人服，举枉措诸直则人不服。”
“噤音延，谗言捷急之蜩。

注 建，立也。言己无鼻于独立，所以适吴者，冀异州之人贵尚贤德。

注 舍其车而就舟船。

注 光貌，光仪也。言虽不察见季札及鲁连，然冀幸其神灵与之同美也。

注 茂，盛也。臭，败也。

注 委结，怀恨也。究，穷也。

注 讪，谤也。郑玄注礼记曰：“恹恹，恐也。”

遂至吴，依大家鯁伯通，居庑下，为人赁舂。每归，妻为具食，不敢于鸿前仰视，举案齐眉。伯通察而异之，曰：“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，非凡人也。”

乃方舍之于家。鸿潜闭著书十余篇。疾且困，告主人曰：“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赢博之闲，不归乡里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。”及卒，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坟傍。咸曰：“要离烈士，而伯鸾清高，可令相近。”葬毕，妻子归扶风。

注 说文曰：“庑，堂下周屋也。”释名：“大屋曰庑。”

注 要离，刺吴王僚子庆忌者，顷在今苏州吴县西。伯鸾墓在其北。

初，鸿友人京兆高恢，少好老子，隐于华阴山中。及鸿东游思恢，作诗曰：“鸟嚶嚶兮友之期，念高子兮仆怀思，想念恢兮爰集兹。”二人遂不复相见。

恢亦高抗，终身不仕。

注 毛诗曰：“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。”

注 高士传曰：“恢字伯通。”

高凤字文通，南阳叶人也。少为书生，家以农田为业，而专精诵读，昼夜不息。

妻尝之田，曝麦于庭，令凤护鸡。时天暴雨，而凤持竿诵经，不觉潦水流麦。妻还怪问，凤方悟之。其后遂为名儒，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。

注 山在今唐州湖阳县西北。酈元注水经云，即高凤所隐之西唐山也。

邻里有争财者，持兵而斗，凤往解之，不已，乃脱巾叩头，固请曰：“仁义逊让，柰何斗之！”于是争者怀感，投兵谢罪。

凤年老，执志不倦，名声着闻。太守连召请，恐不得免，自言本巫家，不应为吏，又诈与寡嫂讼田，遂不仕。建初中，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，到公车，托病逃归。推其财产，悉与孤兄子。隐身渔钓，终于家。

论曰：先大夫宣侯 尝以讲道余隙，寓乎逸士之篇。至高文通传，辍而有感，以为隐者也，因着其行事而论之曰：“古者隐逸，其风尚矣。颖阳洗耳，耻闻禅让；孤竹长饥，羞食周粟。或高栖以违行，或疾物以矫情，虽轨结异区，其去就一也。若伊人者，志陵青云之上，身晦泥污之下，心名且犹不显，况怨累之为哉！与夫委体渊沙，鸣弦揆日者，不其远乎！”

注 沈约宋书曰：“范泰字伯伦。祖汪。父宁，宋高祖受命，拜金紫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，领国子祭酒，多所陈谏。

泰博览篇籍，好为文章，爱錡后生，孜孜无倦。薨谥宣侯。“即晔之父也。

注 许由隐于颖阳，闻尧欲禅，乃临颖而洗耳。

注 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子，不食周粟。

注 委体泉沙谓屈原怀沙砾而自沉也。鸣弦揆日谓嵇康临刑顾日景而弹琴也。

论者以事结相明，故引康为喻。

台佟字孝威，魏郡邺人也。隐于武安山，凿穴为居，采药自业。建初中，州辟不就。刺史行部，乃使从事致谒。佟载病往谢。刺史乃执贽见佟曰：

“孝威居身如是，甚苦，如何？”佟曰：“佟幸得保终性命，存神养和。如明使君奉宣诏书，夕惕庶事，反不苦邪？”遂去，隐逸，终不见。

注 佟音大冬反。

注 武安县之山也。

注 嵇康高士传曰：“刺史执枣栗之贄往。”

韩康字伯休，一名恬休，京兆霸陵人。家世着姓。常采药名山，卖于长安市，口不二价，三十余年。时有女子从康买药，康守价不移。女子怒曰：“公是韩伯休那？

乃不二价乎？”康叹曰：“我本欲避名，今小女子皆知有我，何用药为？”

乃遯入霸陵山中。博士公车连征不至。桓帝乃备玄纁之礼，以安车聘之。使者奉诏造康，康不得已，乃许诺。辞安车，自乘柴车，冒晨先使者发。至亭，亭长以韩征君当过，方发人牛修道桥。及见康柴车幅巾，以为田叟也，使夺其牛。

康即释驾与之。有顷，使者至，夺牛翁乃征君也。使者欲奏杀亭长。康曰：“此自老子与之，亭长何罪！”乃止。康因*[中]*道逃遯，以寿终。

注 那，语余声也，音乃贺反。

矫慎字仲彦，扶风茂陵人也。少好黄老，隐遯山谷，因穴为室，仰慕松、乔导引之术。与马融、苏章乡里并时，融以才博显名，章以廉直称，然皆推先于慎。

注 风俗通曰：“晋大夫矫父之后也。”

汝南吴苍甚重之，因遗书以观其志曰：“仲彦足下：勤处隐约，虽乘云行泥，栖宿不同，每有西风，何尝不叹！盖闻黄老之言，乘虚入冥，藏身远遯，亦有理国养人，施于为政。至如登山绝结，神不着其证，人不翳其验。吾欲先生从其可

者，于意何如？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。方今明明，四海开辟，巢许无为箕山，夷齐悔入首阳。足下审能骑龙弄凤，翔嬉云闲者，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。”慎不荅。

年七十余，竟不肯娶。后忽归家，自言死日，及期果卒。后人见慎于敦煌者，故前世异之，或云神僊焉。

注 汝南在扶风之东。

注 老子曰：“致虚极，守静笃。”又曰：“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”又曰：“理大国若烹小鲜。”又曰“非所以爱人治国”也。

注 孟子曰，汤使人以币聘伊尹。伊尹曰：“我何以汤之币*[聘]*为哉？”既而幡然改曰：“与我*(岂若)*处畎亩之中，由是以乐尧舜之道，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*[哉]*？岂若使是人为尧舜之人哉？”

注 列僊传曰：“箫史，秦缪公时。善吹箫，公女弄玉好之，以妻之，遂教弄玉作凤鸣。居数十年，吹凤皇声，凤来止其屋。为作凤台，夫妇止*(在)**[其]*上。一旦皆随凤皇飞去。“又曰“陶安公，六安冶师。数行火，火一旦散上，紫色冲天。须臾赤雀止冶上，曰：‘安公，安公，冶与天通。七月七日，迎汝以赤龙。’至时，安公骑之而去”也。

慎同郡马瑶，隐于汧山，以免置为事。所居俗化，百姓美之，号马牧先生焉。

注 置，兔网也。毛诗序曰：“兔置，后妃之化也。关雎之化行，则莫不好德，贤人觴多。”故*(慎)**[瑶]*以为事焉。戴良字叔鸾，汝南慎阳人也。曾祖父遵，字子高，平帝时，

为侍御史。王莽篡位，称病归乡里。家富，好给施，尚侠气，食客常三四百人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关东大豪戴子高。”

良少诞节，母喜驴鸣，良常学之以娱乐焉。及母卒，兄伯鸾居庐啜粥，非礼不行，良独食肉饮酒，哀至乃哭，而二人俱有毁容。或问良曰：“子之居丧，礼乎？”良曰：“然。礼所以制情佚也，情苟不佚，何礼之论！夫食旨不甘，故致毁容之实。若味不存口，食之可也。”论者不能夺之。

注 喜音虚记反。

良才既高达，而论议尚奇，多骇流俗。同郡谢季孝问曰：“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？”

良曰：“我若仲尼长东鲁，大禹出西羌，独步天下，谁与为偶！”

注 帝王纪曰：“夏禹生于石纽，长于西羌，西夷之人也。”

举孝廉，不就。再辟司空府，弥年不到，州郡迫之，乃遽辞诣府，悉将妻子，既行在道，因逃入江夏山中。优游不仕，以寿终。

注 遽，逊也。

初，良五女并贤，每有求婚，辄便许嫁，簪裳布被，竹笥木屐以遣之。五女能遵其训，皆有隐者之风焉。

法真字高卿，扶风郿人，南郡太守雄之子也。好学而无常家，博通内外图典，为关西大儒。弟子自远方至者，陈留范

冉等数百人。

注 高一作乔。

性恬静寡欲，不交人闲事。太守请见之，真乃幅巾诣谒。太守曰：“昔鲁哀公虽为不肖，而仲尼称臣。太守虚薄，欲以功曹相屈，光赞本朝，何如？”真曰：“以明府见待有礼，故敢自同宾末。若欲吏之，真将在北山之北，南山之南矣。”

太守懼然，不敢复言。

注 懼音纪具反。

辟公府，举贤良，皆不就。同郡田弱荐真曰：“处士法真，体兼四业，学穷典奥，幽居恬泊，乐以忘忧，将蹈老氏之高踪，不为玄纁屈也。臣愿圣朝就加袞职，必能唱清庙之歌，致来仪之凤矣。”会顺帝西巡，弱又荐之。

帝虚心欲致，前后四征。真曰：“吾既不能遯形远世，岂饮洗耳之水哉？”遂深自隐绝，终不降屈。友人郭正称之曰：“法真名可得闻，身难得而见，逃名而名我随，避名而名我追，可谓百世之师者矣！”乃共刊石颂之，号曰玄德先生。

年八十九，中平五年，以寿终。

注 谓诗、书、礼、乐也。

注 毛诗曰：“袞职有阙。”谓三公也。

注 诗清庙曰：“于穆清庙，肃雍显相，济济多士，秉文之德。”尚书曰：“箫韶九成，凤皇来仪。”

汉阴老父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延熹中，幸竟陵，过云梦，临沔水，百姓莫不观者，有老父独耕不辍。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，使问曰：“人皆来观，老父独不辍，何也？”老父笑而不对。温下道百步，自与言。老父曰：“我野人耳，不达斯语。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？理而立天子邪？立天子以父天下邪？役天下以奉天子邪？昔圣王宰世，茅茨采椽，而万人以宁。今子之君，劳人自纵，逸游无忌。吾为子羞之，子何忍欲人观之乎！”温大鼻。问其姓名，不告而去。

注 韩子曰：“尧舜采椽不刮，茅茨不剪。”

陈留老父者，不知何许人也。桓帝世，党锢事起，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，道逢友人，共班草而言。升曰：“吾闻赵杀鸣犊，仲尼临河而反；覆巢竭渊，龙凤逝而不至。今宦竖日乱，陷害忠良，贤人君子其去朝乎？夫德之不建，人之无援，将性命之不免，奈何？”因相抱而泣。老父趋而过之，植其杖，太息言曰：

“吁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？夫龙不隐鳞，凤不藏羽，网罗高县，去将安所？虽泣何及乎！”二人欲与之语，不顾而去，莫知所终。

注 班，布也。

注 解在独行传。

注 左传曰，臧文仲闻六与蓼灭，曰：“噉陶廷坚不祀忽诸。德之不建，人之无援，哀哉！”

注 毛诗曰：“啜其泣矣，何嗟及矣。”言虽泣而无所及也。

庞公者，南郡襄阳人也。居岷山之南，未尝入城府。夫妻相敬如宾。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，不能屈，乃就候之。谓曰：“夫保全一身，孰若保全天下乎？”

庞公笑曰：“鸿鹄巢于高林之上，暮而得所栖；鼯鼯穴于深渊之下，夕而得所宿。

夫趣舍行止，亦人之巢穴也。且各得其栖宿而已，天下非所保也。”因释耕于垄上，而妻子耘于前。表指而问曰：“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，后世何以遗子孙乎？”庞公曰：“世人皆遗之以危，今独遗之以安，虽所遗不同，未为无所遗也。”表叹息而去。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，因采药不反。

注 岷山在今襄阳县东。襄阳记曰：“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，独拜默下，德公初不令止。司马德操尝诣德公，值其渡沔上先人墓，德操径入其堂，呼德公妻子，使速作黍，徐元直向云当来就我与德公谈。其妻子皆罗拜于堂下，奔走共设。须臾德公还，直入相就，不知何者是客也。德操年小德公十岁，兄事之，呼作庞公，故俗人遂谓庞公是德公名，非也。”

注 襄阳记曰：“德公子字山人，亦有令名，娶诸葛孔明姊，为魏黄门吏部郎。

子涣，晋太康中为牂柯太守。”

注 襄阳记曰：“鹿门山旧名苏岭山，建武中，襄阳侯习郁立神祠于山，刻二石鹿，夹神道口，俗因谓之鹿门庙，遂以庙名山也。”

赞曰：江海冥灭，山林长往。远性风簷，逸情云上。道就虚全，事违尘枉。

注 违，远也。

后汉书卷八十四

列女传 第七十四

诗书之言女德尚矣。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，哲妇隆家人之道，高士弘清淳之风，贞女亮明白之节，则其徽美未殊也，而世典咸漏焉。故自中兴以后，综其成事，述为列女篇。如马、邓、梁后别见前纪，梁嫫、李姬各附家传，

若斯之类，并不兼书。余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，不必专在一操而已。

注 诗谓“关雎，后妃之德也”。书称“厘降二女于妫汭，嫔于虞”。尚，远也。

注 嫫，梁竦女。李姬，李固女也。

勃海鲍宣妻者，桓氏之女也，字少君。宣尝就少君父学，父奇其清苦，故以女妻之，装送资贿甚盛。宣不悦，谓妻曰：“少君生富骄，习美饰，而吾实贫贱，不敢当礼。”妻曰：“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，故使贱妾侍执巾栉。既奉承君子，唯命是从。”宣笑曰：“能如是，是吾志也。”妻乃悉归侍御服饰，更着短布裳，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。

拜姑礼毕，提瓮出汲。修行妇道，乡邦称之。

宣、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。子永，中兴初为鲁郡太守。永

子昱从容问少君曰：“太夫人宁复识挽鹿车时不？”对曰：“先姑有言：‘存不忘亡，安不忘危。’吾焉敢忘乎！”永、昱已见前传。

注 尔雅曰：“舅姑在则曰君舅、君姑，没则曰先舅、先姑。”

注 易系辞之言也。

太原王霸妻者，不知何氏之女也。霸少立高节，光武时，连征不仕。霸已见逸人传。妻亦美志行。初，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，后子伯为楚相，而其子为郡功曹。子伯乃令子奉书于霸，车马服从，雍容如也。霸子时方耕于野，闻宾至，投耒而归，见令狐子，沮怍不能仰视。霸目之，有愧容，客去而久卧不起。妻怪问其故，始不肯告，妻请罪，而后言曰：“吾与子伯素不相若，向见其子容服甚光，举措有适，而我儿曹蓬发历齿，未知礼则，

见客而有鼻色。父子恩深，不觉自失耳。”妻曰：“君少修清节，不顾荣禄。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？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！”霸屈起而笑曰：“有是哉！”遂共终身隐遯。

注 郑玄注礼记云：“耒，耜之上曲者也。说文曰：‘耒，手耕曲木。’”注 沮，丧也。怍，鼻也。

注 曹，辈也。

注 屈音渠勿反。

广汉姜诗妻者，同郡庞盛之女也。诗事母至孝，妻奉顺尤笃。母好饮江水，水去舍六七里，妻常泝流而汲。后值风，不

时得还，母渴，诗责而遣之。妻乃寄止邻舍，昼夜纺绩，市珍羞，使邻母以意自遗其姑。如是者久之，姑怪问邻母，邻母具对。姑感鼻呼还，恩养愈谨。其子后因远汲溺死，妻恐姑哀伤，不敢言，而托以行学不在。姑嗜鱼鲙，又不能独食，夫妇常力作供鲙，呼邻母共之。舍侧忽有涌泉，味如江水，每旦辄出双鲤鱼，常以供二母之膳。赤眉散贼经诗里，弛兵而过，曰：“惊大孝必触鬼神。”时岁荒，贼乃遗诗米肉，受而埋之，比落蒙其安全。

注 比，近也。落，藩也。

永平三年，察孝廉，显宗诏曰：“大孝入朝，凡诸举者一听平之。”由是皆拜郎中。诗寻除江阳令，卒于官。所居治，乡人为立祀。

沛郡周郁妻者，同郡赵孝之女也，字阿。少习仪训，闲于妇道，而郁骄淫轻躁，多行无礼。郁父伟谓阿曰：“新妇贤者女，当以道匡夫。郁之不改，新妇过也。”

阿拜而受命，退谓左右曰：“我无樊姬二姬之行，故君以责我。我言而不用，君必谓我不奉教令，则罪在我矣。若言而见用，是为子违父而从妇，则罪在彼矣。生如此，亦何聊哉！”乃自杀。莫不伤之。

注 列女传曰，楚庄王好田猎，樊姬故不食鲜禽以谏王。齐桓公好音乐，鞠

姬不听五音以谏公。并解具文苑传也。

扶风曹世叔妻者，同郡班彪之女也，名昭，字惠班，一名

姬。博学高才。世叔早卒，有节行法度。兄固着汉书，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，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。帝数召入宫，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，号曰大家。每有贡献异物，辄诏大家作赋颂。及邓太后临朝，与闻政事。以出入之勤，特封子成关内侯，官至齐相。时汉书始出，多未能通者，同郡马融伏于阁下，从昭受读，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。

注 踵，继也。

注 融兄名续，见马援传。

永初中，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，上书乞身，太后不欲许，以问昭。昭因上疏曰：“伏惟皇太后陛下，躬盛德之美，隆唐虞之政，辟四门而开四聪，采狂夫之瞽言，纳刍蕘之谋虑。

妾昭得以愚朽，身当盛明，敢不披露肝胆，以嗟万一。妾闻谦让之风，德莫大焉，故典坟述美，神只降福。昔夷齐去国，天下服其廉高；太伯违邠，孔子称为三让。所以光昭令德，扬名于后者也。论语曰：‘能以礼让为国，于从政乎何有。’

由是言之，推让之诚，其致远矣。今四舅深执忠孝，引身自退，而以方垂未静，拒而不许；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，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。缘见逮及，故敢昧死竭其愚情。

自知言不足采，以示虫蚁之赤心。”太后从而许之。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。

注 前书曰：“狂夫之言，明主择焉。”诗曰：“先人有言，询于刍蕘。”

注 易曰：“谦尊而光。”又曰：“鬼神害盈而福谦。”左传曰：“谦让者，德之基也。”

注 孟子曰：“闻伯夷之风者，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”

注 周太王有疾，太伯欲让季历，托采药于吴。时已居周，此言邠者，盖本其始而言之也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也。何有言若无有。

注 四舅谓鹭、悝、弘、闾也。

注 谓有纤微之过，则推让之美失也。

作女诫七篇，有助内训。其辞曰：

鄙人愚暗，受性不敏，蒙先君之余宠，赖母师之典训。年十有四，执箕箒于曹氏，于今四十余载矣。战战兢兢，常惧黜辱，以增父母之羞，以益中外之累。夙夜劬心，勤不告劳，而今而后，乃知免耳。吾性疏顽，教道无素，恒恐子谷负辱清朝。圣恩横加，猥赐金紫，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。男能自谋矣，吾不复以为忧也。但伤诸女方当适人，而不渐训诲，不闻妇礼，惧失容它门，取耻宗族。吾今疾在沉滞，性命无常，念汝曹如此，每用惆怅。闲作女诫七章，愿诸女各写一通，庶有补益，裨助汝身。去矣，其勸勉之！

注 母，傅母也。师，女师也。左传曰：“宋伯姬卒，待姆也。”毛诗曰：“言告师氏，言告言归。”

注 前书吕公谓高祖曰：“臣有息女，愿为箕箒妾。”言执箕箒主贱役，以事舅姑。

注 中，内也。

注 素，先也。

注 三辅决录曰：“齐相子谷，颇随时俗。”注云：“曹成，寿之子也。司徒掾察孝廉，为长垣长。母为太后师，征拜中散大夫。”子谷即成之字也。

注 汉官仪曰“二千石金印紫绶”也。

注 去矣犹言从今已往。

卑弱第一：古者生女三日，卧之默下，弄之瓦砖，而斋告焉。卧之默下，明其卑弱，主下人也。弄之瓦砖，明其习劳，主执勤也。斋告先君，明当主继祭祀也。三者盖女人之常道，礼法之典教矣。谦让恭敬，先人后己，有善莫名，有恶莫辞，忍辱含垢，常若畏惧，是谓卑弱下人也。晚寝早作，勿惮夙夜，执务私事，不辞剧易，所作必成，手胼整理，是谓执勤也。

正色端操，以事夫主，清静自守，无好戏笑，絜齐酒食，以供祖宗，是谓继祭祀也。三者苟备，而患名称之不闻，黜辱之在身，未之见也。三者苟失之，何名称之可闻，黜辱之可远哉！

注 诗小雅曰：“乃生女子，载寝之地，载弄之瓦。”毛苌注云：“瓦，纺砖也。”笺云：“卧之于地，卑之也。纺砖，习其所有事也。”

注 毛诗传曰：“采苹，大夫妻能循法度也。能循法度，则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。”“于以采苹，南涧之滨。于以采藻，于彼行潦。于以盛之，惟筐及筥，于以湘之，惟錡及釜。于以*(大)**[奠]*之，宗室牖*(户)**[下]*。谁其尸之？

有齐季女。”

注 不自名己之善也。

注 作，起也。

注 剧犹难也。

注 絜，清也，谓食也。左传曰“絜粢丰盛”也。

夫妇第二：夫妇之道，参配阴阳，通达神明，信天地之弘义，人伦之大节也。

是以礼贵男女之际，诗着关雎之义。由斯言之，不可不重也。夫不贤，则无以御妇；妇不贤，则无以事夫。夫不御妇，则威仪废缺；妇不事夫，则义理堕阙。方斯二事，其用一也。察今之君子，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，威仪之不可不整，故训其男，检以书传，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，礼义之不可不存也。

但教男而不教女，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！礼，八岁始教之书，十五而至于学矣。

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！

注 礼记曰：“昏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而下以继后世也，故君子重之。”诗关雎，乐得贤女，以配君子也。

注 堕音许规反。堕，废也。

注 礼记曰：“八岁入小学。”

敬慎第三：阴阳殊性，男女异行。阳以刚为德，阴以柔为用，男以强为贵，女以弱为美。故鄙谚有云：“生男如狼，犹恐其犴；生女如鼠，犹恐其虎。”然则修身莫若敬，避强莫若顺。故曰敬顺之道，妇人之大礼也。夫敬非它，持久之谓也。夫顺非它，宽裕之谓也。持久者，知知足也。宽裕者，尚恭下也。夫妇之好，终身不离。房室周旋，遂生媾黠。媾黠既生，语言过矣。语言既过，纵恣必作。纵恣既作，则侮夫之心生矣。此由于不知知足者也。夫事有曲直，言有是非。直者不能不争，曲者不能不讼。讼争既施，则有忿怒之事矣。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。

侮夫不节，谴呵从之；忿怒不止，楚撻从之。夫为夫妇者，义以和亲，恩以好合，楚撻既行，何义之存？谴呵既宣，何恩之有？恩义俱废，夫妇离矣。

妇行第四：女有四行，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三曰妇容，四曰妇功。夫云妇德，不必才明绝异也；妇言，不必辩口利辞也；妇容，不必颜色美丽也；妇功，不必工巧过人也。清闲贞静，守节整齐，行己有耻，动静有法，是谓妇德。

择辞而说，不道恶语，时然后言，不厌于人，是谓妇言。盥浣尘秽，服饰鲜絜，沐浴以时，身不垢辱，是谓妇容。专心纺绩，不好戏笑，絜齐酒食，以奉宾客，是谓妇功。此四者，女人之大德，而不可乏之者也。然为之甚易，唯在存心耳。

古人有言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而仁斯至矣。”此之谓也。

注 礼记文也。

注 论语孔子之言也。

专心第五：礼，夫有再娶之义，妇无二适之文，故曰夫者天也。天固不可逃，夫固不可离也。行违神只，天则罚之；礼义有愆，夫则薄之。故女宪曰：“得意一人，是谓永毕；失意一人，是谓永讫。”由斯言之，夫不可不求其心。然所求者，亦非谓佞媚苟亲也，固莫若专心正色。礼义居絜，耳无涂听，目无邪视，出无冶容，入无废饰，无聚会醜辈，无看视门户，此则谓专心正色矣。若夫动静轻脱，视听陟输，入则乱发坏形，出则窈窕作态，说所不当道，观所不当视，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。

注 仪礼曰：“父在为母，何以儻？至尊在，不敢伸也。父必三年而后娶，达子志也。”

注 仪礼曰：“夫者，妻之天也。妇人不二斩者，犹曰不二天也。”

注 陝输，不定貌也。

注 窈窕，妖冶之貌也。

曲从第六：夫得意一人，是谓永毕；失意一人，是谓永讫。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。舅姑之心，岂当可失哉？物有以恩自离者，亦有以义自破者也。夫虽云爱，舅姑云非，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。然则舅姑之心奈何？固莫尚于曲从矣。姑云不尔而是，固宜从令；姑云尔而非，犹宜顺命。勿得违戾是非，争分曲直。

此则所谓曲从矣。故女宪曰：“妇如影响，焉不可赏。”

注 不尔犹不然也。

注 影响言顺从也。

和叔妹第七：妇人之得意于夫主，由舅姑之爱己也；舅姑之爱己，由叔妹之誉己也。由此言之，我臧否誉毁，一由叔妹，叔妹之心，复不可失也。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，而不能和之以求亲，其蔽也哉！自非圣人，鲜能无过。故颜子贵于能改，仲尼嘉其不贰，而况妇人者也！虽以贤女之行，聪哲之性，其能备乎！是故室人和则谤掩，外内离则恶扬。此必然之执也。易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此之谓也。夫嫂妹者，体敌而尊，恩疏而义亲。若淑媛谦顺之人，

则能依义以笃好，崇恩以结援，使徽美显章，而瑕过隐塞，舅姑矜善，而夫主嘉美，声誉曜于邑邻，休光延于父母。若夫愆愚之人，于嫂则托名以自高，于妹则因宠以骄盈。骄盈既施，何和之有！恩义既乖，何誉之臻！是以美隐而过宣，姑忿而夫愠，毁訾布于中外，耻辱集于厥身，进增父母之羞，退益君子之累。斯乃荣辱之本，而显否之基也。可不慎哉！然则求叔妹之心，固莫尚于谦顺矣。谦则德之柄，顺则妇之行。凡斯二者，足以和矣。诗云：“在彼无恶，在此无射。”其斯之谓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颜回不贰过。”易曰“颜氏之子，其殆庶几乎！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也。”

注 金，物之坚者。若二人同心，则其利可以断之。二人既同心，其芳馨如兰也。古人通谓气为臭也。

注 淑，善也。美女曰媛也。

注 君子谓夫也。诗曰：“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”

注 易系辞之文也。

注 韩诗周颂之言也。射，厌也。射音亦。毛诗“射”作“斲”也。

马融善之，令妻女习焉。

昭女妹曹丰生，亦有才惠，为书以难之，辞有可观。

注 昭髡之妹也。

昭年七十余卒，皇太后素服举哀，使者监护丧事。所着赋、颂、铭、诔、问、注、哀辞、书、论、上疏、遗令，凡十六篇。

子妇丁氏为撰集之，又作大家赞焉。

河南乐羊子之妻者，不知何氏之女也。羊子尝行路，得遗金一饼，还以与妻。

妻曰：“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，廉者不受嗟来之食，况拾遗求利，以污其行乎！”羊子大鼻，乃捐金于野，而远寻师学。一年来归，妻跪问其故。

羊子曰：“久行怀思，无它异也。”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：“此织生自蚕茧，成于机杼，一*(丝)**[*]*而累，以至于寸，累寸不已，遂成丈匹。今若断斯织也，则捐失成功，稽废时月。夫子积学，当日知其所亡，以就懿德。若中道而归，何异断斯织乎？”羊子感其言，复还终业，遂七年不反。妻常躬勤养姑，又远馈羊子。

注 论言撰考讖曰：“水名盗泉，仲尼不漱。”

注 解见文苑传也。

注 论语孔子曰：“君子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。”亡，无也。

尝有它舍鸡谬入园中，姑盗杀而食之，妻对鸡不餐而泣。姑怪问其故。妻曰：“自伤居贫，使食有它肉。”姑竟弃之。

后盗欲有犯妻者，乃先劫其姑。妻闻，操刀而出。盗人曰：“释汝刀从我者可全，不从我者，则杀汝姑。”妻仰天而叹，举刀刎颈而死。盗亦不杀其姑。太守闻之，即捕杀贼盗，而赐妻缣帛，以礼葬之，号曰“贞义”。

汉中程文矩妻者，同郡李法之姊也，字穆姜。有二男，而前妻四子。文矩为安觶令，丧于官。四子以母非所生，憎毁日积，而穆姜慈爱温仁，抚字益隆，衣食资供皆兼倍所生。或

谓母曰：“四子不孝甚矣，何不别居以远之？”对曰：“吾方以义相导，使其自迁善也。”及前妻长子兴遇疾困笃，母恻隐自然，亲调药膳，恩情笃密。

兴疾久乃瘳，于是呼三弟谓曰：“继母慈仁，出自天受。吾兄弟不识恩养，禽兽其心。虽母道益隆，我曹过恶亦已深矣！”遂将三弟诣南郑狱，陈母之德，状己之过，乞就刑辟。县言之于郡，郡守表异其母，蠲除家徭，遣散四子，许以修革，自后训导愈明，并为良士。

注 安觶，县，属南阳郡。

穆姜年八十余卒。临终敕诸子曰：“吾弟伯度，智达士也。所论薄葬，其义至矣。

又临亡遗令，贤圣法也。令汝曹遵承，勿与俗同，增吾之累。”诸子奉行焉。

注 前书孝文帝、杨王孙、龚胜临亡，并有遗令。

孝女曹娥者，会稽上虞人也。父盱，能弦歌，为巫祝。汉安二年五月五日，于县江泝涛*(迎)*婆娑*[迎]*神，溺死，不得尸骸。娥年十四，乃沿江号哭，昼夜不绝声，旬有七日，遂投江而死。至元嘉元年，县长虞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，为立碑焉。

注 娥投衣于水，祝曰：“父尸所在衣当沉。”衣随流至一处而沉，娥遂随衣而没。“衣”字或作“瓜”。见项原列女传也。

注 会稽典录曰：“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郸淳，字子礼。时

甫弱冠，而有异才。

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，文成未出，会朗见尚，尚与之饮宴，而子礼方至督酒。

尚问朗碑文成未？朗辞不才，因试使子礼为之，操笔而成，无所点定。朗嗟叹不暇，遂毁其草。其后蔡邕又题八字曰：‘黄绢幼妇，外孙齏臼。’”吴许升妻者，吕氏之女也，字荣。升少为博徒，不理操行，荣尝躬勤家业，以奉养其姑。数劝升修学，每有不善，辄流涕进规。荣父积忿疾升，乃呼荣欲改嫁之。荣叹曰：“命之所遭，义无离贰！”终不肯归。升感激自厉，乃寻师远学，遂以成名。寻被本州辟命，行至寿春，道为盗所害。刺史尹耀捕盗得之。荣迎丧于路，闻而诣州，请甘心讎人。耀听之。荣乃手断其头，以祭升灵。后郡遭寇贼，贼欲犯之，荣踰垣走，贼拔刀追之。贼曰：“从我则生，不从我则死。”

荣曰：“义不以身受辱寇虏也！”遂杀之。是日疾风暴雨，赖电晦冥，贼惶惧叩头谢罪，乃殡葬之。

汝南袁隗妻者，扶风马融之女也。字伦。隗已见前传。伦少有才辩。融家世富豪，装遣甚盛。及初成礼，隗问之曰：“妇奉箕箒而已，何乃过珍丽乎？”对曰：

“慈亲垂爱，不敢逆命。君若欲慕鲍宣、梁鸿之高者，妾亦请从少君、孟光之事矣。”隗又曰：“弟先兄举，世以为笑。今处姊未适，先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妾姊高行殊邈，未遭良匹，不似鄙薄，苟然而已。”又问曰：“南郡君学穷道奥，文为辞宗，而所在之职，辄以货财为损，何邪？”对曰：“孔子大圣，不免武叔之毁；子路至贤，犹有伯寮之愆。家君获此，固其宜耳。”隗默然不能屈，帐外听者为粦。隗既宠贵当时，伦亦有名于世。年六十卒。

注 融为南郡太守。

注 论语曰，叔孙武叔毁仲尼，子贡曰：“无以为也。它人之贤者犹丘陵焉，犹可踰也。仲尼如日月也，无得而踰焉。“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。孔子曰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？命也。道之将废也与？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！”

伦妹芝，亦有才义。少丧亲长而追感，乃作申情赋云。

酒泉庞涪母者，赵氏之女也，字娥。父为同县人所杀，而娥兄弟三人，时俱病物故，涪乃喜而自贺，以为莫己报也。娥阴怀感愤，乃潜备刀兵，常帷车以候涪家。十余年不能得。

后遇于都亭，刺杀之。因诣县自首。曰：“父仇已报，请就刑戮。”*(福)*禄*[福]*长尹嘉义之，解印绶欲与俱亡。娥不肯去。曰：“怨塞身死，妾之明分；结罪理狱，君之常理。何敢苟生，以枉公法！”后遇赦得免。州郡表其闾。太常张奂嘉叹，以束帛礼之。

沛刘长卿妻者，同郡桓鸾之女也。鸾已见前传。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，妻防远嫌疑，不肯归宁。儿年十五，晚又夭歿。妻虑不免，乃豫刑其耳以自誓。宗妇相与愍之，共谓曰：“若家殊无它意；假令有之，犹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诚，何贵义轻身之甚哉！”对曰：“昔我先君五更，学为儒宗，尊为帝师。五更已来，历代不替，男以忠孝显，女以贞顺称。诗云：‘无忝尔祖，聿修厥德。’是以豫自刑翦，以明我情。”沛相王吉上奏高行，显其门闾，号曰“行义桓厘”，县邑有祀必膺焉。

注 寡妇曰厘。

注 膺，祭余肉也。尊敬之，故有祭祀必致其余也。左传

曰：“天子有事膺焉。”

安定皇甫规妻者，不知何氏女也。规初丧室家，后更娶之。妻善属文，能草书，时为规荅书记，觐人怪其工。及规卒时，妻年犹盛，而容色美。后董卓为相国，承其名，娉以駟轴百乘，马二十匹，奴婢钱帛充路。妻乃轻服诣卓门，跪自陈请，辞甚酸怆。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，而谓曰：“孤之威教，欲令四海风靡，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！”妻知不免，乃立骂卓曰：“君羌胡之种，毒害天下犹未足邪！妾之先人，清德奕世。皇甫氏文武上才，为汉忠臣。君亲非其趣使走吏乎？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！”卓乃引车庭中，以其头县轆，鞭扑交下。

妻谓持杖者曰：“何不重乎？速尽为惠。”遂死车下。后人图画，号曰“礼宗”云。

注 周礼考工记曰：“轆长六尺。”郑觐曰：“谓轆端压牛领者。”

南阳阴瑜妻者，颍川荀爽之女也，名采，字女荀。聪敏有才艺。年十七，适阴氏。十九产一女，而瑜卒。采时尚丰少，常虑为家所逼，自防御甚固。后同郡郭奕丧妻，爽以采许之，因诈称病笃，召采。既不得已而归，怀刃自誓。

爽令傅婢执夺其刃，扶抱载之，犹忧致愤激，敕卫甚严。女既到郭氏，乃伪为欢悦之色，谓左右曰：“我本立志与阴氏同穴，而不免逼迫，遂至于此，素情不遂，柰何？”乃命使建四灯，盛装饰，请奕入相见，共谈，言辞不辍。*(亦)**[奕]*敬惮之，遂不敢逼，至曙而出。采因敕令左右辨浴。既入室而掩户，权令侍人避之，以粉书扉上曰：“尸还阴。”“阴”字

未及成，惧有来者，遂以衣带自缢。左右翫之不为意，比视，已绝，时人伤焉。

注 魏书奕字伯益，*(寿)**[嘉]*之子也，为太子文学，早卒。

犍为盛道妻者，同郡赵氏之女也，字媛姜。建安五年，益部乱，道聚觶起兵，事败，夫妻执系，当死。媛姜夜中告道曰：“法有常刑，必无生望，君可速潜逃，建立门户，妾自留狱，代君塞咎。”道依违未从。媛姜便解道桎梏，为赍彻货。

子翔时年五岁，使道携持而走。媛姜代道持夜，应对不失。度道已远，乃以实告吏，应时见杀。道父子会赦得归。道感其义，终身不娶焉。

孝女叔先雄者，犍为人也。父泥和，永建初为县功曹。县长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，乘船僮湍水物故，尸丧不归。雄感念怨痛，号泣昼夜，心不图存，常有自沉之计。所生男女二人，并数岁，雄乃各作囊，盛珠环以系儿，数为诀别之辞。家人每防闲之，经百许日后稍懈，雄因乘小船，于父僮处恸哭，遂自投水死。弟贤，其夕梦雄告之：“却后六日，当共父同出。”至期问之，果与父相持，浮于江上。郡县表言，为雄立碑，图象其形焉。

陈留董祀妻者，同郡蔡邕之女也，名琰，字文姬。博学有才辩，又妙于音律。适河东鞞仲道。夫亡无子，归宁于家。兴平中，天下丧乱，文姬为胡骑所获，没于南匈奴左贤王，在胡中十二年，生二子。曹操素与邕善，痛其无嗣，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，而重嫁于祀。

注 列女后传，琰字昭姬也。

注 刘昭幼童传曰：“邕夜鼓琴，弦绝。琰曰：‘第二弦。’邕曰：‘偶得之耳。’故断一弦问之，琰曰：‘第四弦。’并不差谬。”

祀为屯田都尉，犯法当死，文姬诣曹操请之。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，操谓宾客曰：“蔡伯喈女在外，今为诸君见之。”及文姬进，蓬首徒行，叩头请罪，音辞清辩，旨甚酸哀，觴皆为改容。操曰：“诚实相矜，然文状已去，柰何？”

文姬曰：“明公厩马万匹，虎士成林，何惜疾足一骑，而不济垂死之命乎！”操感其言，乃追原祀罪。时且寒，赐以头巾履袜。操因问曰：“闻夫人家先多坟籍，犹能忆识之不？”文姬曰：“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，流离涂炭，罔有存者。今所诵忆，裁四百余篇耳。”操曰：

“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。”文姬曰：“妾闻男女之别，礼不亲授。乞给纸笔，真草唯命。”于是缮书送之，文无遗误。

注 礼记曰：“男女不亲授。”

后感伤乱离，追怀悲愤，作诗二章。其辞曰：

汉季失权柄，董卓乱天常。志欲图篡弑，先害诸贤良。逼迫迁旧邦，拥主以自强。海内兴义师，欲共讨不祥。卓觝来东下，金甲耀日光。平土人脆弱，来兵皆胡羌。猎野围城邑，所向悉破亡。斩截无子遗，尸骸相撑拒。马边县男头，马后载妇女。长驱西入关，迥路险且阻。还顾邈冥冥，肝脾为烂腐。所略有万计，不得令屯聚。或有骨肉俱，欲言不敢语。失意机

微闲，辄言毙降虏。

要当以亭刃，我曹不活汝。岂复惜性命，不堪其詈骂。或便加捶杖，毒痛参并下。旦则号泣行，夜则悲吟坐。欲死不能得，欲生无一可。彼苍者何辜，乃遭此厄祸！边荒与华异，人俗少义理。处所多霜雪，胡风春夏起。翩翩吹我衣，肃肃入我耳。感时念父母，哀叹无穷已。有客从外来，闻之常欢喜。迎问其消息，辄复非乡里。邂逅徼时愿，骨肉来迎己。己得自解免，当复弃儿子。天属缀人心，念别无会期。存亡永乖隔，不忍与之辞。儿前抱我颈，问母欲何之。“人言母当去，岂复有还时。阿母常仁恻，今何更不慈？我尚未成人，奈何不顾思！”见此崩五内，恍惚生狂痴。号泣手抚摩，当发复回疑。兼有同时辈，相送告离别。慕我独得归，哀叫声摧裂。马为立踟蹰，车为不转辙。

观者皆歔歔，行路亦呜咽。去去割情恋，遄征日遐迈。悠悠三千里，何时复交会？念我出腹子，匈臆为摧败。既至家人尽，又复无中外。城郭为山林，庭宇生荆艾。白骨不知谁，从横莫覆盖。出门无人声，豺狼号且吠。茕茕对孤景，怛筮糜肝肺。登高远眺望，魂神忽飞逝。奄若寿命尽，旁人相宽大。为复强视息，虽生何聊赖！托命于新人，竭心自劬厉。流离成鄙贱，常恐复捐废。人生几何时，怀忧终年岁！

注 𦉑音直庚反。

其二章曰：

嗟薄*(佑)**[祐]*兮遭世患，宗族殄兮门户单。身执略兮入西关，历险阻兮之羌蛮。山谷眇兮路曼曼，眷东顾兮但悲叹。冥当寝兮不能安，饥当食兮不能餐，常流涕兮眦不干，薄志

节兮念死难，虽苟活兮无形颜。惟彼方兮远阳精，阴气凝兮雪夏零。沙漠壅兮尘冥冥，有草木兮春不荣。人似禽兮食臭腥，言兜离兮状窈停。岁聿暮兮时迈征，夜悠长兮禁门扃。不能寐兮起屏营，登胡殿兮临广庭。玄云合兮翳月星，北风厉兮肃泠泠。胡笳动兮边马鸣，孤雁归兮声嚶嚶。乐人兴兮弹琴箏，音相和兮悲且清。心吐思兮匈愤盈，欲舒气兮恐彼惊，含哀咽兮涕沾颈。家既迎兮当归宁，临长路兮捐所生。儿呼母兮号失声，我掩耳兮不忍听。追持我兮走茕茕，顿复起兮毁颜形。还顾之兮破人情，心怛绝兮死复生。

注 冥音暝。

注 北方近阴远阳。

注 兜离，匈奴言语之貌。

赞曰：端操有踪，幽闲有容。区明风烈，昭我管彤。

注 妇人之正其节操有踪结可纪者，及幽都闲婉有礼容者，区别其遗风余烈，以明女史之所记也。管彤，赤管笔，解见皇后纪。

后汉书卷八十五

东夷列传 第七十五

王制云：“东方曰夷。”夷者，柢也，言仁而好生，万物柢地而出。故天性柔顺，易以道御，至有君子、不死之国焉。夷有九种，曰畎夷，于夷，方夷，黄夷，白夷，赤夷，玄夷，风夷，阳夷。故孔子欲居九夷也。

注 事见风俗通。

注 山海经曰：“君子国衣冠带，食兽，使二文虎在旁。”外国图曰：“去琅邪三万里。”山海经又曰：“不死人在交胫东，其为人黑色，寿不死。”并在东方也。

注 竹书纪年曰“后芬发即位三年，九夷来御”也。

注 竹书纪年曰“后泄二十一年，命畎夷，白夷，赤夷，玄夷，风夷，阳夷。”

后相即位二年，征黄夷。七年，于夷来宾，后少康即位，方夷来宾”也。

昔尧命羲仲宅嵎夷，曰暘谷，盖日之所出也。夏后氏太康失德，夷人始畔。

自少康已后，世服王化，遂宾于王门，献其乐舞。桀为暴虐，诸夷内侵，殷汤革命，伐而定之。至于仲丁，蓝夷作

寇。自是或服或畔，三百余年。武乙衰敝，东夷浸盛，遂分迁淮、岱，渐居中土。

注 孔安国尚书注曰“东方之地曰嵎夷。暘谷，日之所出也”。

注 太康，启之子也。盘于游田，十旬不反，不恤人事，为羿所逐也。

注 少康，帝仲康之孙，帝相子也。竹书纪年曰：“后发即位年，诸夷宾于王门，诸夷入舞。”

注 仲丁，殷大戊之子也。竹书纪年曰“仲丁即位，征于蓝夷”也。

注 武乙，帝庚丁之子，无道，为革囊盛血，仰而射之，命曰“射天”也。

及武王灭纣，肃慎来献石磬、楛矢。管、蔡畔周，乃招诱夷狄，周公征之，遂定东夷。康王之时，肃慎复至。后徐夷僭号，乃率九夷以伐宗周，西至河上。穆王畏其方炽，乃分东方诸侯，命徐偃王主之。偃王处潢池东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义，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。穆王后得骥騄之乘，乃使造父御以告楚，令伐徐，一日而至。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。偃王仁而无权，不忍斗其人，故致于败。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，百姓随之者以万数，因名其山为徐山。厉王无道，淮夷入寇，王命虢仲征之，不克，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。及幽王淫乱，四夷交侵，至齐桓修霸，攘而却焉。及楚灵会申，亦来豫盟。后越迁琅邪，与共征战，遂陵暴诸夏，侵灭小邦。

注 尚书武王崩，三监及淮夷畔，周公征之，作大诰。又

曰，成王既伐管叔、蔡叔，灭淮夷。

注 博物志曰：“徐君宫人娠而生卵，以为不祥，弃于水滨。孤独母有犬名鹄仓，*(持)**[得]*所弃卵，衔以归母，母覆暖之，遂成小儿，生而偃，故以为名。宫人闻之，乃更录取。长袭为徐君。”尸子曰“偃王有筋而无骨，故曰偃”也。

注 水经注曰，黄水一名汪水，与泡水合，至沛入泗。自山阳以东，海陵以北，其地当之也。

注 史记曰：“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，得赤骥、盗骊、骅骝、騄耳之驷，西巡狩，乐而忘归。”

注 造父，解见蔡邕传。

注 武原，县，故城在今泗州下邳县北。徐山在其东。博物志曰“徐王妖异不常。武原县东十里，见有徐山石室祠处。偃王沟通陈蔡之闲，得朱弓朱矢，以己得天瑞，自称偃王。穆王闻之，遣使乘驷，一日至楚，伐之。偃王仁，不忍斗，为楚所败，北走此山”也。

注 毛诗序曰：“江汉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能兴衰拨乱，命召公平淮夷。”其诗曰：“江汉浮浮，武夫滔滔。匪安匪游，淮夷来求。王命召虎，式辟四方，彻我土疆。”

注 左传楚灵王、蔡侯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淮夷会于申。

秦并六国，其淮、泗夷皆散为民户。陈涉起兵，天下崩溃，燕人鞞满避地朝鲜，因王其国。百有余岁，武帝灭之，于是东夷始通上京。王莽篡位，貊人寇边。建武之初，复来朝贡。时辽东太守祭彤威警北方，声行海表，于是濊、貊、倭、韩万里朝献，故章、和已后，使聘流通。逮永初多难，始入寇钞；桓、灵失政，渐滋曼焉。

注 前书曰“朝鲜王满，燕人。自始全燕时，尝略属真番、朝鲜，为置吏筑障。汉兴属[燕]，燕王卢绾反入匈奴，满亡命东走，渡溟水，居秦故空地，稍役属朝鲜蛮夷及故燕、齐亡*(任)*[在]者，王之，都王险”也。

注 前书莽发高句丽兵当伐胡，不欲行，郡县强迫之，皆亡出塞，因犯[法]

为寇。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，严尤奏言貉人犯法，不从驺起，宜慰安之。

自中兴之后，四夷来宾，虽时有乖畔，而使驿不绝，故国俗风土，可得略记。

东夷率皆土著，喜饮酒歌舞，或冠弁衣锦，器用俎豆。所谓中国失礼，求之四夷者也。凡蛮、夷、戎、狄总名四夷者，犹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皆号诸侯云。

注 左传曰，仲尼学鸟名[官]于郯子，既而告人曰：“吾闻之，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，其信也。”

夫余国，在玄菟北千里。南与高句骊，东与挹娄，西与鲜卑接，北有弱水。地方二千里，本濊地也。

初，北夷索离国王出行，其侍儿于后妊身，王还，欲杀之。侍儿曰：“前见天上有气，大如鸡子，来降我，因以有身。”王囚之，后遂生男。王令置于豕牢，豕以口气嘘之，不死。复徙于马兰，马亦如之。王以为神，乃听母收养，名曰东明。东明长而善射，王忌其猛，复欲杀之。东明奔走，南至掩水，以弓击水，鱼鳖皆聚浮水上，东明乘之得度，因至夫余而王之焉。于东夷之域，最为平敞，土宜五谷。出名马、

赤玉、貂貉，大珠如酸枣。以员栅为城，有宫室、仓库、牢狱。其人麤大强勇而谨厚，不为寇钞。以弓矢刀矛为兵。以六畜名官，有马加、牛加、狗加，其邑落皆主属诸加。食饮用俎豆，会同拜爵洗爵，揖让升降。以腊月祭天，大会连日，饮食歌舞，名曰“迎鼓”。是时断刑狱，解囚徒。有军事亦祭天，杀牛，以缟占其吉凶。行人无昼夜，好歌吟，音声不绝。其俗用刑严急，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。盗一责十二。男女淫皆杀之，尤治恶妒妇，既杀，复尸于山上。兄死妻嫂。死则有穢无棺。杀人殉葬，多者以百数。其王葬用玉匣，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，王死则迎取以葬焉。

注 “索”或作“橐”，音度洛反。

注 姪音人鴆反。

注 牢，圈也。

注 兰即栏也。

注 今高丽中有盖斯水，疑此水是也。

注 貉似豹，无前足，音奴八反。

注 魏志曰：“牛缟解者为凶，合者为吉。”

建武中，东夷诸国皆来献见。二十五年，夫余王遣使奉贡，光武厚荅报之，于是使命岁通。至安帝永初五年，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，杀伤吏民，后复归附。永宁元年，乃遣嗣子尉仇台*(印)**[诣]*阙贡献，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。顺帝永和元年，其王来朝京师，帝作黄门鼓吹、角抵戏以遣之。桓帝延熹四年，遣使朝贺贡献。永康元年，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，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至灵帝熹平三年，复奉章贡献。夫余本属玄菟，献帝时，其王求属辽东云。

挹娄，古肃慎之国也。在夫余东北千余里，东滨大海，南与北沃沮接，不知其北所极。土地多山险。人形似夫余，而言语各异。有五谷、麻布，出赤玉、好貂。无君长，其邑落各有大人。处于山林之闲，土气极寒，常为穴居，以深为贵，大家至接九梯。好养豕，食其肉，衣其皮。冬以豕膏涂身，厚数分，以御风寒。夏则裸袒，以尺布蔽其前后。其人臭秽不絜，作厕于中，圜之而居。自汉兴已后，臣属夫余。种麋虽少，而多勇力，处山险，又善射，发能入人目。

弓长四尺，力如弩。矢用楛，长一尺八寸，青石为镞，镞皆施毒，中人即死。

便乘船，好寇盗，邻国畏患，而卒不能服。东夷夫余饮食类*(此)*皆用俎豆，唯挹娄独无，法俗最无纲纪者也。

高句骊，在辽东之东千里，南与朝鲜、濊貊，东与沃沮，北与夫余接。地方二千里，多大山深谷，人随而为居。少田业，力作不足以自资，故其俗节于饮食，而好修宫室。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，故言语法则多同，而跪拜曳一脚，行步皆走。凡有五族，有消奴部，绝奴部，顺奴部，灌奴部，桂娄部。本消奴部为王，稍微弱，后桂娄部代之。其置官，有相加、对卢、沛者、古邹大加、

主簿、优台、使者、帛衣先人。武帝灭朝鲜，以高句骊为县，使属玄菟，赐鼓吹伎人。其俗淫，皆絜净自熏，暮夜辄男女髡聚为倡乐。好祠鬼神、社稷、零星，以十月祭天大会，名曰“东盟”。其国东有大穴，号禊神，亦以十月迎而祭之。其公会衣服皆锦绣，金银以自饰。大加、主簿皆着帻，如冠帻而无后；其小加着折风，形如弁。无牢狱，有罪，诸加评议便杀之，没入妻子为奴婢。其昏姻皆就妇家，生子长大，然后将还，便稍营送终之具。金银财币尽于厚葬，积石为封，亦种松

柏。其人性凶急，有气力，习战斗，好寇钞，沃沮、东濊皆属焉。

注 案今高骊五部：一曰内部，一名黄部，即桂娄部也；二曰北部，一名后部，即绝奴部也；三曰东部，一名左部，即顺奴部也；四曰南部，一名前部，即灌奴部也；五曰西部，一名右部，即消奴部也。

注 古邹大加，高骊掌*(贺)**[宾]*客之官，如鸿胪也。

注 前书元封中，定朝鲜为真番、临屯、乐浪、玄菟四*(部)**[郡]*。

注 前书音义：“龙星左角曰天田，则农祥也。辰日祠以牛，号曰零星。”风俗通曰“辰之神为灵星”，故以辰日祠于东南也。

句骊一名貉*(耳)*。有别种，依小水为居，因名曰小水貉。出好弓，所谓“貉弓”是也。

注 魏氏春秋曰：“辽东郡西安平县北，有小水南流入海，句骊别种因名之小水貉。”

王莽初，发句骊兵以伐匈奴，其人不欲行，强迫遣之，皆亡出塞为寇盗。辽西大尹田谭追击，战死。莽令其将严尤击之，诱句骊侯驹入塞，斩之，传首长安。

莽大说，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，于是貉人寇边愈甚。建武八年，高句骊遣使朝贡，光武复其王号。二十三年冬，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。二十五年春，句骊寇右北平、渔阳、上谷、太原，而辽东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，皆

复款塞。

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，国人怀之，及长勇壮，数犯边境。和帝元兴元年春，复入辽东，寇略六县，太守耿夔击破之，斩其渠帅。安帝永初五年，宫遣使贡献，求属玄菟。元初五年，复与濊貊寇玄菟，攻华丽城。建光元年春，幽州刺史冯焕、玄菟太守姚光、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，捕斩濊貊渠帅，获兵马财物。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，遣使诈降；光等信之，遂成因据险厄以遮大军，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、辽东，焚城郭，杀伤二千余人。于是发广阳、渔阳、右北平、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，而貊人已去。夏，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，杀略吏人。蔡讽等追击于新昌，战歿，功曹耿耗、兵曹掾龙端、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，俱没于陈，死者百余人。秋，宫遂率马韩、濊貊数千骑围玄菟。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，与州郡并力讨破之，斩首五百余级。

注 华丽，县，属乐浪郡。

注 县名，属辽东郡也。

是岁宫死，子遂成立。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，议者皆以为可许。尚书陈忠曰：“宫前桀黠，光不能讨，死而击之，非义也。宜遣吊问，因责让前罪，赦不加诛，取其善。”安帝从之。明年，遂成还汉生口，诣玄菟降。诏曰：“遂成等桀逆无状，当斩断菹醢，以示百姓，幸会赦令，乞罪请降。鲜卑、濊貊连年寇钞，驱略小民，动以千数，而裁送数十百人，非向化之心也。自今已后，不与县官战斗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，皆与赎直，缣人四十匹，小口半之。”

遂成死，子伯固立。其后濊貊率服，东垂少事。顺帝阳嘉

元年，置玄菟郡屯田六部。质、桓之闲，复犯辽东西安平，杀带方令，掠得乐浪太守妻子。建宁二年，玄菟太守耿临讨之，斩首数百级，伯固降服，乞属玄菟云。

注 郡国志西安平、带方，县，并属辽东郡。

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，东滨大海；北与挹娄、夫余，南与濊貊接。

其地东西夹，南北长，可折方千里。土肥美，背山向海，宜五谷，善田种，有邑落长帅。人性质直强勇，便持矛步战。言语、饮食、居处、衣服有似句骊。

其葬，作大木橧，长十余丈，开一头为户，新死者先假埋之，令皮肉尽，乃取骨置橧中。家人皆共一橧，刻木如*(主)**[生]*，随死者为数焉。

注 盖马，县名，属玄菟郡。其山在今平壤城西。平壤即王险城也。

注 夹音狭。

武帝灭朝鲜，以沃沮地为玄菟郡。后为夷貊所侵，徙郡于高句骊西北，更以沃沮为县，属乐浪东部都尉。至光武罢都尉官，后皆以封其渠帅，为沃沮侯。其土迫小，介于大国之闲，遂臣属句骊。句骊复置其中大人*(遂)*为使者，以相监领，*(贵)**[责]*其租税，貂布鱼盐，海中食物，发美女为婢妾焉。

又有北沃沮，一名置沟娄，去南沃沮八百余里。其俗皆与南同。界南接挹娄。

挹娄人喜乘船寇抄，北沃沮畏之，每夏辄臧于岩穴，至冬

船道不通，乃下居邑落。其耆老言，尝于海中得一布衣，其形如中人衣，而两袖长三丈。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，顶中复有面，与语不通，不食而死。又说海中有女国，无男人。或传其国有神井，窥之辄生子云。

注 魏志曰，毋丘俭遣王颀追句骊王宫，穷沃沮东界，问其耆老所传云。

濊北与高句骊、沃沮，南与辰韩接，东穷大海，西至乐浪。濊及沃沮、句骊，本皆朝鲜之地也。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，箕子教以礼义田蚕，又制八条之教。

其人终不相盗，无门户之闭。妇人贞信。饮食以筍豆。其后四十余世，至朝鲜侯准，自称王。汉初大乱，燕、齐、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，而燕人鞞满击破准而自立王朝鲜，传国至孙右渠。元朔元年，濊君南闾等畔右渠，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，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，数年乃罢。至元封三年，灭朝鲜，分置乐浪、临屯、玄菟、真番四*(部)**[郡]*。至昭帝始元五年，罢临屯、真番，以并乐浪、玄菟。玄菟复徙居句骊。自单单大领已东，沃沮、濊貊悉属乐浪。后以境土广远，复分领东七县，置乐浪东部都尉。自内属已后，风俗稍薄，法禁亦浸多，至有六十余条。建武六年，省都尉官，遂弃领东地，悉封其渠帅为县侯，皆岁时朝贺。

注 前书曰，箕子教以八条者，相杀者以当时偿杀，相伤者以谷偿，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，女子为婢，欲自赎者人五十万。音义曰：“八条不具见也。”

注 武帝年也。

注 番音潘。

无大君长，其官有侯、邑君、三老。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，言语法俗大抵相类。

其人性愚笨，少嗜欲，不请丐。男女皆衣曲领。其俗重山川，山川各有部界，不得妄相干涉。同姓不昏。多所忌讳，疾病死亡，辄捐弃旧宅，更造新居。知种麻，养蚕，作挠布。晓候星宿，豫知年岁丰约。常用十月祭天，昼夜饮酒歌舞，名之为“舞天”。又祠虎以为神。邑落有相侵犯者，辄相罚，责生口牛马，名之为“责祸”。杀人者偿死。少寇盗。能步战，作矛长三丈，或数人共持之。

乐浪檀弓出其地。又多文豹，有果下马，海出班鱼，使来皆献之。

注 高三尺，乘之可于果树下行。

韩有三种：一曰马韩，二曰辰韩，三曰弁辰。马韩在西，有五十四国，其北与乐浪，南与倭接。辰韩在东，十有二国，其北与濊貊接。弁辰在辰韩之南，亦十有二国，其南亦与倭接。凡七十八国，伯济是其一国焉。大者万余户，小者数千家，各在山海闲，地合方四千余里，东西以海为限，皆古之辰国也。马韩最大，共立其种为辰王，都目支国，尽王三韩之地。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。

马韩人知田蚕，作挠布。出大栗如梨。有长尾鸡，尾长五尺。邑落杂居，亦无城郭。作土室，形如頔，开户在上。不知跪拜。无长幼男女之别。不贵金宝锦罽，不知骑乘牛马，唯重瓔珠，以缀衣为饰，及县颈垂耳。大率皆魁头露髻，

布袍草履。其人壮勇，少年有筑室作力者，辄以绳贯脊皮，缒以大木，嚙呼为健。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，昼夜酒会，鬻聚歌舞，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。

十月农功毕，亦复如之。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，号为“天君”。又立苏涂，建大木以县铃鼓，事鬼神。其南界近倭，亦有文身者。

注 魁头犹科头也，谓以发萦绕成科结也。紒音计。

注 魏志曰：“诸国各有别邑，为苏涂，诸亡逃至其中，皆不还之。苏涂之义，有似浮屠。”

辰韩，耆老自言秦之亡人，避苦役，适韩国，马韩割东界地与之。其名国为邦，弓为弧，贼为寇，行酒为行觞，相呼为徒，有似秦语，故或名之为秦韩。有城栅屋室。诸小别邑，各有渠帅，大者名臣智，次有俭侧，次有樊祗，次有杀奚，次有邑借。土地肥美，宜五谷。知蚕桑，作缣布。乘驾牛马。嫁娶以礼。

行者让路。国出铁，濊、倭、马韩并从市之。凡诸*(货)*[货]*易，皆以铁为货。俗喜歌舞饮酒鼓瑟。儿生欲令其头扁，皆押之以石。

注 皆其官名。

注 扁音补典反。

弁辰与辰韩杂居，城郭衣服皆同，言语风俗有异。其人形皆长大，美发，衣服絜清。而刑法严峻。其国近倭，故颇有文身者。

初，朝鲜王准为鞮满所破，乃将其余觭数千人走入海，攻马韩，破之，自立为韩王。准后灭绝，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。建武二十年，韩人廉斯人苏马諛等诣乐浪贡献。光武封苏马諛为汉廉斯邑君，使属乐浪郡，四时朝谒。灵帝末，韩、濊并盛，郡县不能制，百姓苦乱，多流亡入韩者。

注 廉斯，邑名也。諛音是。

马韩之西，海岛上有州胡国。其人短小，髡头，衣韦衣，有上无下。好养牛豕。

乘船往来，货市韩中。

倭在韩东南大海中，依山岛为居，凡百余国。自武帝灭朝鲜，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，国皆称王，世世传统。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。乐浪郡徼，去其国万二千里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。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，与朱崖、儋耳相近，故其法俗多同。

注 案：今名邪摩*(惟)**[堆]*，音之讹也。

土宜禾稻、麻纆、蚕桑，知织绩为缣布。出白珠、青玉。其山有丹土。气温暖，冬夏生菜茹。无牛马虎豹羊鹳。其兵有矛、楯、木弓，竹矢或以骨为镞。男子皆黥面文身，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。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。女人被发屈紒，衣如单被，贯头而着之；并以丹朱扮身，如中国之用粉也。有城栅屋室。父母兄弟异处，唯会同男女无别。饮食以手，而用笏豆。俗皆徒跣，以蹲踞为恭敬。人性嗜酒。多寿考，至百余岁者甚觭。国多女子，大人皆有四五妻，其余或两或三。女

人不淫不妒。又俗不盗窃，少争讼。犯法者没其妻子，重者灭其门族。其死停丧十余日，家人哭泣，不进酒食，而等类就歌舞为乐。灼骨以下，用决吉凶。行来度海，令一人不栉沐，不食肉，不近妇人，名曰“持衰”。

若在涂吉利，则雇以财物；如病疾遭害，以为持衰不谨，便共杀之。

注 “鹊”或作“鸡”。

注 说文曰：“坳，尘也。”音蒲顿反。

建武中元二年，倭奴国奉贡朝贺，使人自称大夫，倭国之极南界也。光武赐以印绶。安帝永初元年，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，愿请见。

桓、灵闲，倭国大乱，更相攻伐，历年无主。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，年长不嫁，事鬼神道，能以妖惑觶，于是共立为王。侍婢千人，少有见者，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，传辞语。居处宫室楼观城栅，皆持兵守鞞。法俗严峻。

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，虽皆倭种，而不属女王。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，人长三四尺。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，至裸国、黑齿国，使驿所传，极于此矣。

会稽海外有东鯤人，分为二十余国。又有夷洲及澶洲。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，求蓬莱神仙不得，徐福畏诛不敢还，遂止此洲，世世相承，有数万家。人民时至会稽市。会稽东冶县人入海行遭风，流移至澶洲者。所在绝远，不可往来。

注 鯤音达奚反。

注 事见史记。

注 沉莹临海水土志曰“夷洲在临海东南，去郡二千里。土地无霜雪，草木不死。四面是山溪。人皆髡发穿耳，女人不穿耳。土地饶沃，既生五谷，又多鱼肉。有犬。尾短如尾状。此夷舅姑子妇卧息共一大默，略不相避。地有铜铁，唯用鹿格为矛以战，磨砺青石以作*(弓)*矢*[镞]*。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，以盐卤之，历月所日，乃啖食之，以为上肴”也。

论曰：昔箕子违衰殷之运，避地朝鲜。始其国俗未有闻也，及施八条之约，使人知禁，遂乃邑无淫盗，门不夜扃，回顽薄之俗，就宽略之法，行数百千年，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，异乎三方者也。苟政之所畅，则道义存焉。仲尼怀愤，以为九夷可居。或疑其陋。子曰：“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！”亦徒有以焉尔。其后遂通接商贾，渐交上国。而燕人鞞满扰杂其风，于是从而浇异焉。老子曰：“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”若箕子之省简文条而用信义，其得圣贤作法之原矣！

注 扃，关也。

注 扰，乱也。

赞曰：宅是嵎夷，曰乃暘谷。巢山潜海，厥区九族。羸末纷乱，燕人违难。

杂华浇本，遂通有汉。眇眇偏译，或从或畔。

注 谓鞞满也。

注 鞞满入朝鲜，既杂华夏之风，又浇薄其本化，以至通于汉也。

注 偏，远也。

后汉书卷八十六

南蛮西南夷列传 第七十六

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帝患其侵暴，而征伐不克。乃访募天下，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，购黄金千镒，邑万家，又妻以少女。时帝有畜狗，其毛五采，名曰盘瓠。下令之后，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，髑臣怪而诊之，乃吴将军首也。帝大喜，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，又无封爵之道，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。女闻之，以为帝皇下令，不可违信，因请行。帝不得已，乃以女配盘瓠。盘瓠得女，负而走入南山，止石室中。所处险绝，人迹不至。于是女解去衣裳，为仆鉴之结，着独力之衣。

帝悲思之，遣使寻求，辄遇风雨震晦，使者不得进。经三年，生子一十二人，六男六女。盘瓠死后，因自相夫妻。

织绩木皮，染以草实，好五色衣服，制裁皆有尾形。其母后归，以状白帝，于是使迎致诸子。衣裳班兰，语言侏离，好入山壑，不乐平旷。帝顺其意，赐以名山广泽。其后滋蔓，号曰蛮夷。外痴内黠，安土重旧。以先父有功，母帝之女，田作贾贩，无关梁符传，租税之赋。有邑君长，皆赐印绶，冠用獬皮。名渠帅曰精夫，相呼为媵徒。今长沙武陵蛮是也。

注 高辛，帝喾。

注 魏略曰：“高辛氏有老妇，居*(正)**[王]*室，得耳

疾，挑之，乃得物大如茧。妇人盛瓠中，覆之以盘，俄顷化为犬，其文五色，因名盘瓠。”

注 诊，候视也。

注 今辰州卢溪县西有武山。黄闵武陵记曰：“山高可万仞。山半有盘瓠石室，可容数万人。中有石默，盘瓠行迹。”今案：山窟前有石羊、石兽，古迹奇异尤多。望石窟大如三闲屋，遥见一石仍似狗形，蛮俗相传，云是盘瓠像也。

注 仆鉴，独力，皆未详。流俗本或有改“鉴”字为“鞮”者，妄穿凿也。

结音髻。

注 干宝晋纪曰：“武陵、长沙、庐江郡夷，盘瓠之后也。杂处五溪之内。盘瓠凭山阻险，每每常为害。糝杂鱼肉，叩槽而号，以祭盘瓠。俗称‘赤髀横裙’，即其子孙。”

注 侏离，蛮夷语声也。

注 优宠之，故蠲其赋役也。荆州记曰：“沅陵县居酉口，有上就、武阳二乡，唯此是盘瓠子孙，狗种也。二乡在武溪之北。”

注 说文曰：“媿，女人自称，我也。”音乌朗反。此已上并见风俗通也。

其在唐虞，与之要质，故曰要服。夏商之时，渐为边患。逮于周世，党觫弥盛。

宣王中兴，乃命方叔南伐蛮方，诗人所谓“蛮荆来威”者也。又曰：“蠢尔蛮荆，大邦为讎。”明其党觫繁多，是以抗敌诸夏也。

注 毛诗小雅序曰“采麓，宣王南征也”。“薄言采麓，

于彼新田。显允方叔，振旅闐闐。蠢尔蛮荆，大邦为讎”注云：“方叔卿士，命而为将也。”

平王东迁，蛮遂侵暴上国。晋文侯辅政，乃率蔡共侯击破之。至楚武王时，蛮与罗子共败楚师，杀其将屈瑕。庄王初立，民饥兵弱，复为所寇。

楚师既振，然后乃服，自是遂属于楚。鄢陵之役，蛮与恭王合兵击晋。及吴起相悼王，南并蛮越，遂有洞庭、苍梧。秦昭王使白起伐楚，略取蛮夷，始置黔中郡。汉兴，改为武陵。岁令大人输布一匹，小口二丈，是谓賫布。

虽时为寇盗，而不足为郡国患。

注 晋文侯仇也。

注 左传“楚屈瑕伐罗及鄢，乱次以济，其水遂无次，且不设备，罗与卢戎两军之，大败之。莫敖缢于荒谷，鬬帅囚于冶父”也。

注 庄王名旅，穆王之子。

注 左传晋楚战于鄢陵。晋郤至曰“楚二卿相恶，王卒以旧，郑陈而不整，蛮军而不陈”也。

注 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县西。

注 说文曰：“南蛮赋也。”*[賫]*，牂冬反。

光武中兴，武陵蛮夷特盛。建武二十三年，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，大寇郡县。

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、长沙、武陵兵万余人，乘船泝沅水入武溪击之。尚轻敌入险，山深水疾，舟船不得上。蛮氏知尚粮少入远，又不晓道径，遂屯聚守险。尚食尽引还，蛮缘

路徽战，尚军大败，悉为所没。二十四年，相单程等下攻临沅，遣谒者李嵩、中山太守马成击之，不能克。明年春，遣伏波将军马援、中郎将刘匡、马武、孙永等，将兵至临沅，击破之。单程等饥困乞降，会援病卒，谒者宗均听悉受降。为置吏司，鬪蛮遂平。

注 沅水出牂柯故且兰东北，经辰州、潭州、岳州，经洞庭湖入江也。

肃宗建初元年，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，入零阳蛮界。其冬，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，从等皆降。三年冬，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，攻烧零阳、作唐、孱陵界中。明年春，发荆州七郡及汝南、颍川*(施)**[弛]*刑徒吏士五千余人，拒守零阳，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，击澧中贼。五年春，覃儿健等请降，不许。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，大破之，斩儿健首，余皆充营走还溇中，复遣乞降，乃受之。于是罢武陵屯兵，赏赐各有差。

注 零阳，县，属武陵郡。

注 溇，水名，源出今澧州崇义县也。

注 作唐，县，属武陵郡。孱陵，县，故城在今荆州公安县西南。孱音仕颜反。

注 充，县，属武陵郡。充音冲。

和帝永元四年冬，溇中、澧中蛮潭戎等反，燔烧邮亭，杀略吏民，郡兵击破降之。安帝元初二年，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，怀怨恨，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，攻城杀长吏。州郡募五

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，皆散降。赐五里、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。明年秋，涪中、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。又零陵蛮羊孙、陈汤等千余人，着赤帻，称将军，烧官寺，抄掠百姓。州郡募善蛮讨平之。

注 零陵，县，属*(武)**[零]*陵郡也。

顺帝永和元年，武陵太守上书，以蛮夷率服，可比汉人，增其租赋。议者皆以为可。尚书令虞诩独奏曰：“自古圣王不臣异俗，非德不能及，威不能加，知其兽心贪婪，难率以礼。是故羁縻而绥抚之，附则受而不逆，叛则弃而不追。先帝旧典，贡税多少，所由来久矣。今猥增之，必有怨叛。计其所得，不偿所费，必有后悔。”帝不从。其冬澧中、涪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，遂杀乡吏，举种反叛。明年春，蛮二万人围充城，八千人寇夷道。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，斩首数百级，余皆降服。进乃简选良吏，得其情和。在郡九年，梁太后临朝，下诏增进秩二千石，赐钱二十万。桓帝元嘉元年秋，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，拘执县令，屯结深山。至永兴元年，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，皆悉降散。

永寿三年十一月，长沙蛮反叛，屯益阳。至延熹三年秋，遂抄掠郡界，觶至万余人，杀伤长吏。又零陵蛮入长沙。冬，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，荆州刺史刘度、谒者马睦、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。肃主簿胡爽扣马首谏曰：“蛮夷见郡无儆备，故敢乘闲而进。明府为国大臣，连城千里，举旄鸣鼓，应声十万，柰何委符守之重，而为逋逃之人乎！”肃拔刃向爽曰：“掾促去！太守今急，何暇此计。”爽抱马固谏，肃遂杀爽而走。帝闻之，征肃弃市，度、睦减死一等，复爽门闾，拜家一人为郎。

于是以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，讨长沙贼，平之。又遣车骑将军冯缉讨武陵蛮，并皆降散。军还，贼复寇桂阳，太守廖析奔走。武陵蛮亦更攻其郡，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之，斩首三千余级，降者二千余人。至灵帝中平三年，武陵蛮复叛，寇郡界，州郡击破之。

注 廖音力吊反。

礼记称“南方曰蛮，雕题交址”。其俗男女同川而浴，故曰交址。其西有噉人国，生首子辄解而食之，谓之宜弟。味旨，则以遗其君，君喜而赏其父。取妻美，则让其兄。今乌浒人是也。

注 题，额也。雕之，谓刻其肌以丹青也。

注 万震南州异物志曰：“乌浒，地名也。在广州之南，交州之北。恒出道闲伺候行旅，辄出击之。利得人食之，不贪其财货，并以其肉为肴菹，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。以手掌趾为噉异，以食长老。”

交址之南有越裳国。周公居摄六年，制礼作乐，天下和平，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，曰：“道路悠远，山川岨深，音使不通，故重译而朝。”成王以归周公。

公曰：“德不加焉，则君子不脩其质；政不施焉，则君子不臣其人。吾何以获此赐也！”其使请曰：“吾受命吾国之黄耆曰：‘久矣，天之无烈风雷雨，意者中国有圣人乎？有则盍往朝之。’”周公乃归之于王，称先王之神致，以荐于宗庙。周德既衰，于是稍绝。

注 质亦贽也。

注 尔雅曰：“黄发，鲐背，耆老，寿也。”

注 尚书大传作“别风注雨”。

注 事见尚书大传。

及楚子称霸，朝贡百越。秦并天下，威服蛮夷，始开领外，置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。汉兴，尉佗自立为南越王，传国五世。

至武帝元鼎五年，遂灭之，分置九郡，交址刺史领焉。其珠崖、儋耳二郡在海洲上，东西千里，南北五百里。

其渠帅贵长耳，皆穿而继之，垂肩三寸。武帝末，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，蛮不堪役，遂攻郡杀幸。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，自领郡事，讨击余党，连年乃平。豹遣使封还印绶，上书言状，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。威政大行，献命岁至。中国贪其珍赂，渐相侵侮，故率数岁一反。元帝初元三年，遂罢之。凡立郡六十五岁。

注 前书南粤王赵佗，真定人也。秦时为南海尉。佗孙胡，胡子婴齐，婴齐子兴也。

注 即，就也。

逮王莽辅政，元始二年，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。凡交址所统，虽置郡县，而言语各异，重译乃通。人如禽兽，长幼无别。项髻徒跣，以布贯头而着之。后颇徙中国罪人，使杂居其闲，乃稍知言语，渐见礼化。

注 为髻于项上也。

光武中兴，锡光为交址，任延守九真，于是教其耕稼，制为冠履，初设媒娉，始知姻娶，建立学校，导之礼义。

建武十二年，九真徼外蛮里张游，率种人慕化内属，封为归汉里君。明年，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、白菟。至十六年，交址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，攻郡。

征侧者，麓泠县雒将之女也。嫁为朱倭人诗索妻，甚雄勇。交址太守苏定以法绳之，侧忿，故反。于是九真、日南、合浦蛮里皆应之，凡略六十五城，自立为王。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。光武乃诏长沙、合浦、交址具车船，修道桥，通障溪，储粮谷。十八年，遣伏波将军马援、楼船将军段志，发长沙、桂阳、零陵、苍梧兵万余人讨之。明年夏四月，援破交址，斩征侧、征贰等，余皆降散。进击九真贼都阳等，破降之。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。于是领表悉平。

注 里，蛮之别号，今呼为俚人。

注 麓音莫支反。泠音零。

肃宗元和元年，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。邑豪献生犀、白雉。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，日南、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，燔烧官寺，郡县发兵讨击，斩其渠帅，余觶乃降。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，以防其患。安帝永初元年，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，开境千八百四十里。元初二年，苍梧蛮夷反叛，明年，遂招诱郁林、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。邓太后遣侍御史任逵奉诏赦之，贼皆降散。延光元年，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。三年，日南徼外蛮复来内属。顺帝永建六年，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，帝赐调便金印紫绶。

注 究不事人，蛮夷别号也。

注 遑音卓。

永和二年，日南、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，烧城寺，杀长吏。交址刺史樊演发交址、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。兵士惮远役，遂反，攻其府。二郡虽击破反者，而贼势转盛。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，即与州郡并力讨之，不利，遂为所攻。围岁余而兵谷不继，帝以为忧。明年，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，问其方略，皆议遣大将，发荆、杨、兖、豫四万人赴之。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：“若荆、杨无事，发之可也。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，武陵、南郡蛮夷未辑，长沙、桂阳数被征发，如复扰动，必更生患。其不可一也。又兖、豫之人卒被征发，远赴万里，无有还期，诏书迫切，必致叛亡。其不可二也。南州水土温暑，加有瘴气，致死亡者十必四五。

其不可三也。远涉万里，士卒疲劳，比至领南，不复堪斗。其不可四也。军行三十里为程，而去日南九千余里，三百日乃到，计人禀五升，用米六十万斛，不计将吏驴马之食，但负甲自致，费便若此。其不可五也。设军到所在，死亡必觶，既不足御敌，当复更发，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。其不可六也。九真、日南相去千里，发其吏民，犹尚不堪，何况乃苦四州之卒，以赴万里之艰哉！其不可七也。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，益州谚曰：‘虜来尚可，尹来杀我。’后就征还，以兵付刺史张乔。乔因其将吏，旬月之闲，破殄寇虜。此发将无益之嗟，州郡可任之验也。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，以为刺史、太守，悉使共住交址。今日南兵单无谷，守既不足，战又不能。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址，事静之后，又命归本。还募蛮夷，使自相攻，转输金帛，以为其资。有能反闲致头首者，许以封

侯列土之赏。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，性多勇决，又南阳张乔，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，皆可任用。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，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。宜即拜良等，便道之官。”四府悉从固议，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，张乔为交址刺史。乔至，开示慰诱，并皆降散。良到九真，单车入贼中，设方略，招以威信，降者数万人，皆为良筑起府寺。由是岭外复平。

注 古升小，故曰五升也。

注 前书曰，槐里人魏尚为云中守，以斩首捕虏上功不实免。冯唐言之于文帝，帝令唐持节赦尚，复以为云中守。

注 前书曰，舍字君倩。初征为谏大夫，病免；复征为博士，又病去。顷之，哀帝遣使即楚拜舍为太山太守也。

建康元年，日南蛮夷千余人复攻烧县邑，遂扇动九真，与相连结。交址刺史九江夏方开恩招诱，贼皆降服。时梁太后临朝，美方之功，迁为桂阳太守。桓帝永寿三年，居风令贪暴无度，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，攻杀县令，觶至四五千人，进攻九真，九真太守儿式战死。诏赐钱六十万，拜子二人为郎。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，斩首二千级，渠帅犹屯据日南，觶转强盛。延熹三年，诏复拜夏方为交址刺史。方威惠素着，日南宿贼闻之，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。灵帝建宁三年，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，皆受冠带，开置七县。熹平二年冬十二月，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。光和元年，交址、合浦乌浒蛮反叛，招诱九真、日南，合数万人，攻没郡县。四年，刺史朱铄击破之。六年，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。

注 儿音五兮反。

巴郡南郡蛮，本有五姓：巴氏，樊氏，瞿氏，相氏，郑氏。皆出于武落钟离山。其山有赤黑二穴，巴氏之子生于赤穴，四姓之子皆生黑穴。未有君长，俱事鬼神，乃共掷剑于石穴，约能中者，奉以为君。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，觶皆叹。又令各乘土船，约能浮者，当以为君。余姓悉沉，唯务相独浮。因共立之，是为廩君。乃乘土船，从夷水至盐阳。盐水有神女，谓廩君曰：“此地广大，鱼盐所出，愿留共居。”廩君不许。盐神暮辄来取宿，旦即化为虫，与诸虫鬪飞，掩蔽日光，天地晦冥。积十余日，廩君*(思)**[伺]*其便，因射杀之，天乃开明。廩君于是君乎夷城，四姓皆臣之。廩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。巴氏以虎饮人血，遂以人祠焉。

注 音审。

注 代本曰“廩君之先，故出巫诞”也。

注 荆州图*[副]*曰：“*(副)*夷*[陵]*县西有温泉。古老相传，此泉元出盐，于今水有盐气。县西一独山有石穴，有二大石并立穴中，相去可一丈，俗名为阴阳石。阴石常湿，阳石常燥。”盛弘之荆州记曰：“昔廩君浮夷水，射盐神于阳石之上。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，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。”水经云：“夷水*[别出]*巴郡鱼复县。”注云：“水色清，照十丈，分沙石。蜀人见澄清，因名清江也。”

注 代本曰“廩君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，曰：‘嬰此即相宜，云与女俱生，*[弗]*宜将去。’盐神受缕而婴之，廩君即立阳石上，应青缕而射之，中盐神，盐神死，天乃大开”也。

注 此已上并见代本也。

及秦惠王并巴中，以巴氏为蛮夷君长，世尚秦女，其民爵

比不更，有罪得以爵除。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，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。其民户出幪布八丈二尺，鸡羽三十鍬。 汉兴，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。

注 说文：“幪，南郡蛮夷布也。”音公亚反。毛诗：“四鍬既均。”仪礼：“矢鍬一乘。”郑玄曰：“鍬犹候也，候物而射之也。”三十鍬，一百四十九。俗本“幪”作“蒙”，“鍬”作“镞”者，并误也。

至建武二十三年，南郡潠山蛮雷迁等始反叛，寇掠百姓，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，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，今沔中蛮是也。和帝永元十三年，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，怀怨恨，遂屯聚反叛。明年夏，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。圣等依凭阻隘，久不破。诸军乃分道并进，或自巴郡、鱼复数路攻之，蛮乃散走，斩其渠帅，乘胜追之，大破圣等。圣等乞降，复悉徙置江夏。灵帝建宁二年，江夏蛮叛，州郡讨平之。光和三年，江夏蛮复反，与庐江贼黄穰相联结，十余万人，攻没四县，寇患累年。庐江太守陆康讨破之，余悉降散。

注 潠音屠。

注 巫，县，属南郡。

板楯蛮夷者，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，常从鬪虎数游秦、蜀、巴、汉之境，伤害千余人。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，赏邑万家，金百镒。时有巴郡阆中夷人，能作白竹之弩，乃登楼射杀白虎。昭王嘉之，而以其夷人，不欲加封，乃刻石盟要，

复夷人顷田不租，十妻不筭，伤人者论，杀人者得以俛钱赎死。

盟曰：“秦犯夷，输黄龙一双；夷犯秦，输清酒一钟。”夷人安之。

注 华阳国志曰“巴夷廖仲等射杀之”也。

注 优宠之，故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税，虽有十妻，不输口筭之钱。复音福。

注 何承天纂文曰：“俛，蛮夷赎罪货也。”音徒滥反。

至高祖为汉王，发夷人还伐三秦。秦地既定，乃遣还巴中，复其渠帅罗、朴、督、鄂、度、夕、龚七姓，不输租赋，余户乃岁入賚钱，口四十。世号为板楯蛮夷。阆中有渝水，其人多居水左右。天性劲勇，初为汉前锋，数陷陈。俗喜歌舞，高祖观之，曰：“此武王伐纣之歌也。”乃命乐人习之，所谓巴渝舞也。遂世世服从。

注 喜音虚记反。

至于中兴，郡守常率以征伐。桓帝之世，板楯数反，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。灵帝光和*(三)** *年，巴郡板楯复叛，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。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，连年不能克。帝欲大发兵，乃问益州计吏，考以征讨方略。汉中上计程包对曰：“板楯七姓，射杀白虎立功，先世复为义人。其人勇猛，善于兵战。昔永初中，羌入汉州，郡县破坏，得板楯救之，羌死败殆尽，故号为神兵。羌人畏忌，传语种辈，勿复南行。至建和二年，羌复大入，实赖板楯连摧破之。前车骑

将军冯緄南征武陵，虽受丹阳精兵之锐，亦倚板楯以成其功。近益州郡乱，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。忠功如此，本无恶心。长吏乡亭更赋至重，仆役捶楚，过于奴隶，亦有嫁妻卖子，或乃至自*(颈)**[刳]*割。虽陈冤州郡，而牧守不为通理。阙庭悠远，不能自闻。含怨呼天，叩心穷谷。愁苦赋役，困罹酷刑。故邑落相聚，以致叛戾。非有谋主僭号，以图不轨。今但选明能牧守，自然安集，不烦征伐也。”帝从其言，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，即皆降服。至中平五年，巴郡黄巾贼起，板楯蛮夷因此复叛，寇掠城邑，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。

注 史记曰，周成王封楚熊绎，始居丹阳。今归州秭归县东南故城是也。至楚文王，始自丹阳迁于郢。续汉志云南郡枝江县有丹阳聚也。

西南夷者，在蜀郡徼外。有夜郎国，东接交址，西有滇国，北有邛都国，各立君长。其人皆椎结左髻，邑聚而居，能耕田。其外又有嵩、昆明诸落，西极同师，东北至叶榆，地方数千里。无君长，辫发，随畜迁徙无常。自嵩东北有茆都国，东北有冉駹国，或土著，或随畜迁徙。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，氏种是也。此三国亦有君长。

注 叶榆，县，属益州郡。“叶”或作“牒”。臣贤案前书曰：“西自同师以东，北至叶榆，名为嵩、昆明。”今流俗诸本并作“布旧昆明”，盖“嵩”字误分为“布旧”也。

夜郎者，初有女子浣于遯水，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闲，闻其中有号声，剖竹视之，得一男儿，归而养之。及长，有才武，

自立为夜郎侯，以竹为姓。武帝元鼎六年，平南夷，为牂柯郡，夜郎侯迎降，天子赐其王印绶。后遂杀之。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，甚重之，求为立后。牂柯太守霸以闻，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。死，配食其父。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。

注 见华阳国志。

注 前书地理志曰：“夜郎县有遯水，东至广郁。”华阳国志云：“遯水通郁林，有三郎祠，皆有灵响。”又云：“竹王所捐破竹于野，成竹林，今王祠竹林是也。王尝从人止大石上，命作羹，从者白无水，王以剑击石出水，今竹王水是也。”

初，楚顷襄王时，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，军至且兰，楸船于岸而步战。既灭夜郎，因留王滇池。以且兰*[有]*楸船牂柯处，乃改其名为牂柯。牂柯地多雨潦，俗好巫鬼禁忌，寡畜生，又无蚕桑，故其郡最贫。句町县有桄榔木，可以为面，百姓资之。公孙述时，大姓龙、傅、尹、董氏，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，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。光武嘉之，并加矚赏。桓帝时，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，不知礼义，乃从汝南许慎、应奉受经书图纬，学成，还乡里教授，于是南域始有学焉。珍官至荆州刺史。

注 异物志曰：“牂柯，系船杙也。”

注 临海异物志曰：“桄榔木外皮有毛，似楸桐而散生。其木刚，作鋸锄利如铁，中石更利，唯中焦根乃致败耳。皮中有似捣稻米片，又似麦面，中作饼饵。”

广志曰“桄榔树大四五围，长五六丈，洪直，旁无枝条，其颠生叶不过数十，似殍叶，破其木肌坚难伤，入数寸得

赤黄密致，可食”也。

注 南越志曰：“番禺县之西，有江浦焉。”

注 华阳国志曰：“尹珍字道真，毋敛县人也。”

滇王者，庄躄之后也。元封二年，武帝平之，以其地为益州郡，割牂柯、越巂各数县配之。后数年，复并昆明地，皆以属之此郡。有池，周回二百余里，水源深广，而未更浅狭，有似倒流，故谓之滇池。河土平敞，多出鸚鵡、孔雀，有盐池田渔之饶，金银畜产之富。人俗豪怵。居官者皆富及累世。

注 怵，奢侈也。

及王莽政乱，益州郡夷栋蚕、若豆等起兵杀郡守，越巂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，杀略吏人。莽遣宁始将军廉丹，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。吏士饥疫，连年不能克而还。以广汉文齐为太守，造起陂池，开通溉灌，垦田二千余顷。率厉兵马，修障塞，降集髡夷，甚得其和。及公孙述据益土，齐固守拒险，述拘其妻子，许以封侯，齐遂不降。闻光武即位，乃闲道遣使自闻。蜀平，征为镇远将军，封成义侯。于道卒，诏为起祠堂，郡人立庙祀之。

注 取其嘉名。

建武十八年，夷渠帅栋蚕与姑复、牂榆、楛栋、连然、滇池、建*(怜)**[伶]*、昆明诸种反叛，杀长吏。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，退保朱提。十九年，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、犍为、蜀郡人及朱提夷，合万三千人击之。尚军遂度泸水，入

益州界。髡夷闻大兵至，皆弃垒奔走，尚获其羸弱、谷畜。二十年，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，皆破之。明年正月，追至不韦，斩栋蚕帅，凡首虏七千余人，得生口五千七百人，马三千疋，牛羊三万余头，诸夷悉平。

注 姑复，县，属越嵩郡，余六县并属益州郡也。

注 县，属犍为郡。朱音殊。提音匙。

注 泸水一名若水，出旄牛徼外，经朱提至犍道入江，在今嵩州南。特有瘴气，三月四月经之必死。五月以后，行者得无害。故诸葛*[亮]*表云“五月度泸”，言其艰苦也。

注 孙盛蜀谱曰：“初，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，汉武帝开西南夷，置郡县，徙吕氏以充之，因置不韦县。”华阳国志曰“武帝通博南，置不韦县，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资之。因名不韦，以章其先人之恶行”也。

肃宗元和中，蜀郡王追为太守，政化尤异，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，甘露降，白鸟见，始兴起学校，渐迁其俗。灵帝熹平五年，诸夷反叛，执太守雍陟。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，不能克。朝议以为郡在边外，蛮夷喜叛，劳师远役，不如弃之。太尉掾巴郡李颺建策讨伐，乃拜颺益州太守，与刺史庞芝发板楯蛮击破平之，还得雍陟。颺卒后，夷人复叛，以广汉景毅为太守，讨定之。毅初到郡，米斛万钱，渐以仁恩，少年闲，米至数十云。

注 少年，未多年也。

哀牢夷者，其先有妇人名沙壹，居于牢山。尝捕鱼水中，触沉木若有感，因怀妊，十月，产子男十人。后沉木化为龙，

出水上。沙壹忽闻龙语曰：“若为我生子，今悉何在？”九子见龙惊走，独小子不能去，背龙而坐，龙因舐之。其母鸟语，谓背为九，谓坐为隆，因名子曰九隆。及后长大，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，遂共推以为王。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，复生十女子，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，后渐相滋长。种人皆刻画其身，象龙文，衣皆着尾。九隆死，世世相继。乃分置小王，往往邑居，散在溪谷。绝域荒外，山川阻深，生人以来，未尝交通中国。

注 自此以上并见风俗通也。

注 哀牢传曰：“九隆代代相传，名号不可得而数，至于禁高，乃可记知。禁高死，子吸代；吸死，子建非代；建非死，子哀牢代；哀牢死，子桑藕代；桑藕死，子柳承代；柳承死，子柳貌代；柳貌死，子扈*(粟)**[栗]*代。”

建武二十三年，其王贤栗遣兵乘箬船，南下江、汉，击附塞夷鹿芎。

鹿芎人弱，为所禽获。于是震雷疾雨，南风飘起，水为逆流，躡涌二百余里，箬船沉没，哀牢之觶，溺死数千人。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芎，鹿芎王与战，杀其六王。哀牢耆老共埋六王，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，余觶惊怖引去。

贤栗惶恐，谓其耆老曰：“我曹入边塞，自古有之，今攻鹿芎，辄被天诛，中国其有圣帝乎？天佑助之，何其明也！”二十七年，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，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，诣越巂太守郑鸿降，求内属。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。自是岁来朝贡。

注 箬音蒲佳反。缚竹木为箬，以当船也。

注 芎音多。其种今见在。

永平十二年，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，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，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，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。西南去洛阳七千里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、博南二县，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，合为永昌郡。始通博南山，度兰仓水，行者苦之。歌曰：“汉德广，开不宾。度博南，越兰津。度兰仓，为它人。”

注 古今注曰：“永平十年，置益州西部都尉，居嵩唐。“续汉志六县谓不韦、嵩唐、比苏、牂榆、邪龙、云南也。”

注 华阳国志曰“博南县西山，高三十里，越之度兰沧水”也。

哀牢人皆穿鼻儋耳，其渠帅自谓王者，耳皆下肩三寸，庶人则至肩而已。土地沃美，宜五谷、蚕桑。知染采文绣，罽毼帛叠，兰干细布，织成文章如绫锦。有梧桐木华，绩以为布，幅广五尺，絜白不受垢污。先以覆亡人，然后服之。其竹节相去一丈，名曰濮竹。出铜、铁、铅、锡、金、银、光珠、虎魄、水精、暴璃、轲虫、蚌珠、孔雀、翡翠、犀、象、猩猩、豹兽。云南县有神鹿两头，能食毒草。

注 罽，解见李恂传。毼，未详。

注 外国传曰：“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。”

注 华阳国志曰：“兰干，獠言纒。”

注 广志曰：“梧桐有白者，剡国有桐木，其华有白毳，

取其毳淹渍，缉织以为布”也。

注 见华阳国志。

注 华阳国志曰：“兰沧水有金沙，洗取融为金。有光珠穴。”博物志曰：“光珠即江珠也。”

注 广*(雅)**[志]*曰：“虎魄生地中，其上及旁不生草，深者八九尺，大如斛，削去皮，成虎魄如斗，初时如桃胶，凝坚乃成。”博物志曰：“松脂沦入地千年化为伏苓，伏苓千岁化为虎魄。今太山有伏苓而无虎魄，永昌有虎魄而无伏苓。”

注 徐衷南方草物状曰“凡采珠常三月，用五牲祈祷，若祠祭有失，则风搅海水，或有大鱼在蚌左右。珠长三寸半，凡二品珠”也。

注 酈元水经注曰：“猩猩形若狗而人面，头颜端正，善与人言，音声妙丽，如妇人对语，闻之无不酸楚。”南中志曰：“猩猩在山谷中，行无常路，百数为羸。土人以酒若糟设于路；又喜羸子，土人织草为羸，数十量相连结。猩猩在山谷见酒及羸，知其设张者，即知张者先祖名字，乃呼其名而骂云“奴欲张我”，舍之而去。去而又还，相呼试共尝酒。初尝少许，又取羸子着之，若进两三升，便大醉，人出收之，羸子相连不得去，执还内牢中。人欲取者，到牢边语云：‘猩猩，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。’既择肥竟，相对而泣。即左思赋云‘猩猩啼而就禽’者也。昔有人以猩猩饷封溪令，令问饷何物，猩猩自于笼中曰：‘但有酒及仆耳，无它饮食。’”南中八郡志曰：“貊大如驴，状颇似熊，多力，食铁，所触无不拉。”广志曰：“貊色苍白，其皮温暖。”

注 见华阳国志也。

先是，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絜，化行夷貊，君长感慕，

皆献土珍，颂德美。

天子嘉之，即以为永昌太守。纯与哀牢夷人约，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，盐一斛，以为常赋，夷俗安之。纯自为都尉、太守，十年卒官。建初元年，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，遂杀守令而反叛，攻*(越)*嵩唐城。太守王寻奔牂牁。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，燔烧民舍。肃宗募发越嵩、益州、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。明年春，邪龙县 昆明夷鹵承等应募，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，大破斩之。传首洛阳，赐鹵承帛万匹，封为破虏傍邑侯。

注 郡国志曰属永昌郡也。

永元六年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，遣使译献犀牛、大象。九年，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 遣重译奉国珍宝，和帝赐金印紫绶，小君长皆加印绶、钱帛。

注 掸音擅。东观记作 字。

永初元年，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，献象牙、水牛、封牛。永宁元年，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，献乐及幻人，能变化吐火，自支解，易牛马头。又善跳丸，数乃至千。自言我海西人。海西即大秦也，掸国西南通大秦。明年元会，安帝作乐于庭，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，赐印绶、金银、彩缯各有差也。

邛都夷者，武帝所开，以为邛都县。无几而地陷为污泽，因名为邛池，南人以为邛河。后复反叛。元鼎六年，汉兵自越嵩水伐之，以为越嵩郡。其土地平原，有稻田。青蛉县禺

同山有碧鸡金马，光景时时出见。俗多游荡，而喜讴歌，略与牂柯相类。豪帅放纵，难得制御。

注 在今嵩州越嵩县东南。南中八郡志曰：“邛河纵广岸二十里，深百余丈。

多大鱼，长一二丈，头特大，遥视如戴铁釜状。”李膺益州记云：“邛都县下有一老姥，家贫孤独，每食，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默闲，姥怜之饴之。后稍长大，遂长丈余。令有骏马，蛇遂吸杀之。令因大怒*(姥)*恨，责*[姥]*出蛇。姥云在默下。令即掘地，愈深愈大，而无所见。令又迁怒杀姥。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：‘何杀我母？当为母报讎。’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，四十许日，百姓相见咸惊语：‘汝头那忽戴鱼？’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，土人谓之为‘陷河’。唯姥宅无恙，迄今犹存。渔人采捕，必依止宿，每有风浪，辄居宅侧，恬静无它。风静水清，犹见城郭楼橹晏然。今水浅时，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，坚贞，光黑如漆，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。”夔音测。

注 嵩水源出今嵩州邛部县西南嵩山下。前书地理志曰，言其越嵩水以置郡，故名焉。

注 禺同山在今曦州杨波县。王曦碧鸡颂曰：“持节使王曦谨拜南崖，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，处南之荒。深溪回谷，非土之乡。归来归来，汉德无疆。*(廉平)**[廉乎]*唐虞，泽配三皇。”华阳国志曰：“碧鸡光景，人多见之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金形似马，碧形似鸡也。”

王莽时，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，以为军候。更始二年，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，自立为邛谷王，领太守事。又降于公孙述。述败，光武封长贵为邛谷王。建武十四年，长贵遣使上三年计，

天子即授越嵩太守印绶。十九年，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，路由越嵩。长贵闻之，疑尚既定南边，威法必行，己不得自放纵，即聚兵起营台，招呼诸君长，多酿毒酒，欲先以劳军，因袭击尚。尚知其谋，即分兵先据邛都，遂掩长贵诛之，徙其家属于成都。

永平元年，姑复夷复叛，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，斩其渠帅，传首京师。后太守巴郡张翕，政化清平，得夷人和。在郡十七年，卒，夷人爱慕，如丧父母。苏祈叟二百余人，贡牛羊送丧，至翕本县安汉，起坟祭祀。诏书嘉美，为立祠堂。

注 续汉*(书)*志曰，苏祈，县，属越嵩郡。

注 安汉，县，属巴郡。

安帝元初三年，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，户三万一千，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，慕义内属。时郡县赋敛烦数，五年，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，杀遂久令。

明年，永昌、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，觭遂十余万，破坏二十余县，杀长吏，燔烧邑郭，剽略百姓，骸骨委积，千里无人。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。

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牂榆击之，贼盛未敢进，先以诏书告示三郡，密征求武士，重其购赏。乃进军与封离等战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余级，获生口千五百人，资财四千万，悉以赏军士。封离等惶怖，斩其同谋渠帅，诣竦乞降，竦厚加慰纳。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。竦因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人，皆减死。州中论功未及上，会竦病创卒，张乔深痛惜之，乃刻石勒铭，图画其像。天子以张翕有遗爱，乃拜其子湍为太守。夷人欢喜，奉迎道路。曰：

“郎君仪貌类我府君。”后湍颇失其心，有欲叛者，诸夷耆老相晓语曰：“当为先府君故。”遂以得安。后顺桓闲，广汉冯颢为太守，政化尤多异结云。

注 遂久故县在今靡州界。

苻都夷者，武帝所开，以为苻都县。其人皆被发左髻，言语多好譬类，居处略与汶山夷同。土出长年神药，仙人山图所居焉。元鼎六年，以为沈黎郡。

至天汉四年，并蜀为西部，置两都尉，一居旄牛，主徼外夷。一居青衣，主汉人。

注 刘向列仙传曰“山图，陇西人。好乘马，马蹶折脚，山中道士教服地黄、当归、羌活、玄参，服一年，不嗜食，病愈身轻。追道士问之，自云：‘五岳使人，之名山采药。能随吾，汝便不死。’山图追随，人不复见。六十余年，一旦归来，行母服于顷闲。偕年复去，莫知所之”也。

永平中，益州刺史梁国朱辅，好立功名，慷慨有大略。在州数岁，宣示汉德，威怀远夷。自汶山以西，前世所不至，正朔所未加。白狼、盘木、唐菟等百余国，户百三十余万，口六百万以上，举种奉贡，称为臣仆，辅上疏曰：“臣闻诗云：‘彼徂者岐，有夷之化。’传曰：‘岐道虽僻，而人不远。’诗人诵咏，以为符验。今白狼王唐菟等慕化归义，作诗三章。路经邛来大山零高蹇，峭危峻险，百倍岐道。襁负老幼，若归慈母。远夷之语，辞意难正。草木异种，鸟兽殊类。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，颇晓其言，臣辄令讯其风俗，译其

辞语。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，并上其乐诗。昔在圣帝，舞四夷之乐；

今之所上，庶备其一。”帝嘉之，事下史官，录其歌焉。

注 东观记“辅”作“酺”。梁国宁陵人也。

注 诗周颂也。

注 韩诗薛君传曰：“徂，往也。夷，易也。行，道也。彼百姓归文王者，皆曰岐有易道，可往归矣。易道谓仁义之道而易行，故岐道阻险而人不难。”

注 山海经曰：“崦嵫山，江水出焉。”郭璞曰：“中江所出也。”华阳国志曰：

“邛来山本名邛笮，故邛人、笮人界也。岩阻峻回，曲折乃至。山上凝冰夏结，冬则剧寒，王阳行部至此而退者也。有长贫、苦采、八度之难。阳母、闾峻并溪名。”

注 言诗人虽叹岐道之阻，但以文王之道，人以为夷易，今邛来峭危，甚于岐。

注 解见陈禅传。

注 东观记载其歌，并载夷人本语，并重译训诂为华言，今范史所载者是也。

今录东观夷言，以为此注也。

远夷乐德歌诗曰：

大汉是治，*堤官隗构。*与天合意。*魏冒踰糟。*吏译平端，*罔驿刘脾。*不从我来。*旁莫支留。*闻风向化，*微衣随旅。*所见奇异。*知唐桑艾。*多赐*(赠)**[缯]*布，*邪毗。
。*甘美酒食。*推潭仆远。*昌乐肉飞，*拓拒苏*(使)**[便]*。

*屈申悉备。*局后仍离。*蛮夷贫薄，*倭让龙洞。*无所报嗣。
*莫支度由。*愿主长寿，*阳雒僧鳞。*子孙昌炽。*莫穉角
存。*远夷慕德歌诗曰：

蛮夷所处，*倭让皮尼。*日入之部。*且交陵悟。*慕义向
化，*绳动随旅。*归日出主。*路旦拣雒。*圣德深恩，*圣德渡
诺。*与人丰厚。*魏菌度洗。*冬多霜雪，*综邪流藩。*夏多和
雨。*苻邪寻螺。*寒温时适，*藐浚泸漓。*部人多有。*菌补邪
推。*涉危历险，*辟危归险。*不远万里。*莫受万柳。*去俗归
德，*术叠附德。*心归慈母。*仍路孳摸。*远夷怀德歌曰：

荒服之外，*荒服之仪。*土地硗埆。*僮籍怜怜。*食肉衣
皮，*阻苏邪犁。*不见盐谷。*莫矚麤沐。*吏译传风，*罔译传
微。*大汉安乐。*是汉夜拒。*携负归仁，*踪优路仁。*触冒险
陝。*雷折险龙。*高山岐峻，*伦狼藏幢。*缘崖礚石。*扶路侧
禄。*木薄发家，*息落服淫。*百宿到洛。*理历髭雒。*父子同
赐，*捕頹菌毗。*怀抱匹帛。*怀炤匹漏。*传告种人，*传室呼
救。*长愿臣仆。*陵阳臣仆。*肃宗初，辅坐事免。是时郡尉府
舍皆有雕饰，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，以眩耀之，夷人益畏惮焉。
和帝永元十二年，旄牛徼外白狼、楼薄蛮夷王唐繒等，遂率种
人十七万口，归义内属。诏赐金印紫绶，小豪钱帛各有差。

安帝永初元年，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污衍种并兵三千余人
反叛，攻蚕陵城，杀长吏。二年，青衣道夷邑长令田，与徼
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，赍黄金、旄牛毳，举土内属。安帝增
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。延光二年春，旄牛夷叛，攻零关，杀
长吏，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。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
尉，领四县如太守。桓帝永寿二年，蜀郡夷叛，杀略吏民。延
熹二年，蜀郡三襄夷寇蚕陵，杀长吏。四年，犍为属国夷寇郡
界，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，斩首千四百级，余皆解散。灵帝时，

以*(属)**[蜀]*郡*(蜀)**[属]*国为汉嘉郡。

注 令姓，田名。

注 顾野王曰：“眊，结毛为饰也，即今马及弓槊上纓眊也。”

注 郡国志零关道属越嵩郡。

冉駝夷者，武帝所开。元鼎六年，以为汶山郡。至地节三年，夷人以立郡赋重，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。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，各有部落。其王侯颇知文书，而法严重。贵妇人，党母族。死则烧其尸。土气多寒，在盛夏冰犹不释，故夷人冬则避寒，入蜀为佣，夏则违暑，反其*(觶)**[聚]*邑。皆依山居止，累石为室，高者至十余丈，为邛笼。又土地刚卤，不生谷粟麻菽，唯以麦为资，而宜畜牧。有旄牛，无角，一名童牛，肉重千斤，毛可为眊。出名马。有灵羊，可疗毒。又有食药鹿，鹿麕有胎者，其肠中粪亦疗毒疾。又有五角羊、麝香、轻毛駝鸡、牲牲。其人能作旄毡、班鬪、青顿、髦毼、羊羴之属。

特多杂药。地有咸土，以为盐，麕羊牛马食之皆肥。

注 宣帝年也。

注 按今彼土夷人呼为“雕”也。

注 本草经曰“零羊角味咸无毒，主疗青盲、蛊毒，去恶鬼，安心气，强筋骨”也。

注 郭璞注山海经曰：“駝鸡似雉而大，青色，有毛角，敌死乃止。”

注 青顿，髦羴，并未详，字书无此二字。周书：“伊尹

为四方献令曰：‘正西昆仑、狗国、鬼亲、枳己、鬲耳、贯匈、雕题、离丘、漆齿，请令以丹青、白旄、纰鬲、龙角、神龟为献。’汤曰：‘善。’”何承天纂文曰：“纰，氏鬲也。”

音卑疑反。髦即纰也。

注 麀即麀狼也。异物志：“状似鹿而角触前向，入林树挂角，故恒在平浅草中。肉肥脆香美，逐入林则搏之，皮可作履屨，角正四据，南人因以为默。”

音子兮反。

其西又有三河、盘于虏，北有黄石、北地、卢水胡，其表乃为徼外。灵帝时，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。

白马氏者，武帝元鼎六年时，分广汉西部，合以为武都，土地险阻，有麻田，出名马、牛、羊、漆、蜜，氏人勇慧抵冒，贪货死利，居于河池，一名仇池，方百顷，四面斗绝。数为边寇，郡县讨之，则依固自守，元封三年，氏人反叛，遣兵破之，分徙酒泉郡，昭帝元凤元年，氏人复叛，遣执金吾马适建、

龙跽侯韩增、大鸿胪田广明，将三辅、太常徒讨破之。

注 仇池，山，在今成州上禄县南。三秦记曰：“仇池县界，本名仇维，山上有池，故曰仇池，山在含洛二谷之闲，常为水所冲激，故下石而上土，形似覆壶。”仇池记曰：“仇池百顷，周回九千四十步，天形四方，壁立千仞，自然楼橹却敌，分置调均，竦起数丈，有踰人功，仇池凡二十一道，可攀缘而上，东西二门。盘道下至上，凡有七里上则岗阜低昂，泉流交灌。”郦元注水经云：“羊肠盘道三十六回，开山图谓之仇夷，所谓‘积石峨嵋，嵌岑隐阿’者也。上有平田百顷，煮土成

盐，因以百顷为号”也。

注 姓马适，名建也。

及王莽篡乱，氏人亦叛。建武初，氏一悉附陇蜀，及隗嚣灭，其酋豪乃背公孙述降汉，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，赐以印绶。后嚣放人隗茂反，杀武都太守。氏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，威服诸豪，与郡丞孔奋击茂，破斩之。后亦时为寇盗，郡县讨破之。

论曰：汉氏征伐戎狄，有事边远，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，至于倾没疆垂，丧师败将者，不出时岁，卒能开四夷之境，殊俗之附。若乃文约之所沾渐，风声之所周流，几将日所出入处也。着自山经、水志者，亦略及焉。虽服叛难常，威泽时旷，及其化行，则缓耳雕脚之伦，兽居鸟语之类，莫不举种尽落，回面而请吏，陵海越障，累译以内属焉。故其录名中郎校尉之署，

编数都护、部守之曹，动以数百万计。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，沈沙栖陆之瑰宝，莫不呈表怪丽，雕被宫幄焉。又其竇喙火毳驯禽封兽之赋，輶积于内府；

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，列倡于外明。岂柔服之道，必足于斯？然亦云致远者矣。蛮夷虽附阻岩谷，而类有土居，连涉荆、交之区，布护巴、庸之外，不可量极。然其凶勇狡筭，薄于羌狄，故陵暴之害，不能深也。西南之徼，尤为劣焉。故关守永昌，肇自远离，启土立人，至今成都焉。

注 文约谓文书要约也。

注 缓耳，僮耳也。兽居谓穴居。

注 谓护匈奴中郎将及戊己校尉等。

注 珠玉、金碧、珊瑚、虎魄之类。

注 火毳即火浣布也。驯禽，鸚鵡也。封兽，象也。神异经曰：“南方有火山，长四十里，广四五里。生不烬之木，昼夜火然，得烈风不猛，暴雨不灭。火中有鼠，重百斤，毛长二尺余，细如丝，恒居火中，时时出外，而色白，以水逐沃之即死。绩其毛，织以作布。用之若污，以火烧之，则清洁也。”傅子曰“长老说汉桓时，梁冀作火浣布单衣，会宾客，行酒公卿朝臣前，佯争酒失杯而污之，冀伪怒，解衣而烧之，布得火，燁然而炽，如烧凡布，垢尽火灭，粲然洁白，如水澣”也。

注 哀牢夷伐鹿蓼不得，乃归中国，故言肇自远离。

赞曰：百蛮蠢居，仞彼方徼。镂体卉衣，凭深阻峭。亦有别夷，屯彼蜀表。

参差聚落，纡余岐道。往化既孚，改襟输宝。俾建永昌，同编亿兆。

注 蠢，小貌也。镂体，文身也。卉衣，草服也。

注 孚，信也。襟，衽也。

后汉书卷八十七

西羌传 第七十七

西羌之本，出自三苗，姜姓之别也。其国近南岳。及舜流四凶，徙之三危，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。滨于赐支，至乎河首，挠地千里。赐支者，禹贡所谓析支者也。南接蜀、汉徼外蛮夷，西北*[接]*鄯善、车师诸国。所居无常，依随水草。地少五谷，以产牧为业。其俗氏族无定，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。

十二世后，相与婚姻，父没则妻后母，兄亡则纳厘，故国无鳏寡，种类繁炽。不立君臣，无相长一，强则分种为酋豪，弱则为人附落，更相抄暴，以力为雄。杀人偿死，无它禁令。其兵长在山谷，短于平地，不能持久，而果于触突，以战死为吉利，病终为不祥。堪耐寒苦，同之禽兽。虽妇人产子，亦不避风雪。性坚刚勇猛，得西方金行之气焉。

注 衡山也。

注 三危，山，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，山有三榭，故曰三危也。

注 河关，县，属金城郡。已上并续汉书文。

注 寡妇曰厘，力之反。

注 黄帝素问曰：“西方者，金*(玉)**[王]*之域，沙石之处，其人山居而多风，水土刚强。”

王政修则宾服，德教失则寇乱。昔夏后氏太康失国，四夷背叛。及后相即位，乃征吠夷，七年然后来宾。至于后泄，始加爵命，由是服从。后桀之乱，吠夷入居邠岐之闲，成汤既兴，伐而攘之。及殷室中衰，诸夷皆叛。至于武丁，征西戎、鬼方，三年乃克。故其诗曰：“自彼氐羌，莫敢不来王。”

注 太康，夏启之子，盘于游田，不恤人事，为羿所逐，不得反国也。

注 后相即太康孙，仲康之子。

注 泄，启八代孙，帝芒之子也。

注 邠，今豳州也。岐即岐州也。

注 武丁，殷王也。易曰：“高宗伐鬼方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鬼方，远方也。”

注 殷颂之文。

及武乙暴虐，犬戎寇边，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。及子季历，遂伐西落鬼戎。太丁之时，季历复伐燕京之戎，戎人大败周师。后二年，周人克余无之戎，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。自是之后，更伐始呼、翳徒之戎，皆克之。及文王为西伯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玃狁之难，遂攘戎狄而戍之，莫不宾服。及率西戎，征殷之叛国以事纣。

注 帝武乙即武丁*(五)** *代孙。无道，为偶人像，谓之天神，与之博，令人代之行，天神不胜，而僇辱之。又为革囊盛血，仰而射之，命曰“射天”。

遂被雷震而死。

注 梁山在今雍州好畤县西北。古公，文王之祖也。岐山在扶风郡也。

注 竹书纪年“武乙三十五年，周王季伐西落鬼戎，俘二十翟王”也。

注 太丁，武*(丁)**[乙]*子也。竹书纪年曰：“太丁二年，周人伐燕京之戎，周师大败”也。

注 季历，文王之父也。竹书纪年曰：“太丁四年，周人伐余无之戎，克之。”

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。”

注 竹书纪年曰“太丁七年，周人伐始呼之戎，克之。十一年，周人伐翳徒之戎，捷其三大夫”也。

注 见诗小雅采薇篇。

注 左传晋韩献子曰：“文王率殷之叛国之事纣，惟知时。”

及武王伐商，羌、鬃率师会于牧野。至穆王时，戎狄不贡，王乃西征犬戎，获其五王，又得四白鹿，四白狼，王遂迁戎于太原。夷王衰弱，荒服不朝，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，至于俞泉，获马千匹。厉王无道，戎狄寇掠，乃入犬丘，杀秦仲之族，王命伐戎，不克。及宣王立四年，使秦仲伐戎，为戎所杀，王乃召秦仲子庄公，与兵七千人，伐戎破之，由是少却。

后二十七年，王遣兵伐太原戎，不克。后五年，王伐条戎、奔戎，王师败绩。后二年，晋人败北戎于汾隰，戎人灭姜侯之邑。明年，王征申戎，破之。后十年，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，军败，伯士死焉。其年，戎围犬丘，虜秦襄公之兄伯父。时幽王昏虐，四夷交侵，遂废申后而立驪姒。申侯怒，与戎寇周，杀幽王于酈山，周乃东迁洛邑，秦襄公攻戎救周。后二年，

邢侯大破北戎。

注 尚书曰：“庸、蜀、羌、鬻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人。”
孔安国注曰：“皆蛮夷戎狄也。”

注 见史记。

注 夷王，穆王孙，名燹也。

注 见竹书纪年。

注 犬丘，县名，秦曰废丘，汉曰槐里也。

注 二水名。

注 并见竹书纪年。

及平王之末，周遂陵弼，戎逼诸夏，自陇山以东，及乎伊、洛，往往有戎。于是渭首有狄、蒍、邽、冀之戎，泾北有义渠之戎，洛川有大荔之戎，

渭南有骊戎，伊、洛闲有杨拒、泉皋之戎，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。当春秋时，闲在中国，与诸夏盟会。鲁庄公伐秦取邽、冀之戎。后十余岁，晋灭骊戎。是时，伊、洛戎强，东侵曹、鲁，后十九年，遂入王城，于是秦、晋伐戎以救周。

后二年，又寇京师，齐桓公征诸侯戍周。后九年，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，允姓戎迁于渭南，东及轘辕。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，阴戎之种遂以滋广。晋文公欲修霸业，乃赂戎狄信道，以匡王室。秦穆公得戎人由余，遂霸西戎，开地千里。

及晋悼公，又使魏绛和诸戎，复修霸业。是时楚、晋强盛，威服诸戎，陆浑、伊、洛、阴戎事晋，而蛮氏从楚。后陆浑叛晋，晋令荀吴灭之。后四十四年，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。是时义渠、大荔最强，筑城数十，皆自称王。

注 狄即狄道，蒗即大道，邽即上邽县，冀即冀县也。

注 义渠，县，属北地郡也。

注 洛川即洛水。大荔，古戎国，秦获之，改曰临晋，今同州城是也。

注 杜预注左传云：“杨拒，戎邑也。”

注 左传曰：“单浮余*(国)**[围]*蛮氏。”杜预注云：“梁南有霍阳山，皆蛮子之邑。”

注 左传庄公十八年，公追戎于济西。杜预注，戎侵鲁，鲁人不知，去乃追之。二十四年戎侵曹也。

注 事并见左传僖公十*(二)** *年。

注 瓜州，今瓜州也。事见僖*[公]*二十二年。

注 允姓，阴戎之祖，与三苗俱放三危。见左传。

注 左传哀公四年：“蛮子赤奔晋阴地。”杜预注曰：“阴地，河南山北，自上雒以东至陆浑。”

注 由余，其先晋人也，亡入戎。戎王闻穆公贤，使由余观秦，秦穆公以客礼待之。秦遗戎王以女乐，由余谏，不听，由余乃降秦，为谋伐戎。

注 魏絳，晋大夫。见左传襄公十一年。

注 荀吴，晋大夫中行穆子也。见左传昭公元年。

至周贞王八年，秦厉公灭大荔，取其地。赵亦灭代戎，即北戎也。韩、魏复共稍并伊、洛、阴戎，灭之。其遗脱者皆逃走，西踰汧、陇。自是中国无戎寇，唯余义渠种焉。至贞王二十五年，秦伐义渠，虏其王。后十四年，义渠侵秦至渭南。后百许年，义渠败秦师于洛。后四年，义渠国乱，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，义渠遂臣于秦。后八年，秦伐义渠，取郁郅。后二年，义渠败秦师于李伯。明年，秦伐义渠，取徒泾二

十五城。及昭王立，义渠王朝秦，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，生二子。至王赧四十三年，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，因起兵灭之，始置陇西、北地、上郡焉。

注 汧山、陇山之闲也，在今陇州汧源县。

注 即厉公二十三年伐也。

注 操，名也。庶长，秦爵也。*(事)*见左传。

注 县名，属北地郡。

注 李伯，地名，未详。

注 徒泾，县名，属西河郡。

戎本无君长，夏后氏未及商周之际，或从侯伯征伐有功，天子爵之，以为藩服。

春秋时，陆浑、蛮氏戎称子，战国世，大荔、义渠称王，及其衰亡，余种皆反旧为酋豪云。

羌无弋爰剑者，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，以为奴隶。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。后得亡归，而秦人追之急，藏于岩穴中得免。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，秦人焚之，有景象如虎，为其蔽火，得以不死。既出，又与剺女遇于野，遂成夫妇。女耻其状，被发覆面，羌人因以为俗，遂俱亡入三河闲。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，怪其神，共畏事之，推以为豪。河湟闲少五谷，多禽兽，以射猎为事，

爰剑教之田畜，遂见敬信，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觭。羌人谓奴为无弋，以爰剑尝为奴隶，故因名之。其后世世为豪。

注 剺，截鼻也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遂俱亡入河湟闲。”今此言三河，即黄

河、赐支河、湟河也。

注 湟水出金城郡临羌县。

至爰剑曾孙忍时，秦献公初立，欲复穆公之绪，兵临渭首，灭狄蒍戎。

忍季父印畏秦之威，将其种人附落而南，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，与觿羌绝远，不复交通。

其后子孙分别，各自为种，任随所之。或为牦牛种，越嵩羌是也；或为白马种，广汉羌是也；或为参狼种，武都羌是也。忍及弟舞独留湟中，并多娶妻妇。忍生九子为九种，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，羌之兴盛，从此起矣。

注 穆公霸有西戎，公今欲复之。

注 蒍音丸。

及忍子研立，时秦孝公雄强，威服羌戎。孝公使太子驪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。研至豪健，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。及秦始皇时，务并六国，以诸侯为事，兵不西行，故种人得以繁息。秦既兼天下，使蒙恬将兵略地，西逐诸戎，北却觿狄，筑长城以界之，觿羌不复南度。

至于汉兴，匈奴冒顿兵强，破东胡，走月氏，威震百蛮，臣服诸羌。景帝时，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，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、安故，至临洮、氐道、羌道县。及武帝征伐四夷，开地广境，北却匈奴，西逐诸羌，乃度河、湟，筑令居塞；初开河西，列置四郡，信道玉门，隔绝羌胡，使南北不得交关。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。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，

与匈奴通，合兵十余万，共攻令居、安故，遂围枹罕。汉遣将军李息、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。始置护羌校尉，持节统领焉。羌乃去湟中，依西海、盐池左右。汉遂因山为塞，河西地空，稍徙人以实之。

注 氏音丁兮反。五县并属陇西郡。

注 令居，县，属金城郡。令音零。

注 酒泉、武威、张掖、敦煌也。

注 姐音紫。

注 安故，县，属陇西郡。枹罕，县，属金城郡。枹音鈇。

注 金城郡临羌县有盐池也。

至宣帝时，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 覘行诸羌，其先零种豪言：“愿得度湟水，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。”安国以事奏闻，后将军赵充国以为不可听。后因缘前言，遂度湟水，郡县不能禁。至元康三年，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，将欲寇边。帝闻，复使安国将兵观之。安国至，召先零豪四十余人斩之，因放兵击其种，斩首千余级。于是诸羌怨怒，遂寇金城。乃遣赵充国与诸将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。至研十三世孙烧当立。元帝时，彡姐等七种羌寇陇西，遣右将军冯奉世击破降之。从爰剑种五世至研，研最豪健，自后以研为种号。十三世至烧当，复豪健，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。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，四夷宾服，边塞无事。至王莽辅政，欲耀威德，以怀远为名，乃令译讽旨诸羌，使共献西海之地，初开以为郡，筑五县，边海亭燧相望焉。

注 义渠，姓也。

注 彡音先廉反，又所廉反。姐音紫。

注 燧，烽也。

滇良者，烧当之玄孙也。时王莽末，四夷内侵，及莽败，觭羌遂还据*[西海]*为寇。更始、赤眉之际，羌遂放纵，寇金城、陇西。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，乃就慰纳，因发其觭与汉相拒。建武九年，隗嚣死，司徒掾班彪上言：“今凉州部皆有降羌，羌胡被发左髻，而与汉人杂处，习俗既异，言语不通，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，穷恚无聊，故致反叛。夫蛮夷寇乱，皆为此也。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，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，凉州部置护羌校尉，皆持节领护，理其怨结，岁时循行，问所疾苦。又数遣使驿通动静，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，州郡因此可得儆备。今宜复如旧，以明威防。”光武从之，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，持节如旧。及邯卒而职省。十年，先零豪与诸种相结，复寇金城、陇西，遣中郎将来歙等击之，大破。事已具歙传。十一年夏，先零种复寇临洮，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。后悉归服，徙置天水、陇西、扶风三郡。明年，武都参狼羌反，援又破降之。事已具援传。

自烧当至滇良，世居河北大允谷，种小人贫。而先零、卑湍并皆强富，数侵犯之。滇良父子积见陵易，愤怒，而素有恩信于种中，于是集会附落及诸杂种，乃从大榆入，掩击先零、卑湍，大破之，杀三千人，掠取财畜，夺居其地大榆中，由是始强。

注 湍音乃感反。

滇良子滇吾立。中元元年，武都参狼羌反，杀略吏人，太

守与战不胜，陇西太守刘盱遣从事辛都、监军掾李苞，将五千人赴武都，与羌战，斩其酋豪，首虏千余人。时武都兵亦更破之，斩首千余级，余悉降。时滇吾附落转盛，常雄诸羌，每欲侵边者，滇吾转教以方略，为其渠帅。二年秋，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，刘盱遣兵于枹罕击之，不能克，又战于允街，为羌所败，杀五百余人。于是守塞诸羌皆复相率为寇。遣谒者张鸿领诸郡兵击之，战于允吾、唐谷，军败，鸿及陇西长史田颯皆没。又天水兵为牢姐种所败于白石，死者千余人。

注 允音鈿。街音阶。县名，属金城郡。

注 允音鈿。吾音牙。县名，属金城郡。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县西也。

注 白石，县名，属金城郡，有白石山。

时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，年百余岁，多智筭，为种人所信向，皆从取计策。

时为卢水胡所击，比铜钳乃将其觶来依郡县。种人颇有犯法者，临羌长收系比铜钳，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。显宗怜之，乃下诏曰：“昔桓公伐戎而无仁惠，故春秋贬曰‘齐人’。今国家无德，恩不及远，羸弱何辜，而当并命！夫长平之暴，非帝者之功，咎由太守长吏妄加残戮。比铜钳尚生者，所在致医药养视，令招其种人，若欲归故地者，厚遣送之。其小种若束手自诣，欲嗟功者，皆除其罪。若有逆谋为吏所捕，而狱状未断，悉以赐有功者。”

注 春秋庄公三十年：“齐人伐山戎。”公羊传曰：“此

齐侯也。其称人何？

贬也。”何休注云：“戎亦天地之所生，乃迫杀之，恶不仁也。”

注 言帝王好生恶杀，故不以为功也。史记曰，白起，昭王时为上将军，击赵，赵不利，将军赵括与六十万人请降，起乃尽坑之，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。

永平元年，复遣中郎将窦固、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，大破之。事已具武等传。滇吾远引去，余悉散降，徙七千口置三辅。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，居狄道。林为诸羌所信，而滇岸遂诣林降。林为下吏所欺，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，承制封为归义侯，加号汉大都尉。明年，滇吾复降，林复奏其第一豪，与俱诣阙献见。帝怪一种两豪，疑其非实，以事诘林。林辞窘，乃伪对曰：“滇岸即滇吾，陇西语不正耳。”帝穷验知之，怒而免林官。会凉州刺史又奏林臧罪，遂下狱死。谒者郭襄代领校尉事，到陇西，闻凉州羌盛，还诣阙，抵罪，于是复省校尉官。滇吾子东吾立，以父降汉，乃入居塞内，谨愿自守。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。

注 窘，穷也。

肃宗建初元年，安夷县吏略妻卑湍种羌妇，吏为其夫所杀，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，种人恐见诛，遂共杀延，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。陇西太守孙纯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，与卑湍等战，斩首虏数百人。复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羌校尉，居安夷。二年夏，迷吾遂与诸觻聚兵，欲叛出塞。金城太守郝崇追之，战于荔谷，崇兵大败，崇轻骑得脱，死者二千

余人。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，吴棠不能制，坐征免。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，移居临羌。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、汉阳，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马防，长水校尉耿恭副，讨破之。于是临洮、索西、迷吾等悉降。防乃筑索西城，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，悉复诸亭候。至元和三年，迷吾复与弟号吾诸杂种反叛。秋，号吾先轻入寇陇西界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，生得号吾，将诣郡。号吾曰：“独杀我，无损于羌。诚得生归，必悉罢兵，不复犯塞。”陇西太守张纡权宜放遣，羌即为解散，各归故地，迷吾退居河北归义城。傅育不欲失信伐之，乃募人斗诸羌胡，羌胡不肯，遂复叛出塞，更依迷吾。

注 安夷，县名，属金城郡。

注 故城在今洮州。

章和元年，育上请发陇西、张掖、酒泉各五千人，诸郡太守将之，育自领汉阳、金城五千人，合二万兵，与诸郡克期击之，令陇西兵据河南，张掖、酒泉兵遮其西。并未及会，育军独进。迷吾闻之，徙庐落去。育选精骑三千穷追之，夜至建威南三兜谷，去虏数里，须旦击之，不设备。迷吾乃伏兵三百人，夜突育营，营中惊坏散走，育下马手战，杀十余人而死，死者八百八十人。及诸郡兵到，羌遂引去。育，北地人也。显宗初，为临羌长，与捕虏将军马武等击羌滇吾，功冠诸军；及在武威，威声闻于匈奴。食禄数十年，秩奉尽贍给知友，妻子不免操井臼。肃宗下诏追矚美之。封其子毅为明进侯，七百户。以陇西太守张纡代为校尉，将万人屯临羌。

迷吾既杀傅育，狃*(怙)**[怙]*边利。章和元年，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。张纡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

兵会战于木乘谷，迷吾兵败走，因译使欲降，纡纳之。遂将种人诣临羌县，纡设兵大会，施毒酒中，羌饮醉，纡因自击，伏兵起，诛杀酋豪八百余人。斩迷吾等五人头，以祭育顷。复放兵击在山谷闲者，斩首四百余人，得生口二千余人。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，与烧何、当煎、当闾等相结，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，解仇交质，将五千人寇陇西塞，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，迷唐不利，引还大、小榆谷，北招属国诸胡，会集附落，种觿炽盛，张纡不能讨。永元元年，纡坐征，以张掖太守邓训代为校尉，稍以赏赂离闲之，由是诸种少解。

注 狃*(怏)**[怏]*，惯习也。狃音女九反。*(怏)**[怏]*音时制反。

东吾子东号立。是时号吾将其种人降。校尉邓训遣兵击迷唐，迷唐去大、小榆谷，徙居颇岩谷。和帝永元四年，训病卒，蜀郡太守聂尚代为校尉。尚见前人累征不克，欲以文德服之，乃遣驿使招呼迷唐，使还居大、小榆谷。迷唐既还，遣祖母卑缺诣尚，尚自送至塞下，为设祖道，令译田汜等五人护送至庐落。迷唐因而反叛，遂与诸种共生屠裂汜等，以血盟诅，复寇金城塞。五年，尚坐征免，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。友以迷唐难用德怀，终于叛乱，乃遣驿使构离诸种，诱以财货，由是解散。友乃遣兵出塞，攻迷唐于大、小榆谷，获首虏八百余人，收麦数万斛，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，作大航，造河桥，欲度兵击迷唐。

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曲。至八年，友病卒，汉阳太守史充代为校尉。充至，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，而羌迎败充兵，杀数百人。明年，充坐征，代郡太守吴祉代为校尉。其秋，

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，杀数百人，乘胜深入，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，觭羌复悉与相应，合步骑三万人，击破陇西兵，杀大夏长。

遣行征西将军刘尚、越骑校尉赵代副，将北军五营、黎阳雍营、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。尚屯狄道，代屯枹罕。尚遣司马寇盱监诸郡兵，四面并会。迷唐惧，弃老弱奔入临洮南。尚等追至高山。迷唐穷迫，率其精强大战。盱斩虏千余人，得牛马羊万余头。迷唐引去。汉兵死伤亦多，不能复追，乃还入塞。明年，尚、代并坐畏懦征下狱，免。谒者王信领尚营屯枹罕，谒者耿谭领代营屯白石。谭乃设购赏，诸种颇来内附。迷唐恐，乃请降。信、谭遂受降罢兵，遣迷唐诣阙。其余种人不满二千，饥窘不立，入居金城。和帝令迷唐将其种人还大、小榆谷。迷唐以为汉作河桥，兵来无常，故地不可复居，辞以种人饥饿，不肯远出。吴祉等乃多赐迷唐金帛，令余谷市畜，促使出塞，种人更怀猜惊。十二年，遂复背叛，乃胁将湟中诸胡，寇钞而去。王信、耿谭、吴祉皆坐征，以酒泉太守周鲂代为校尉。明年，迷唐复还赐支河曲。

注 大夏，县名，属陇西郡。

注 五营即五校也。雍营即扶风都尉屯也。黎阳营解见南匈奴传也。

初，累姐种附汉，迷唐怨之，遂击杀其酋豪，由是与诸种为讎，党援益篋。其秋，迷唐复将兵向塞，周鲂与金城太守侯霸，及诸郡兵、属国湟中月氏诸胡、陇西牢姐羌，合三万人，出塞至允川，与迷唐战。周鲂还营自守，唯侯霸兵陷陈，斩首四百余级。羌觭折伤，种人瓦解，降者六千余口，分徙汉阳、

安定、陇西。迷唐遂弱，其种觻不满千人，远踰赐支河首，依发羌居。明年，周鲔坐畏懦征，侯霸代为校尉。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，郡兵击灭之，悉没入弱口为奴婢。

时西海及大、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。隃麋相曹凤上言：“西戎为害，前世所患，臣不能纪古，且以近事言之。自建武以来，其犯法者，常从烧当种起。

所以然者，以其居大、小榆谷，土地肥美，又近塞内，诸种易以为非，难以攻伐。南得钟存以广其觻，北阻大河因以为固，又有西海鱼盐之利，缘山滨水，以广田蓄，故能强大，常雄诸种，恃其权勇，招诱羌胡。今者衰困，党援坏沮，亲属离叛，余胜兵者不过数百，亡逃栖窜，远依发羌。臣愚以为宜及此时，建复西海郡县，规固二榆，广设屯田，隔塞羌胡交关之路，遏绝狂狡窥欲之源。

又殖谷富边，省委输之役，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。”于是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，将徙士屯龙耆。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、建威屯田二十七部，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，增留、逢二部，帝皆从之。列屯夹河，合三十四部。其功垂立。至永初中，诸羌叛，乃罢。迷唐失觻，病死。有一子来降，户不满数十。

注 隃麋，县名，属右扶风。

注 龙耆即龙支也，今鄯州县。

注 邯，水名。邯分流左右，在今廓州。

东号子麻奴立。初随父降，居安定。时诸降羌布在郡县，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，积以愁怨。安帝永初元年夏，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、陇西、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，弘迫促发遣，髡

羌惧远屯不还，行到酒泉，多有散叛。诸郡各发兵傲遮，或覆其庐落。于是勒姐、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，遂同时奔溃。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。

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，断陇道。时羌归附既久，无复器甲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，或负板案以为楯，或执铜镜以象兵，郡县畏懦不能制。冬，遣车骑将军邓鹭，征西校尉任尚副，将五营及三河、三辅、汝南、南阳、颍川、太原、上党兵合五万人，屯汉阳。明年春，诸郡兵未及至，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鹭军于冀西，杀千余人。校尉侯霸坐觭羌反叛征免，以西域都护段禧代为校尉。

其冬，鹭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，尚军大败，死者八千余人。于是滇零等自称“天子”于北地，招集武都、参狼、上郡、西河诸杂种，觭遂大盛，东犯赵、魏，南入益州，杀汉中太守董炳，遂寇钞三辅，断陇道。湟中诸县粟石万钱，百姓死亡不可胜数。朝廷不能制，而转运难剧，遂诏鹭还师，留任尚屯汉阳，为诸军节度。朝廷以邓太后故，迎拜鹭为大将军，封任尚乐亭侯，食邑三百户。

注 县名，属汉阳郡。

三年春，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。仁战每不利，觭羌乘胜，汉兵数挫。当煎、勒姐种攻没破羌县，钟羌又没临洮县，生得陇西南部都尉。明年春，滇零遣人寇曜中，燔烧邮亭，大掠百姓。于是汉中太守郑勤移屯曜中。军营久出无功，有废农桑，乃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，罢遣南阳、颍川、汝南吏士，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，扶风都尉于雍，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。时羌复攻曜中，郑勤欲击之。主簿段崇谏，以为虏

乘胜，锋不可当，宜坚守待之。

勤不从，出战，大败，死者三千余人，段崇及门下史王宗、原展以身扞刃，与勤俱死。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。任仁战累败，而兵士放纵，槛车征诣廷尉诏狱死。段禧病卒，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，遂移居张掖。五年春，任尚坐无功征免。羌遂入寇河东，至河内，百姓相惊，多奔南度河。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，诏魏郡、赵国、常山、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。

注 县名，属汉中郡。

注 西京左辅都尉都高陵，右辅都尉都郿也。

注 襄武，县名，属陇西郡。

羌既转盛，而二千石、令、长多内郡人，并无守战意，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。

朝廷从之，遂移陇西徙襄武，安定徙美阳，北地徙池阳，上郡徙衙。

百姓恋土，不乐去旧，遂乃刈其禾稼，发彻室屋，夷营壁，破积聚。时连旱蝗饥荒，而驱蹙劫略，流离分散，随道死亡，或弃捐老弱，或为人仆妾，丧其太半。复以任尚为侍御史，击觶羌于上党羊头山，破之，诱杀降者二百余人，乃罢孟津屯。其秋，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、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，聚觶入上邽城，琦自称安汉将军。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，封列侯，赐钱百万，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，银二百斤。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，封习讨奸侯，赐钱百万。而杜季贡、王信等将其觶据橐泉营。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，斩王信等六百余人，没入妻子五百余人，收金*(钱)**[银]*彩帛一亿已上。杜*[季]*

贡亡从滇零。六年，任尚复坐征免。滇零死，子零昌代立，年尚幼少，同种狼莫为其计策，以杜*[季]*贡为将军，别居丁奚城。七年夏，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，首虏千人，得驴骡骆唵马牛羊二万余头，以畀得者。

注 县名，属陇西郡。

注 县名，属右扶风。

注 县名，属左冯翊。

注 县名，属冯翊。衙音牙。

注 羊头山在上党郡谷远县。

注 畀音必四反。

元初元年春，遣兵屯河内，通谷冲要三十三所，皆作坞壁，设鸣鼓。零昌遣兵寇雍城，又号多与当煎、勒姐大豪共胁诸种，分兵钞掠武都、汉中。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，汉中五官掾程信率壮士与蛮共击破之。号多退走，还断陇道，与零昌通谋。侯霸、马贤将湟中吏人及降羌胡于枹罕击之，斩首二百余级。凉州刺史皮杨击羌于狄道，大败，死者八百余人，杨坐征免。侯霸病卒，汉阳太守庞参代为校尉。参以恩信招诱之。二年春，号多等率觶七千余人诣参降，遣诣阙，赐号多侯印绶遣之。参给还居令居，通河西道。而零昌种觶复分寇益州，遣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，因发益部诸郡屯兵击零昌党吕叔都等。至秋，蜀人陈省、罗横应募，刺杀叔都，皆封侯赐钱。又使屯骑校尉班雄屯三辅，遣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，督右扶风仲光、安定太守杜恢、北地太守盛包、京兆虎牙都尉耿溥、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，合八千余人，又庞参将羌胡兵七千余人，与钧分道并北击零昌。参兵至勇士东，为杜季贡所败，于是引退。钧等

独进，攻拔丁奚城，大克获。杜秀贡率觶伪逃。钧令光、恢、包等收羌禾稼，光等违钧节度，散兵深入，羌乃设伏要击之。钧在城中，怒而不救，光*[等]*并没，死者三千余人。钧乃遣还，坐征自杀。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，以马贤代领校尉事。后遣任尚为中郎将，将羽林、缇骑、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，代班雄屯三辅。尚临行，怀令虞诩说尚曰：“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，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，弃农桑，疲苦徭役，而未有功，劳费日滋。若此出不克，诚为使君危之。”尚曰：“忧惶久矣，不知所如。”诩曰：“兵法弱不攻强，走不逐飞，自然之执也。今虏皆马骑，日行数百，来如风雨，去如绝弦，以步追之，执不相及，所以旷而无功也。为使君计者，莫如罢诸郡兵，各令出钱数千，二十人共市一马，如此，可舍甲冑，驰轻兵，以万骑之觶，逐数千之虏，追尾掩截，其道自穷。便人利事，大功立矣。”尚大喜，即上言用其计。乃遣轻骑钜击杜季贡于丁奚城，斩首四百余级，获牛马羊数千头。

注 勇士，县名，属天水郡。

注 尾犹寻也。

明年夏，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沉万骑，击零昌于灵州，斩首八百余级，封须沉为破虏侯，金印紫绶，赐金帛各有差。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。秋，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。任尚又遣假司马募陷陈士，击零昌于北地，杀其妻子，得牛马羊二万头，烧其庐落，斩首七百余级，得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绶。

注 县名，属北地郡。

四年春，尚遣当阬种羌榆鬼等五人刺杀杜季贡，封榆鬼为破羌侯。其夏，尹就以不能定益州，坐征抵罪，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尹就军屯。招诱叛羌，稍稍降散。

秋，任尚复募嗟功种号封刺杀零昌，封号封为羌王。冬，任尚将诸郡兵与马贤并进北地击狼莫，贤先至安定青石岸，狼莫逆击败之。会尚兵到高平，因合势俱进，狼莫等引退，乃转营迫之，至北地，相持六十余日，战于富平*[上]*河*(上)*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级，还得所略人男女千余人，牛马驴羊骆驼十余万头，狼莫逃走，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。

注 县名，属安定郡。

注 富平，县，属北地郡。

五年，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，赐雕何为羌侯，封遵武阳侯，三千户。遵以太后从弟故，爵封优大。任尚与遵争功，又诈增首级，受赇枉法，臧千万已上，槛车征弃市，没入田庐奴婢财物。自零昌、狼莫死后，诸羌瓦解，三辅、益州无复寇傲。

自羌叛十余年闲，兵连师老，不暂宁息。军旅之费，转运委输，用二百四十余亿，府帑空竭。延及内郡，边民死者不可胜数，并凉二州遂至虚耗。

六年春，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通谋欲反，马贤逆击之于安故，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，皆降散。

永宁元年春，上郡沉氏种羌五千余人复寇张掖。其夏，马贤将万人击之。初战失利，死者数百人，明日复战，破之，斩首千八百级，获生口千余人，马牛羊以万数，余虏悉降。时当煎种大豪饥* *等，以贤兵在张掖，乃乘虚寇金城，贤还军追

之出塞，斩首数千级而还。烧当、烧何种闻贤军还，率三千余人复寇张掖，杀长吏。初，饥五同种大豪卢箛、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，而首施两端。

建光元年春，马贤率兵召卢箛斩之，因放兵击其种人，首虏二千余人，掠马牛羊十万头，忍良等皆亡出塞。玺书封贤安亭侯，食邑千户。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，而贤抚恤不至，常有怨心。秋，遂相结共胁将诸种步骑三千人寇湟中，攻金城诸县。贤将先零种赴击之，战于牧苑，兵败，死者四百余人。

麻奴等又败武威、张掖郡兵于令居，因胁将先零、沉氏诸种四千余户，缘山西走，寇武威。贤追到鸾鸟，招引之，诸种降者数千，麻奴南还湟中。延光元年春，贤追到湟中，麻奴出塞度河，贤复追击战破之，种觶散遁，诣凉州刺史宗汉降。麻奴等孤弱饥困，其年冬，将种觶三千余户诣汉阳太守耿种降。安帝假金印紫绶，赐金银彩缯各有差。是岁，虔人种羌与上郡胡反，攻谷罗城，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。三年秋，陇西郡始还狄道焉。麻奴弟犀苦立。

注 首施犹首鼠也。

注 鸾鸟，县名，属武威郡，*(鸾)**[鸟]*音爵。

顺帝永建元年，陇西钟羌反，校尉马贤将七千余人击之，战于临洮，斩首千余级，皆率种人降。进封贤都乡侯。自是凉州无事。

至四年，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：“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，君上以安民为明，此高宗、周宣所以上配汤、武也。禹贡雍州之域，厥田惟上。且沃野千里，谷稼殷积，又有龟兹盐池以为

民利。水草丰美，土宜产牧，牛马衔尾，羴羊塞道。

北阻山河，乘厄据险。因渠以溉，水舂河漕。用功省少，而军粮饶足。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，开西河，置上郡，皆为此也。而遭元元无妄之警，觭羌内溃，郡县兵荒二十余年。夫弃沃壤之饶，损自然之财，不可谓利；离河山之阻，守无险之处，难以为固。今三郡未复，园陵单外，而公卿选懦，容头过身，张解设难，但计所费，不图其安。宜开圣德，考行所长。”书奏，帝乃复三郡。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，各归旧县，缮城郭，置候驿。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，省内郡费岁一亿计。遂令安定、北地、上郡及陇西、金城常储谷粟，令周数年。

注 上郡龟兹县有盐官，即雍州之域也。

注 水舂，即水碓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无妄者，无所望也。万物无所望于天，警异之大也。”

注 园陵谓长安诸陵园也。单外谓无守固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选懦，柔怯也。”懦音而掾反。

马贤以犀苦兄弟数背叛，因系质于令居。其冬，贤坐征免，右扶风韩皓代为校尉。明年，犀苦诣皓自言求归故地，皓复不遣。因转湟中屯田，置两河闲，以逼羴羌。皓复坐征，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。两河闲羌以屯田近之，恐必见图，乃解仇诅盟，各自戒备。续欲先示恩信，乃上移屯田还湟中，羌意乃安。

至阳嘉元年，以湟中地广，更增置屯田五部，并为十部。二年夏，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。

注 令音零。

注 前书南部都尉都陇西郡临洮县。

三年，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、汉阳，诏拜前校尉马贤为谒者，镇抚诸种。马续遣兵击良封，斩首数百级。四年，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，斩首千八百级，获马牛羊五万余头，良封亲属并诣*(实)**[贤]*降。贤复进击钟羌且昌，且昌等率诸种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。永和元年，马续迁度辽将军，复以马贤代为校尉。初，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，反叛连年。二年春，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，斩首六百级，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，于是陇右复平。明年冬，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，马贤将兵赴击，斩首四百级，获马千四百匹。那离等复西招羌胡，杀伤吏民。

四年，马贤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，斩之，获首虏千二百级，得马骡羊十万余头。征贤为弘农太守，以来机为并州刺史，刘秉为凉州刺史，并当之职。大将军梁商谓机等曰：“戎狄荒服，蛮夷要服，言其荒忽无常。

而统领之道，亦无常法，临事制宜，略依其俗。今三君素性疾恶，欲分明白黑。

孔子曰：‘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’况戎狄乎！其务安羌胡，防其大故，忍其小过。”机等天性虐刻，遂不能从。

到州之日，多所扰发。

注 荒服，在九州之外也，言其荒忽无常。要服，在九州之内，侯卫之外，言以文德要来之。

注 论语文也。郑玄注云：“不仁之人，当以风化之，疾之已甚，是又使之为乱行。”

注 “虐”或作“庸”。庸，薄也。

五年夏，且冻、傅难种羌等遂反叛，攻金城，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，杀害长吏。机、秉并坐征。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，拜马贤为征西将军，以骑都尉耿叔副，将左右羽林、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。又于扶风、汉阳、陇道作坞壁三百所，置屯兵，以保聚百姓。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，烧陇关，掠苑马。六年春，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，到射姑山，贤军败，贤及二子皆战歿。顺帝愍之，赐布三千匹，谷千斛，封贤孙光为舞阳亭侯，租入岁百万。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，存恤死伤。

注 射音夜。

于是东西羌遂大合。玃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，又烧园陵，掠关中，杀伤长吏，合阳令任颢追击，战死。遣中郎将庞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顿美阳，为凉州援。

武威太守赵冲追击玃唐羌，斩首四百余级，得马牛羊驴万八千余头，羌二千余人降。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。罕种羌千余寇北地，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之，不利。秋，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，凉部震恐。于是复徙安定居扶风，北地居冯翊，遣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将左右羽林、五校士及河内、南阳、汝南兵万五千屯三辅。汉安元年，以赵冲为护羌校尉。冲招怀叛羌，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。于是罢张乔军屯。唯烧何种三千余落据参合北界。三年夏，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之，斩首千五百级，得牛羊驴十八万头。冬，冲击诸种，斩首四千余级。诏冲一子为郎。冲复追击于阿阳，斩首八百级。

于是诸种前后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。

注 合阳，*[今]*同州县也。韻音于筠反。

注 参结纆，县名，属安定郡。纆音力全反。

注 阿阳，县，属汉阳郡。

建康元年春，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，将羌觶亡出塞，领护羌校尉鞠瑶追击玄等，斩首八百余级，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。赵冲复追叛羌到建威鹑阴河。

军度[未]竟，所将降胡六百余人叛走，冲将数百人追之，遇羌伏兵，与战歿。

冲虽身死，而前后多所斩获，羌由是衰耗。永嘉元年，封冲子愷义阳亭侯。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。左冯翊梁并稍以恩信招诱之，于是离湍、狐奴等五万余户诣并降，陇右复平。并，大将军冀之宗人。封为鄆侯，邑二千户。

注 续汉书“建威”作“武威”。鹑阴，县名，属安定郡。

自永和羌叛，至乎是岁，十余年闲，费用八十余亿。诸将多断盗牢禀，私自润入，皆以珍宝货赂左右，上下放纵，不恤军事，士卒不得其死者，白骨相望于野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牢，价直。”

桓帝建和二年，白马羌寇广汉属国，杀长吏。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，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，斩首招降二十万人。

永寿元年，校尉张贡卒，以前南阳太守第五访代为校尉，甚有威惠，西垂无事。

延熹二年，访卒，以中郎将段颍代为校尉。时烧当八种寇陇右，颍击大破之。

四年，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沉氏、牢姐诸种并力寇并、凉及三辅。会段颍坐事征，以济南相胡闾代为校尉。闾无威略，羌遂陆梁，覆没营坞，寇患转盛，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。五年，沉氏诸种复寇张掖、酒泉，皇甫规招之，皆降。事已具规传。鸟吾种复寇汉阳，陇西、金城诸郡兵共击破之，各还降附。至冬，滇那等五六千人复攻武威、张掖、酒泉，烧民庐舍。六年，陇西太守孙羌击破之，斩首溺死三千余人。胡闾疾，复以段颍为校尉。

永康元年，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，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，事已具奂传。

当煎羌寇武威，破羌将军段颍复破灭之，余悉降散。事已具颍传。灵帝建宁三年，烧当羌奉使贡献。中平元年，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，乃与*(汉)**[湟]*中羌、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，寇陇右。事已具董卓传。兴平元年，冯翊降羌反，寇诸县，郭汜、樊稠击破之，斩首数千级。

自爰剑后，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。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，及在蜀、汉徼北，前史不载口数。唯参狼在武都，胜兵数千人。其五十二种衰少，不能自立，分散为附落，或绝灭无后，或引而远去。其八十九种，唯钟最强，胜兵十余万。

其余大者万余人，小者数千人，更相钞盗，盛衰无常，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。发羌、唐旄等绝远，未尝往来。牦牛、白马羌在蜀、汉，其种别名号，皆不可纪知也。建武十三年，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，光武封

楼登为归义君长。至和帝永元六年，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，拜造头为邑君长，赐印绶。至安帝永初元年，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。明年，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。冬，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。桓帝建和二年，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，杀长吏，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。

注 无虑犹都凡也。

湟中月氏胡，其先大月氏之别也，旧在张掖、酒泉地。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，余种分散，西踰罽领。其羸弱者南入山阻，依诸羌居止，遂与共婚姻。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，取西河地，开湟中，于是月氏来降，与汉人错居。虽依附县官，而首施两端。其从汉兵战斗，随势强弱。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。其大种有七，胜兵合九千余人，分在湟中及令居。又数百户在张掖，号曰义从胡。中平元年，与北宫伯玉等反，杀护羌校尉泠征、金城太守陈懿，遂寇乱陇右焉。

论曰：羌戎之患，自三代尚矣。汉世方之匈奴，颇为衰寡，而中兴以后，边难渐大。朝规失绥御之和，戎帅蹇然诺之信。其内属者，或控僇于豪右之手，或屈折于奴仆之勤。塞候时清，则愤怒而思祸；桴革暂动，则属鞬以鸟惊。

故永初之闲，鬲种蜂起。遂解仇嫌。结盟诅，招引山豪，转相啸聚，揭木为兵，负柴为械。*(谷)**[穀]*马扬埃，陆梁于三辅；建号称制，恣睢于北地。东犯赵、魏之郊，南入汉、蜀之鄙，塞湟中，断陇道，烧陵园，剽城市，伤败踵系，羽书日闻。并、凉之士，特冲残毙，壮悍则委身于兵场，女妇则徽纆而为虏，发頄露齿，死生涂炭。自西戎作逆，未有陵

斥上国若斯其炽也。和熹以女君亲政，威不外接。朝议惮兵力之损，情存苟安。或以边州难援，宜见捐弃；或惧疽食浸淫，莫知所限。谋夫回遑，猛士疑虑，遂徙西河四郡之人，杂寓关右之县。发屋伐树，塞其恋土之心；燔破货积，以防顾还之思。于是诸将邓鹭、任尚、马贤、皇甫规、张奂之徒，争设雄规，更奉征讨之命，征兵会觶，以图其隙。驰骋东西，奔救首尾，摇动数州之境，日耗千金之资。至于假人增赋，借奉侯王，引金钱缣彩之珍，征粮粟盐铁之积。所以赂遗购赏，转输劳来之费，前后数十巨万。或臬克酋健，摧破附落，降俘载路，牛羊满山。军书未奏其利害，而离叛之状已言矣。故得不酬失，功不半劳。暴露师徒，连年而无所胜。官人屈竭，烈士愤丧，段颎受事，专掌军任，资山西之猛性，练戎俗之恣情，穷武思尽欬锐以事之。被羽前登，身当百死之陈，蒙没冰雪，经履千折之道，始殄西种，卒定东寇。若乃陷击之所歼伤，追走之所崩籍，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，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，不可校计。其能穿窬草石，自脱于锋镞者，百不一二。而张奂盛称“戎狄一气所生，不宜诛尽，流血污野，伤和致妖”。

是何言之迂乎！羌虽外患，实深内疾，若攻之不尽，是养疾震于心腹也。

惜哉寇敌略定矣，而汉祚亦衰焉。呜呼！昔先王疆理九土，判别畿荒，知夷貊殊性，难以道御，故斥远诸华，薄其贡职，唯与辞要而已。若二汉御戎之方，失其本矣。何则？先零侵境，赵充国迁之内地；*(当)*煎*[当]*作寇，马文渊徙之三辅。贪其暂安之执，信其驯服之情，计日用之权宜，忘经世之远略，岂夫识微者之为乎？故微子垂泣于象箸，辛有浩叹于伊川也。

注 桴，击鼓槌也。革，甲也。鞬，箭服也。左传晋文公曰：“右属*(橐)**[橐]*鞬。”鞬音纪言反。

注 前书班固曰：“乃始恣睢，奋其威诈。”恣睢，肆怒之貌也。睢音火季反。

注 羽书即檄书也。魏武奏事曰“边有警急，即插羽以示急”也。

注 说文曰：“徽，纠绳也。纆，索也。”

注 觜音才赐反。

注 奏犹上也。

注 前书杨雄曰“蒙盾负羽”也。

注 颇音卢。广雅曰：“颇，也。”支谓四支。革，皮也。

注 根谓尽其根本。

注 宣帝时，后将军赵充国击先零，还，于金城郡置属国，以处降羌。

注 帝王纪曰：“纣作象箸，箕子为父师，叹曰：‘象箸不施于土簋，不盛于菽藿，必须犀玉之杯，食熊蹯豹胎。’”臣贤案：史记及韩子并云“箕子”，今云“微子”，盖误。

注 左传曰：“周平王之东迁也。大夫辛有适伊川，见被发而祭于野者，曰：

‘不及百年，此其戎乎！’”后秦迁陆浑戎于伊川。言中国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，后将为患也。

赞曰：金行气刚，播生西羌。氐豪分种，遂用殷强。虔刘陇北。假僭泾阳。

朝劳内谋，兵惫外攘。

注 泾阳，县，属安定郡。

注 惫，疾亟也，音白拜反。

后汉书卷八十八

西域传 第七十八

武帝时，西域内属，有三十六国。汉为置使者、校尉领护之。宣帝改曰都护。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，屯田于车师前王庭。哀平闲，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。王莽篡位，贬易侯王，由是西域怨叛，与中国遂绝，并复役属匈奴。匈奴敛税重刻，诸国不堪命，建武中，皆遣使求内属，愿请都护。光武以天下初定，未遑外事，竟不许之。会匈奴衰弱，莎车王贤诛灭诸国，贤死之后，遂更相攻伐。小宛、精绝、戎庐、且末为鄯善所并。

渠勒、皮山为于窰所统，悉有其地。郁立、单桓、孤胡、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。后其国并复立。

永平中，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，城门昼闭。十六年，明帝乃命将帅，北征匈奴，取伊吾卢地，置宜禾都尉以屯田，遂通西域，于窰诸国皆遣子入侍。西域自绝六十五载，乃复通焉。明年，始置都护、戊己校尉。及明帝崩，焉耆、龟兹攻没都护陈睦，悉覆其觶，匈奴、车师围戊己校尉。建初元年春，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。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，乃迎还戊己校尉，不复遣都护。二年，复罢屯田伊吾，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。时军司马班超留于窰，绥集诸国。和帝永元元年，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。二年，宪因遣副校尉阎盘将二千余骑掩击伊吾，破之。三年，班超遂定西域，因以超为都护，居

龟兹。复置戊己校尉，领兵五百人，居车师前部高昌壁，又置戊部候，居车师后部候城，相去五百里。六年，班超反击破焉耆，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。其条支、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，皆重译贡献。

九年，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。皆前世所不至，山经所未详，莫不备其风土，传其珍怪焉。于是远国蒙奇、兜勒皆来归服，遣使贡献。

注 前书曰，自李广利征讨大宛之后，屯田渠犂，置使者领护营田，以供使外国也。

注 宣帝时，郑吉以侍郎田渠犂，发兵攻车师，迁鞬司马，使护鄯善以西南道。其后匈奴日逐王降吉，汉以吉前破车师，后降日逐，遂并令护车师以西北道，号曰都护。都护之置，始于吉也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戊己中央，镇覆四方，又开渠播种，以为厌胜，故称戊己焉。”

车师有前王、后王国也。

注 前书曰，莽即位，改匈奴单于印玺为章，和亲遂绝，西域亦瓦解焉。

注 且音子余反。

注 在今伊州伊吾县也。

注 龟兹读曰丘慈，下并同。

注 续汉书“甘英”作“甘菟”。

及孝和晏驾，西域背畔。安帝永初元年，频攻围都护任尚、段禧等，朝廷以其险远，难相应赴，诏罢都护。自此遂弃西域。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，共为边寇十余岁。敦煌太守曹宗患

其暴害，元初六年，乃上遣行长史索班，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，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。数月，北匈奴复率车师后部王共攻没班等，遂击走其前王。鄯善逼急，求救于曹宗，宗因此请出兵击匈奴，报索班之耻，复欲进取西域。邓太后不许，但令置护西域副校尉，居敦煌，复部营兵三百人，羸靡而已。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，朝廷不能禁，议者因欲闭玉门、阳关，以绝其患。

注 禧音喜基反。

注 玉门、阳关，二关名也，在敦煌西界。

延光二年，敦煌太守张瑄上书陈三策，以为“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、秦海之闲，专制西域，共为寇钞。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，先击呼衍王，绝其根本，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，此上计也。若不能出兵，可置军司马，将士五百人，四郡供其僦牛、谷食，出据柳中，此中计也。

如又不能，则宜弃交河城，收鄯善等悉使入塞，此下计也”。朝廷下其议。尚书陈忠上疏曰：“臣闻八蛮之寇，莫甚北虏。汉兴，高祖窘平城之围，太宗屈供奉之耻。故孝武愤怒，深惟久长之计，命遣虎臣，浮河绝漠，穷破虏庭。

当斯之役，黔首隕于狼望之北，财帛靡于卢山之壑，府库单竭，杼柚空虚，筭至舟车，货及六畜。夫岂不怀，虑久故也。遂开河西四郡，以隔绝南羌，收三十六国，断匈奴右臂。是以单于孤特，鼠窜远藏。至于宣、元之世，遂备蕃臣，

关微不闭，羽檄不行。由此察之，戎狄可以威服，难以化狎。西域内附日久，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，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。今北虏已破车师，势必南攻鄯善，弃而不救，则诸国从矣。

若然，则虏财贿益增，胆彘益殖，威临南羌，与之交连。如此，河西四郡危矣。河西既危，不得不救，则百倍之役兴，不訾之费发矣。议者但念西域绝远，恤之烦费，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。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，内郡武辔之备不修，敦煌孤危，远来告急，复不辅助，内无以慰劳吏民，外无以威示百蛮。蹙国减土，经有明诫。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，案旧增四郡屯兵，以西抚诸国。庶足折冲万里，震怖匈奴。”帝纳之，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，将弛刑士五百人，西屯柳中。勇遂破平车师。自建武至于延光，西域三绝三通。顺帝永建二年，勇复击降焉耆。于是龟兹、疏勒、于窋、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，而乌孙、罽宾已西遂绝。六年，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，傍近西域，匈奴资之，以为钞暴，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，置伊吾司马一人。自阳嘉以后，朝威稍损，诸国骄放，转相陵伐。元嘉二年，长史王敬为于窋所没。永兴元年，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。虽有降首，曾莫惩革，自此浸以疏慢矣。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，皆已详备前书。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，以为西域传，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。

注 大秦国在西海西，故曰秦海也。

注 前书敦煌郡广至县有昆仑障也，宜禾都尉居也。广至故城在今瓜州常乐县东。

注 武帝初置酒泉、武威、张掖、敦煌，列四郡，据两关焉。柳中，今西州县也。

注 窘，困也。高帝自击匈奴至平城，为冒顿单于围于白登，七日乃得解。

太宗，文帝也。贾谊上疏曰：“匈奴嫚侮侵掠，而汉岁致金絮缯彩以奉之。夷狄征令，*[是]*人主之操。天子供贡，是

臣下之礼。”故云耻也。

注 沙土曰漠，直度曰绝也。

注 狼望，匈奴中地名也。前书杨雄曰：“前代岂乐无量之费，快心于狼望之北，填卢山之壑，而不悔也。”

注 武帝时国用不足，筭至车舟，租及六畜，言皆计其所以出筭。轺车一筭，商贾车二筭，船五丈以上一筭。六畜无文。以此言之，无物不筭。

注 怀，思也。

注 前书云起敦煌、酒泉、张掖，以隔婼羌，裂匈奴之右臂也。

注 宣帝、元帝时，呼韩邪单于数入朝，称臣奉贡。

注 殖，生也。

注 毛诗曰“昔先王受命，有如邵公，且辟国百里，今也日蹙国百里”也。

注 淮南子曰“修政于庙堂之上，而折冲千里之外”也。

注 班勇，班超之子。

注 首犹服也，音式救反。

西域内属诸国，东西六千余里，南北千余里，东极玉门、阳关，西至鞬领。其东北与匈奴、乌孙相接。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。其南山东出金城，与汉南山属焉。其河有两源，一出鞬领东流，一出于冀南山下北流，与鞬领河合，东注蒲昌海。蒲昌海一名盐泽，去玉门三百余里。

注 鞬领，山名也。西河旧事云：“其山高大，生鞬，故名。”

自敦煌西出玉门、阳关，涉鄯善，北通伊吾千余里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。此其西域之门户也，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。伊吾地宜五谷、桑麻、蒲萄。其北又有柳中，皆膏腴之地。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、伊吾，以制西域焉。

自鄯善踰罽领出西诸国，有两道。傍南山北，陂河西行至莎车，为南道。

南道西踰罽领，则出大月氏、安息之国也。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，陂河西行至疏勒，为北道。北道西踰罽领，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*(耆)*。

注 循河曰陂，音彼义反。次下亦同。史记曰：“陂山信道。”

出玉门，经鄯善、且末、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。

拘弥国居宁弥城，去长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，去洛阳万二千八百里。领户二千一百七十三，口七千二百五十一，胜兵千七百六十人。

注 续汉书曰：“宁弥国王本名拘弥。”

顺帝永建四年，于寘王放前杀拘弥王兴，自立其子为拘弥王，而遣使者贡献于汉。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，帝赦于寘罪，令归拘弥国，放前不肯。阳嘉元年，徐由遣疏勒王臣盘发二万人击于寘，破之，斩首数百级，放兵大掠，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。至灵帝熹平四年，于寘王安国攻拘弥，大破之，杀其王，死者甚觭，戊己校尉、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

定兴为王。时人觭裁有千口。其国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。

于寘国居西城，去长史所居五千三百里，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。领户三万二千，口八万三千，胜兵三万余人。

建武末，莎车王贤强盛，攻并于寘，徙其王俞林为骊归王。明帝永平中，于寘将休莫霸反莎车，自立为于寘王。休莫霸死，兄子广德立，后遂灭莎车，其国转盛。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。而鄯善王亦始强盛。自是南道自罽领以东，唯此二国为大。

顺帝永建六年，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诣阙贡献。元嘉元年，长史赵评在于寘病痲死，评子迎丧，道经拘弥。拘弥王成国与于寘王建素有隙，乃语评子云：“于寘王令胡医持毒药着创中，故致死耳。”评子信之，还入塞，以告敦煌太守马达。

明年，以王敬代为长史，达令敬隐核其事。敬先过拘弥，成国复说云：“于寘国人欲以我为王，今可因此罪诛建，于寘必服矣。”敬贪立功名，且受成国之说，前到于寘，设供具请建，而阴图之。或以敬谋告建，建不信，曰：“我无罪，王长史何为欲杀我？”旦日，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。坐定，建起行酒，敬叱左右执之，吏士并无杀建意，官属悉得突走。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，持刀出曰：

“大事已定，何为复疑？”即前斩建。于寘侯将输夔等遂会兵攻敬，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：“天子使我诛建耳。”于寘侯将遂焚营舍，烧杀吏士，上楼斩敬，悬首于市。输夔欲自立为王，国人杀之，而立建子安国焉。马达闻之，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寘，桓帝不听，征达还，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。亮到，开募于寘，令自斩输夔。时输夔死已经月，乃断死人头送敦煌，而不言其状。亮后知其诈，而竟不能出兵。于寘恃此遂骄。

自于寘经皮山，至西夜、子合、德若焉。

西夜国一名漂沙，去洛阳万四千四百里。户二千五百，口万余，胜兵三千人。

地生白草，有毒，国人煎以为药，傅箭镞，所中即死。汉书中误云西夜、子合是一国，今各自有王。

注 前书云西夜国王号子合王。

子合国居呼鞞谷。去疏勒千里。领户三百五十，口四千，胜兵千人。

注 鞞音九言反。

德若国领户百余，口六百七十，胜兵三百五十人。东去长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，去洛阳万二千一百五十里，与子合相接。其俗皆同。

自皮山西南经乌秣，涉悬度，历罽宾，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，地方数千里，时改名排持。

注 前书音义音鷄拏。又云：“乌音一加反，秣音直加反，急言之如鷄拏*(反)**[也]*。”

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。

条支国城在山上，周回四十余里。临西海，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，三面路绝，唯西北隅通陆道。土地暑湿，出师子、犀牛、封牛、孔雀、大雀。大雀其卵如瓮。

转北而东，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。后役属条支，为置大将，监领诸小城焉。

安息国居和犊城，去洛阳二万五千里。北与康居接，南与乌弋山离接。地方数千里，小城数百，户口胜兵最为殷盛。其东界木鹿城，号为小安息，去洛阳二万里。

章帝章和元年，遣使献师子、符拔。符拔形似麟而无角。和帝永元九年，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，抵条支。临大海欲度，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：“海水广大，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，若遇弼风，亦有二岁者，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。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，数有死亡者。”英闻之乃止。十三年，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，时谓之安息雀。

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。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。从斯宾南行度河，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，安息西界极矣。自此南乘海，乃通大秦。

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。

大秦国一名僊鞞，以在海西，亦云海西国。地方数千里，有四百余城。小国役属者数十。以石为城郭。列置邮亭，皆堊墍之。有松柏诸木百草。人俗力田作，多种树蚕桑。皆髡头而衣文绣，乘辘辘白盖小车，出入击鼓，建旌旗幡帜。

注 堊，饰也，音火既反。郭璞曰：“堊，白土也，音恶。”

所居城邑，周圉百余里。城中有五宫，相去各十里。宫室皆以水精为柱，食器亦然。其王日游一宫，听事五日而后簷。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，人有言事者，即以书投囊中，王至宫发省，理其枉直。各有官曹文书。置三十六将，皆会议国事。其王无有常人，皆简立贤者。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，辄废而更立，受放者甘黜不怨。其人民皆长大平正，有类中国，故谓之大秦。

土多金银奇宝，有夜光璧、明月珠、骇鸡犀、珊瑚、虎

魄、琉璃、琅玕、朱丹、青碧。刺金缕绣，织成金缕罽、杂色绫。作黄金涂、火浣布。又有细布，或言水羊毳，野蚕茧所作也。合会诸香，煎其汁以为苏合。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。

注 枹朴子曰：“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縵者，以盛米，置罽鸡中，鸡欲往啄米，至辄惊溇，故南人名为‘骇鸡’。”

以金银为钱，银钱十当金钱一。与安息、天竺交市于海中，利有十倍。其人质直，市无二价。谷食常贱，国用富饶。邻国使到其界首者，乘驿诣王都，至则给以金钱。其王常欲通使于汉，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，故遮阂不得自达。至桓帝延熹九年，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、犀角、橐珥，始乃一通焉。其所表贡，并无珍异，疑传者过焉。

注 阂音五代反。

或云其国西有弱水、流沙，近西王母所居处，几于日所入也。汉书云“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，近日所入”，则与今书异矣。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，莫有至条支者也。又云“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，人庶连属，十里一亭，三十里一置，终无盗贼寇警。而道多猛虎、师子，遮害行旅，不百余人，赍兵器，辄为所食”。又言“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”。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，譌怪多不经，故不记云。

注 置，驿也。

注 鱼豢魏略曰：“大秦国俗多奇幻，口中出火，自缚自解，跳十二丸，巧妙非常。”

大月氏国 居蓝氏城，西接安息，四十九日行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。户十万，口四十万，胜兵十余万人。

注 氏音支。下并同。

注 前书“蓝氏”作“监氏”。

初，月氏为匈奴所灭，遂迁于大夏，分其国为休密、双靡、贵霜、朐顿、都密，凡五部斩侯。后百余岁，贵霜斩侯丘就却攻灭四斩侯，自立为王，国号贵霜*(王)*。侵安息，取高附地。又灭濮达、罽宾，悉有其国。丘就却年八十余死，子阎膏珍代为王。复灭天竺，置将一人监领之。月氏自此之后，最为富盛，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。汉本其故号，言大月氏云。

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，亦大国也。其俗似天竺，而弱，易服。善贾贩，内富于财。所属无常，天竺、罽宾、安息三国强则得之，弱则失之，而未尝属月氏。

汉书以为五斩侯数，非其实也。后属安息。及月氏破安息，始得高附。

天竺国一名身毒，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。俗与月氏同，而卑湿暑热。其国临大水。乘象而战。其人弱于月氏，修浮图道，不杀伐，遂以成俗。从月氏、高附国以西，南至西海，东至盘起国，皆身毒之地。身毒有别城数百，城置长。

别国数十，国置王。虽各小异，而俱以身毒为名，其时皆属月氏。月氏杀其王而置将，令统其人。土出象、犀、樗瑁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铅、锡，西与大秦通，有大秦珍物。又有细布、好毳毼、诸香、石蜜、胡椒、姜、黑盐。

注 浮图即佛也。

注 髡音它闾反。毳音登。埤苍曰：“毛席也。”释名曰：“施之承大默前小榻上，登以上默也。”

和帝时，数遣使贡献，后西域反畔，乃绝。至桓帝延熹二年、四年，频从日南徼外来献。

世传明帝梦见金人，长大，顶有光明，以问髡臣。或曰：“西方有神，名曰佛，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。”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，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。

楚王英始信其术，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。后桓帝好神，数祀浮图、老子，百姓稍有奉者，后遂转盛。

东离国居沙奇城，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，大国也。其土气、物类与天竺同。列城数十，皆称王。大月氏伐之，遂臣服焉。男女皆长八尺，而怯弱。乘象、骆唃，往来邻国。有寇，乘象以战。

栗弋国属康居。出名马牛羊、蒲萄、麴果，其土水美，故蒲萄酒特有名焉。

严国在奄蔡北，属康居，出鼠皮以输之。

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，居地城，属康居。土气温和，多楨松、白草。民俗衣服与康居同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白草，草之白者。”又云：“似莠而细，熟时正白，牛马所食焉。”

莎车国西经蒲儻、无雷至大月氏，东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。

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，略有西域，唯莎车王延最强，不肯附属。元帝时，尝为侍子，长于京师，慕乐中国，亦复参其典

法。常敕诸子，当世奉汉家，不可负也。天凤五年，延死，谥忠武王，子康代立。

光武初，康率傍国拒匈奴，拥鞬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，檄书河西，问中国动静，自陈思慕汉家。建武五年，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、西域大都尉，五十五国皆属焉。九年，康死，谥宣成王。弟贤代立，攻破拘弥、西夜国，皆杀其王，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、西夜王。十四年，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，于是西域始通。龟兹以东诸国皆属贤。十七年，贤复遣使奉献，请都护。天子以问大司空窦融，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，款诚又至，宜加号位以镇安之。帝乃因其使，赐贤西域都护印绶，及车旗黄金锦绣。敦煌太守裴遵上言：“夷狄不可假以大权，又令诸国失望。”诏书收还都护印绶，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。其使不肯易，遵迫夺之，贤由是始恨。而犹诈称大都护，移书诸国，诸国悉服属焉，号贤为单于。贤浸以骄横，重求赋税，数攻龟兹诸国，诸国愁惧。

二十一年冬，车师前王、鄯善、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，献其珍宝。及得见，皆流涕稽首，愿得都护。天子以中国初定，北边未服，皆还其侍子，厚赏赐之。

是时贤自负兵强，欲并兼西域，攻击益甚。诸国闻都护不出，而侍子皆还，大忧恐，乃与敦煌太守檄，愿留侍子以示莎车，言侍子见留，都护寻出，冀且息其兵。裴遵以状闻，天子许之。二十二年，贤知都护不至，遂遗鄯善王安书，令绝通汉道。安不纳而杀其使。贤大怒，发兵攻鄯善。安迎战，兵败，亡入山中。贤杀略千余人而去。其冬，贤复攻杀龟兹王，遂兼其国。鄯善、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，愁思，皆亡归。鄯善王上书，愿复遣子入侍，更请都护。都护不出，诚迫于匈奴。天子报曰：“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，如诸国力不从心，东西南北

自在也。”于是鄯善、车师复附匈奴，而贤益横。

妣塞王自以国远，遂杀贤使者，贤击灭之，立其国贵人驷鞬为妣塞王。贤又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。贤以则罗年少，乃分龟兹为乌垒国，徙驷鞬为乌垒王，又更以贵人为妣塞王。数岁，龟兹国人共杀则罗、驷鞬，而遣使匈奴，更请立王。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，龟兹由是属匈奴。

贤以大宛贡税灭少，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，大宛王延留迎降，贤因将还国，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。而康居数攻之，桥塞提在国岁余，亡归，贤复以为拘弥王，而遣延留还大宛，使贡献如常。贤又徙于寘王俞林为骠归王，立其弟位侍为于寘王。岁余，贤疑诸国欲畔，召位侍及拘弥、姑墨、子合王，尽杀之，不复置王，但遣将镇守其国。位侍子戎亡降汉，封为守节侯。

莎车将君得在于寘暴虐，百姓患之。明帝永平三年，其大人都未出城，见野豕，欲射之。豕乃言曰：“无射我，我乃为汝杀君得。”都未因此即与兄弟共杀君得。

而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未兄弟，自立为于寘王，复与拘弥国人攻杀莎车将在皮山者，引兵归。于是贤遣其太子、国相，将诸国兵二万人击休莫霸，霸迎与战，莎车兵败走，杀万余人。贤复发诸国数万人，自将击休莫霸，霸复破之，斩杀过半，贤脱身走归国。休莫霸进围莎车，中流矢死，兵乃退。

于寘国相苏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广德为王。匈奴与龟兹诸国共攻莎车，不能下。广德承莎车之敝，使弟辅国侯仁将兵攻贤。贤连被兵革，乃遣使与广德和。

先是广德父拘在莎车数岁，于是贤归其父，而以女妻之，结为昆弟，广德引兵去。明年，莎车相且运等

患贤骄暴，密谋反城降于寘。于寘王广德乃将诸国兵三

万人攻莎车。贤城守，使使谓广德曰：“我还汝父，与汝妇，汝来击我何为？”广德曰：“王，我妇父也，久不相见，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。”贤以问且运，且运曰：“广德女猋至亲，宜出见之。”贤乃轻出，广德遂执贤。而且运等因内于窠兵，虏贤妻子而并其国。锁贤将归，岁余杀之。

注 且音子余反。下同。

注 反音番。

匈奴闻广德灭莎车，遣五将发焉耆、尉黎、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窠，广德乞降，以其太子为质，约岁给鬮絮。冬，匈奴复遣兵将贤质子不居征立为莎车王，广德又攻杀之，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，章帝元和三年*[也]*。时长史班超发诸国兵击莎车，大破之，由是遂降汉。事已具班超传。

莎车东北至疏勒。

疏勒国去长史所居五千里，去洛阳万三百里。领户二万一千，胜兵三万余人。

明帝永平十六年，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，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。冬，汉遣军司马班超劫缚兜题，而立成之兄子忠为疏勒王。忠后反畔，超击斩之。

事已具超传。

安帝元初中，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盘有罪，徙于月氏，月氏王亲爱之。后安国死，无子，母持国政，与国人共立臣盘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。臣盘闻之，请月氏王曰：“安国无子，种人微弱，若立母氏，我乃遗腹叔父也，我当为王。”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。国人素敬爱臣盘，又畏惮月氏，即共夺遗腹印绶，迎臣盘立为王，更以遗腹为盘炤城侯。后莎车*[连]*畔于窠，

属疏勒，疏勒以强，故得与龟兹、于窋为敌国焉。

顺帝永建二年，臣盘遣使奉献，帝拜臣盘为汉大都尉，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。

五年，臣盘遣侍子与大宛、莎车使俱诣阙贡献。阳嘉二年，臣盘复献师子、封牛。至灵帝建宁元年，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，和得自立为王。*(五)** *年，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，与戊*(己)*司马曹宽、西域长史张晏，将焉耆、龟兹、车师前后部，合三万余人，讨疏勒，攻桢中城，四十余日不能下，引去。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，朝廷亦不能禁。

东北经尉头、温宿、姑墨、龟兹至焉耆。

焉耆国王居南河城，北去长史所居八百里，东去洛阳八千二百里。户万五千，口五万二千，胜兵二万余人。其国四面有大山，与龟兹相连，道险厄易守。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，周匝其城三十余里。

永平末，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、副校尉郭恂，杀吏士二千余人。至永元六年，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、危须、尉黎、山国，遂斩焉耆、尉黎二王首，传送京师，县蛮夷邸。

超乃立焉耆左*(侯)**[候]*元孟为王，尉黎、危须、山国皆更立其王。至安帝时，西域背畔。延光中，超子勇为西域长史，复讨定诸国。元孟与尉黎、危须不降。永建二年，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破之，元孟乃遣子诣阙贡献。

注 蛮夷皆置邸以居之，若今鸿胪寺也。

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，东南去长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，去洛阳万四百九十里。

户八百余，口二千余，胜兵七百余。庐帐而居，逐水草，颇知田作。有牛、马、骆、羊、畜。能作弓矢。国出好马。

蒲类本大国也，前西域属匈奴，而其王得罪单于，单于怒，徙蒲类人六千余口，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，因号曰阿恶国。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。人口贫羸，逃亡山谷闲，故留为国云。

移支国居蒲类地。户千余，口三千余，胜兵千余人。其人勇猛敢战，以寇钞为事。皆被发，随畜逐水草，不知田作。所出皆与蒲类同。

东且弥国东去长史所居八百里，去洛阳九千二百五十里。户三千余，口五千余，胜兵二千余人。庐帐居，逐水草，颇田作。其所出有亦与蒲类同。所居无常。

车师前王居交河城。河水分流绕城，故号交河。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。领户千五百余，口四千余，胜兵二千人。

后王居务涂谷，去长史所居五百里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。领户四千余，口万五千余，胜兵三千余人。

前后部及东且弥、卑陆、蒲类、移支，是为车师六国，北与匈奴接。前部西通焉耆北道，后部西通乌孙。

建武二十一年，与鄯善、焉耆遣子入侍，光武遣还之，乃附属匈奴。明帝永平十六年，汉取伊吾卢，通西域，车师始复内属。匈奴遣兵击之，复降北虏。和帝永元二年，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，车师震慑，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，并赐印绶金帛。八年，戊己校尉索纁欲废后部王涿鞬，立破虏侯细致。涿鞬忿前王尉卑大卖己，因反击尉卑大，获其妻子。明年，汉遣将兵长史王林，发凉州六郡兵及羌*(虏)*胡二万余人，以讨涿鞬，获首虏千余人。涿鞬入北匈奴，汉军追击，斩之，立涿鞬弟农

奇为王。至永宁元年，后王军就及母沙麻反畔，杀后部司马及敦煌行事。至安帝延光四年，长史班勇击军就，大破，斩之。

注 司马即属戍校尉所统也。和帝时，置戍己校尉，镇车师后部。行事谓前行长史索班。

顺帝永建元年，勇率后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，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，破之。

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后王，八滑为后部亲汉侯。阳嘉三年夏，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，掩击北匈奴于闾吾陆谷，坏其庐落，斩数百级，获单于母、季母及妇女数百人，牛羊十余万头，车千余两，兵器什物甚觶。四年春，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，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，为西域蔽扞，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，及玉门关候、伊吾司马，合六千三百骑救之，掩击北虏于勒山，汉军不利。秋，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，破之。桓帝元嘉元年，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，伊吾司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，悉为所没，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。夏，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、酒泉、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之，出塞至蒲类海，呼衍王闻而引去，汉军无功而还。

注 季母，叔母也。

永兴元年，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戍部候严皓不相得，遂忿戾反畔，攻围汉屯田且固城，杀伤吏士。后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。阿罗多迫急，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，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。后

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，与卑君争国，颇收其国人。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，将乱西域，乃开信告示，许复为王，阿罗多乃诣详降。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，更立阿罗多为王，仍将卑君还敦煌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，食其税。帐者，犹中国之户数也。

论曰：西域风土之载，前古未闻也。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，班超奋封侯之志，终能立功西遐，羈服外域。自兵威之所肃服，财赂之所怀诱，莫不献方奇，纳爱质，露顶肘行，东向而朝天子。故设戊己之官，分任其事；建都护之帅，总领其权。先驯则赏楼金而赐龟绶，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。立屯田于膏腴之野，列邮置于要害之路。驰命走驿，不绝于时月；商胡贩客，日款于塞下。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，临西海以望大秦，拒玉门、阳关者四万余里，靡不周尽焉。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，产载物类之区品，川河领障之基源，气节凉暑之通隔，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，身热头痛风灾鬼难之域，莫不备写情形，审求根实。至于佛道神化，兴自身毒，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。张骞但着地多暑湿，乘象而战，班勇虽列其奉浮图，不杀伐，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。余闻之后说也，其国则殷乎中土，玉烛和气，灵圣之所*[降]*集，贤懿之所挺生，神结诡怪，则理绝人区，感验明显，则事出天外。而骞、超无闻者，岂其道闭往运，数开叔叶乎？不然，何诬异之甚也！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，桓帝又修华盖之饰。将微义未译，而但神明之邪？详其清心释累之训，空有兼遣之宗，道书之流也。且好仁恶杀，蠲敝崇善，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。

然好大不经，奇譎无已，虽邹衍谈天之辩，庄周蜗角之论，尚未足以斨其万一。又精灵起灭，因报相寻，若晓而昧者，故通人多惑焉。

盖导俗无方，适物异会，取诸同归，措夫疑说，则大道通矣。

注 前书张骞，汉中人，为博望侯。武帝时，上言大夏及安息、大宛之属，大国奇物，诚得而以义属之，则地广万里。帝从之。

注 超少时家贫，投笔叹曰：“丈夫当如傅介子、张骞，立功西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笔砚乎！”语见超传。

注 龟谓印文也。汉旧仪曰：“银印皆龟纽，其文刻曰‘某官之章’。”

注 前书杜钦曰：“鬲宾本汉所立，杀汉使者，今悔过来顺，使者送至悬度，历大头痛、小头痛之山，赤土身热之阪，临峥嵘不测之深，行者骑步相持，绳索相引。”释法显游天竺记云：“西度流沙，屡有热风恶鬼，过之必死。鬲领冬夏有雪。有毒龙，若犯之，则风雨晦冥，飞砂扬砾。*(过)**[遇]*此难者，万无一全也。”

注 天竺国记云：“中天竺人殷乐无户籍，耕王地者输地利。又其土和适，无冬夏之异，草木常茂，种田无时节。”尔雅曰：“四时和谓之玉烛。”

注 本行经曰：“释迦菩萨在兜率次天，为诸天无量无边诸觴说法。又观我今何处成道，利益觴生。乃观见宜于南阎浮提生有大利益。”又云“谁中与我为父母者。观见宜于天竺刹利种迦毗罗城白净王摩邪夫人，可为父母”。又云“四生之中，何生利益。观见同觴生、胎生、我若化生，诸外道等即诽谤我是幻术也。尔时菩萨观已，示同诸天五衰相现。命诸同侣，波斯匿王等诸王中生，皆作国王，与我为越。命阿难及诸人等，同生为弟子。命舍利弗等，外道中生我，成道时当受我化，回

邪入正。又有无量鱗生，同随菩萨于天竺受生，多所利益”也。

注 维摩经曰：“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挠鱼鳖等，而彼大海本相如故。又舍利弗住不思議菩萨，断取三千大千国界，如陶家轮着右掌中，掷过恒河沙国界之外，其中鱗生不觉不知，又复还本处，都不使人有往来相。”

注 盘经曰：“阿闍王令醉象蹋佛，佛以慈善根力，舒其五指，遂为五师子见，尔时醉象惶惧而退。又五百髡贼劫夺人庶，波斯匿王收捉，剗其两目，弃入坑中。尔时髡贼苦痛不已，同时发声念南无佛。次达摩佛以慈善根力，雪山吹药，令入贼眼，皆悉平复如本。”

注 清心谓忘思虑也。释累谓去贪欲也。不执着为空，执着为有。兼遣谓不空不有，虚实两忘也。维摩诘云：“我及盘，此二皆空。”老子云：“常无，欲观其妙；常有，欲观其徼。”故曰道书之流也。

注 维摩经曰：“尔时毗邪离有长者子名曰宝积。与五百长者子，俱持七宝盖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各以其盖共供养佛。佛威神力令诸宝盖合成一盖，管覆三千大千国界诸须弥山，乃至日月星宿，并十方诸佛说法，皆现于宝盖中。”

又维摩诘三万二千师子坐，高八万四千由旬，高广严净，来入维摩方丈室，包容无所妨碍。又四大海水入毛孔，须弥山入芥子等也。

注 史记曰：“谈天衍。”刘向别录曰：“邹衍之所言五德终始，天地广大，其书言天事，故曰谈天。”庄子曰：“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，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，相与争地而战，伏尸数万，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。”郭璞注尔雅云：“蜗牛，音瓜。”谈天言大，蜗角喻小也。

注 精灵起灭谓生死轮回无穷已。因报相寻谓行有善恶，

各缘业报也。

赞曰：幘矣西胡，天之外区。土物琛丽，人性淫虚。不率华礼，莫有典书。

若微神道，何恤何拘。

注 幘，远也，音它狄反。尚书曰：“幘矣西土之人。”

注 言无神道以制胡人，则凶猛之性，何所忧惧，何所拘忌也。

后汉书卷八十九

南匈奴列传 第七十九

*前书直言匈奴传，不言南北，今称南者，明其为北生义也。以南单于向化尤深，故举其顺者以冠之。东观记称匈奴南单于列传，范曄因去其“单于”二字。*南匈奴^盒落尸逐鞬单于比者，呼韩邪单于之孙，乌珠留若鞬单于之子也。自呼韩邪后，诸子以次立，至比季父孝单于舆时，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，部领南边及乌桓。

注 ^盒音火兮反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单于者，广大之貌也，言其象天单于然也。”呼韩邪即冒顿单于八代孙，虚闾权渠单于*[子]*也，名稽侯繇。繇音山谏反。东观记曰：“单于比，匈奴头曼十八代孙。”臣贤案：头曼即冒顿单于父，自头曼单于至比，父子相承十代，以单于相传乃十八代也。

注 匈奴谓孝为若鞬。自呼韩邪单于降后，与汉亲密，见汉帝谥常为孝，慕之。至其子复珠累单于以下皆称若鞬，南单于比以下直称鞬也。

注 薁音于六反。鞬音九言反。下并同。

建武初，彭宠反畔于渔阳，单于与共连兵，因复权立卢芳，

使入居五原。

光武初，方平诸夏，未遑外事。至六年，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，匈奴亦遣使来献，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，赂遗金币，以通旧好。而单于骄踞，自比冒顿，对使者辞语悖慢，帝待之如初。初，使命常通，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。九年，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，经岁无功，而匈奴转盛，钞暴日增。十三年，遂寇河东，州郡不能禁。于是渐徙幽、并边人于常山关、居庸关已东，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。朝廷患之，增缘边兵郡数千人，大筑亭候，修烽火。匈奴闻汉购求卢芳，贪得财帛，乃遣芳还降，望得其赏。而芳以自归为功，不称匈奴所遣，单于复耻言其计，故赏遂不行。由是大恨，入寇尤深。二十年，遂至上党、扶风、天水。二十一年冬，复寇上谷、中山，杀略钞掠甚觭，北边无复宁岁。

注 东观记：“芳，安定人。属国胡数千畔，在参蛮，芳从之，诈姓刘氏，自称西平王。会匈奴句林王将兵来降参蛮胡，芳因随入匈奴，留数年。单于以中国未定，欲辅立之，遣毋楼且王求入五原，与假号将军李兴等结谋，兴北至单于庭迎芳。芳外倚匈奴，内因兴等，故能广略边郡。”

注 遑，暇也。

注 旧好谓宣帝、元帝之代与国和亲。

注 冒顿，匈奴单于头曼之子也，即夏后氏之苗裔也，其先曰淳维。自淳维至头曼千有余岁。冒顿当始皇之时，为鸣镝弑头曼，代立，控弦三十余万，强盛，与诸夏为敌国，踞嫚无礼，窘高祖，戏侮吕后。事具前书。

注 前书：“更始二年冬，遣中郎将归德侯飒、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，授单于汉旧制玺绶。单于舆骄，谓遵、飒曰：

‘匈奴本与汉为兄弟。匈奴中乱，孝宣帝辅立呼韩邪单于，故称臣以尊汉。今汉亦大乱，为王莽篡位，匈奴亦出击莽，空其边境。今天下骚动思汉，莽卒以败而汉复兴，亦我力也，当复尊我。’遵与相距，单于终持此论。”语词悖慢，即此类也。

注 前书代郡有常山关，上谷郡居庸县有关。

注 言缘边之郡无安宁之岁。

初，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*〔为〕*左贤王。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。单于欲传其子，遂杀知牙师。知牙师者，王昭君之子也。昭君字嬙，南郡人也。初，元帝时，以良家子选入掖庭。时呼韩邪来朝，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。昭君入宫数岁，不得见御，积悲怨，乃请掖庭令求行。呼韩邪临辞大会，帝召五女以示之。昭君丰容靓饰，光明汉宫，顾景裴回，竦动左右。帝见大惊，意欲留之，而难于失信，遂与匈奴。生二子。及呼韩邪死，其前阏氏子代立，欲妻之，昭君上书求归，成帝敕令从胡俗，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。

注 谷音鹿。蠡音离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南郡秭归人。”

比见知牙师被诛，出怨言曰：“以兄弟言之，右谷蠡王次当立；以子言之，我前单于长子，我当立。”遂内怀猜惧，庭会稀阔。单于疑之，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。二十二年，单于舆死，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为单于。复死，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。比不得立，既怀愤恨。而匈奴中连年旱蝗，赤地数千里，草木尽枯，人畜饥疫，死耗太半。单于畏汉乘其敝，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。

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。而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，二十三年，诣西河太守求内附。两骨都侯颇觉其意，会五月龙祠，因白单于，言蓐鞬曰遂夙来欲为不善，若不诛，且乱国。时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，闻之，驰以报比。比惧，遂敛所主南边八部觭四五万人，待两骨都侯还，欲杀之。骨都侯且到，知其谋，皆轻骑亡去，以告单于。单于遣万骑击之，见比觭盛，不敢进而还。

注 三分损二为太半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匈奴法，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，五月大会龙城，祭其先天地鬼神，八月大会蹛林，课校人畜计。”蹛音带，又音多。

二十四年春，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，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，故欲袭其号。于是款五原塞，愿永为蕃蔽，扞御北虏。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，乃许之。其冬，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。

注 东观记曰：“十二月癸丑，匈奴始分为南北单于。”

二十五年春，遣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蓐鞬左贤王，生获之；又破北单于帐下，并得其觭合万余人，马七千匹、牛羊万头。北单于震怖，却地千里。初，帝造战车，可驾数牛，上作楼橹，置于塞上，以拒匈奴。时人见者或相谓曰：“讖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，岂谓此邪？”及是，果拓地焉。北部蓐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觭三万余人来归南单于，南单于复遣使诣阙，奉藩称臣，献国珍宝，求使者监护，遣侍子，

修旧约。

注 櫓即楼也。释名曰：“楼无屋为櫓也。”

二十六年，遣中郎将段郴、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，立其庭，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。单于乃延迎使者。使者曰：“单于当伏拜受诏。”单于顾望有顷，乃伏称臣。拜讫，令译晓使者曰：“单于新立，诚冀于左右，愿使者觐中无相屈折也。”

骨都侯等见，皆泣下。郴等反命，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。遣使上书，献骆喰二头，文马十匹。夏，南单于所获北虏夔鞬左贤王将其觐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，去北庭三百余里，共立夔鞬左贤王为单于。月余日，更相攻击，五骨都侯皆死，左贤王遂自杀，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。秋，南单于遣子入侍，奉奏诣阙。诏赐单于冠带、衣裳、黄金玺、盭綈绶，安车羽盖，华藻驾驷，宝剑弓箭，黑节三，驸马二，黄金、锦绣、缯布万匹，絮万斤，乐器鼓车，棨戟甲兵，饮食什器。

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，牛羊三万六千头，以贍给之。令中郎将置安集掾*(吏)**[史]*将弛刑五十人，持兵弩随单于所处，参辞讼，察动静。单于岁尽辄遣奉奏，送侍子入朝，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。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，交会道路。元正朝贺，拜祠陵庙毕，汉乃遣单于使，令谒者将送，赐彩缯千匹，锦四端，金十斤，太官御食酱及橙、橘、龙眼、荔支；赐单于母及诸阏氏、单于子及左右贤王、左右谷蠡王、骨都侯有功善者，缯彩合万匹。

岁以为常。

注 丑吟反。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文马，画马为文也。”

注 螾音戾，草名。以戾草染绶，因以为名，则汉诸侯王制。戾，绿色。綈，古蛙反。又说文曰“紫青色”也。

注 有衣之戟曰棨。

匈奴俗，岁有三龙祠，常以正月、五月、九月戊日祭天神。南单于既内附，兼祠汉帝，因会诸部，议国事，走马及骆唵为乐。其大臣贵者左贤王，次左谷蠡王，次右贤王，次右谷蠡王，谓之四角；次左右日逐王，次左右温禺鞮王，次左右渐将王，是为六角：皆单于子弟，次第当为单于者也。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，次左右尸逐骨都侯，其余日逐、且渠、当户诸官号，各以权力优劣、部觭多少为高下次第焉。单于姓虚连题。异姓有呼衍氏、须卜氏、丘林氏、兰氏四姓，为国中名族，常与单于婚姻。呼衍氏为左，兰氏、须卜氏为右，主断狱听讼，当决轻重，口白单于，无文书簿领焉。

注 且音子余反。

注 前书曰：“单于姓挛鞮氏，其国称之曰‘僂孤屠’。匈奴谓天为僂，谓子为孤屠。”与此不同也。

注 前书冒顿单于时，大姓有呼衍氏、兰氏、须卜氏三姓，贵种也。

冬，前畔五骨都侯子复将其觭三千人归南部，北单于使骑追击。悉获其觭。南单于遣兵拒之，逆战不利。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，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，为设官府、从事、掾史。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，驰刑五百人，助中郎将鞠护单于，冬屯夏罢。自后以为常，及悉复缘边八郡。

南单于既居西河，亦列置诸部王，助为扞戍。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，右贤王屯朔方，当于骨都侯屯五原，呼衍骨都侯屯云中，郎氏骨都侯屯定襄，左南将军屯鴈门，栗籍骨都侯屯代郡，皆领部觭为郡县侦罗耳目。北单于惶恐，颇还所略汉人，以示善意。钞兵每到南部下，还过亭候，辄谢曰：“自击亡虏，莫鞬日逐耳，非敢犯汉人也。”

注 侦音丑政反。罗音力贺反。犹今言探候侦罗也。

二十七年，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，天子召公卿廷议，不决。皇太子言曰：

“南单于新附，北虏惧于见伐，故倾耳而听，争欲归义耳。今未能出兵，而反交通北虏，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，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。”帝然之，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。

二十八年，北匈奴复遣使诣阙，贡马及裘，更乞和亲，并请音乐，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。帝下三府议酬荅之宜。司徒掾班彪奏曰：

臣闻孝宣皇帝敕边守尉曰：“匈奴大国，多变诈。交接得其情，则濞敌折冲；应对入其数，则反为轻欺。”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，惧谋其国，故数乞和亲，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，重遣名王，多所贡献，斯皆外示富强，以相欺诞也。臣见其献益重，知其国益虚，归亲愈数，为惧愈多。然今既未获助南，则亦不宜绝北，羁縻之义，礼无不荅。谓可颇加赏赐，略与所献相当，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、郅支行事。

注 呼韩单于称臣受赏，郅支单于背德被诛，以此二者行事晓告之也。郅支即呼韩兄，名呼屠吾斯，自立为单于，击走

呼韩邪单于者也。

报荅之辞，令必有适。今立焯草并上，曰：“单于不忘汉恩，追念先祖旧约，欲修和亲，以辅身安国，计议甚高，为单于嘉之。往者，匈奴数有乘乱，呼韩邪、郅支自相雠隙，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，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。其后郅支忿戾，自绝皇泽，而呼韩附亲，忠孝弥着。及汉灭郅支，遂保国传嗣，子孙相继。今南单于携觶南向，款塞归命。自以呼韩嫡长，次第当立，而侵夺失职，猜疑相背，数请兵将，归埽北庭，策谋纷纭，无所不至。惟念斯言不可独听，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，欲修和亲，故拒而未许，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。汉秉威信，总率万国，日月所照，皆为臣妾。殊俗百蛮，义无亲簠，服顺者矚赏，畔逆者诛罚，善恶之嗟，呼韩、郅支是也。今单于欲修和亲，款诚已达，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？西域国属匈奴，与属汉何异？单于数连兵乱，国内虚耗，贡物裁以通礼，何必献马裘？今赉杂缯五百匹，弓鞬鞞丸一，矢四发，遣遗单于。又赐献马左骨都侯、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，斩马剑各一。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、瑟、空侯皆败，愿复裁*[赐]*。念单于国尚未安，方厉武节，以战攻为务，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，故未以赉。朕不爱小物于单于，便宜所欲，遣驿以闻。”

注 适犹所也，言报荅之辞必令得所也。

注 元帝时，郅支坐杀使者谷吉，都护甘延寿与副陈汤发西域兵诛斩之。

注 鞬音居言反。方言云：“臧弓为鞬，臧箭为鞞。”鞞丸即箭箠也。矢十二曰发，见汉书音义。

注 尚方，少府属官。作供御器物，故有斩马剑。言剑利可以斩马。

注 言更请裁赐也。

注 言不赍，持往遗也。

帝悉纳从之。二十九年，赐南单于羊数万头。三十一年，北匈奴复遣使如前，乃玺书报荅，赐以彩缯，不遣使者。

单于比立九年薨，中郎将段郴将兵赴吊，祭以酒米，分兵鞠护之。比弟左贤王莫立，帝遣使者赍玺书镇慰，拜授玺绶，遗冠帻，绛单衣三袭，童子佩刀、缁带各一，又赐缯彩四千匹，令赏赐诸王、骨都侯已下。其后单于薨，吊祭慰赐，以此为常。

注 童子刀谓小刀也。说文曰：“缁，织成带也。”音古本反。

注 吊祭其薨者，慰其新立者。

丘浮尤鞬单于莫，中元元年立，一年薨，弟汗立。

伊伐于虑鞬单于汗，中元二年立。永平二年，北匈奴护于丘率觭千余人来降。

南部单于汗立二年薨，单于比之子适立。

益僮尸逐侯鞬单于适，永平二年立。五年冬，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，遂寇云中至原阳，南单于击潞之，西河长史马襄赴救，虏乃引去。

注 原阳，县名，属云中郡。

单于适立四年薨，单于莫子苏立，是为丘除车林鞮单于。数月复薨，单于适之弟长立。

胡邪尸逐侯鞮单于长，永平六年立。时北匈奴犹盛，数寇边，朝廷以为忧。会北单于欲合市，遣使求和亲，显宗冀其交通，不复为寇。乃许之。

八年，遣越骑司马郑觭北使报命，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，怀嫌怨欲畔，密因北使，令遣兵迎之。郑觭出塞，疑有异，伺候果得须卜使人，乃上言宜更置大将，以防二虏交通。由是始置度辽营，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，副校尉来苗、左校尉阎章、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。

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。其年秋，北虏果遣二千骑候望朔方，作马革船，欲度迎南部畔者，以汉有备，乃引去。复数寇钞边郡，焚烧城邑，杀略甚觭，河西城门昼闭。帝患之。

注 汉官仪曰：“光武以幽、冀、并兵克定天下，故于黎阳立营，以谒者监领兵骑千人。”

十六年，乃大发缘边兵，遣诸将四道出塞，北征匈奴。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及吴棠出朔方高阙，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。虏闻汉兵来，悉度漠去。

彤、棠坐不至涿邪山免，以骑都尉来苗行度辽将军。其年，北匈奴入云中，遂至渔阳，太守廉范击却之。诏遣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之，无所得。

建初元年，来苗迁济阴太守，以征西*(大)*将军耿秉行度辽将军。时皋林温禺犊王复将觭还居涿邪山，南单于闻知，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，斩首数百级，降者三四千人。

其年，南部苦蝗，大饥，肃宗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。七年，耿秉迁执金吾，以张掖太守邓鸿行度辽将军。八年，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、马二万匹、牛羊十余万，款五原塞降。

元和元年，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，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。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，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。诸王大人或前至，所在郡县为设官邸，赏赐待遇之。南单于闻，乃遣轻骑出上郡，遮略生口，钞掠牛马，驱还入塞。

注 且音子余反。下并同。

二年正月，北匈奴大人车利、涿兵等亡来入塞，凡七十三辈。时北虏衰耗，党觭离畔，南部攻其前，丁零寇其后，鲜卑击其左，西域侵其右，不复自立，乃远引而去。

单于长立二十三年薨，单于汗之子宣立。

伊屠于闐鞬单于宣，元和二年立。其岁，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，卒与北虏温禺犊王遇，因战，获其首级而还。冬，孟云上言：“北虏以前既和亲，而南部复往钞掠，北单于谓汉欺之，谋欲犯塞，谓宜还南所掠生口，以慰安其意。”肃宗从太仆袁安议，许之。乃下诏曰：“昔玃狁、獯粥之敌中国，其所由来尚矣。往者虽有和亲之名，终无丝发之嗟。

硃埆之人，屡婴涂炭，父战于前，子死于后。弱女乘于亭障，孤儿号于道路。老母寡妻设虚祭，饮泣泪，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，岂不哀哉！传曰：‘江海所以能长百川者，以其下之也。’少加屈下，尚何足病？况今与匈奴君臣分定，辞顺约明，贡献累至，岂宜违信自受其曲。其敕度辽及领中郎将

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，以还北虏。其南部斩首获生，计功受赏如常科。”于是南单于复令夔鞮日逐王师子将轻骑数千出塞掩击北虏，复斩获千人。北虏觴以南部为汉所厚，又闻取降者岁数千人。

注 卒音七忽反。

注 周曰狻猊，尧曰熏粥，秦曰匈奴。

注 硃堦谓险要之地。茶，苦也。硃音苦交反。堦音苦角反。

注 “父战于前”已下，前书贾捐之之辞，诏增损用之也。

注 老子曰：“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也。”

注 雇，赏报也。

章和元年，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，大破之，斩优留单于，取其匈奴皮而还。北庭大乱，屈兰、储卑、胡都须等五十八部，口二十万，胜兵八千人，诣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北地降。

单于宣立三年薨，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。

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，章和二年立。时北虏大乱，加以饥蝗，降者前后而至。南单于将并北庭，会肃宗崩，窦太后临朝。其年七月，单于上言：“臣累世蒙恩，不可胜数。孝章皇帝圣思远虑，遂欲见成就，故令乌桓、鲜卑讨北虏，斩单于首级，破坏其国。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：‘去岁三月中发虏庭，北单于创刈南兵，又畏丁令、鲜卑，遽逃远去，依安侯河西。今年正月，骨都侯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，其人以兄弟争立，并各离散。’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，皆曰宜及北虏分争，出兵讨伐，破北成南，并为一国，令汉家长无北念。又今月八日，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

来诣臣，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，但耻自发遣，故未有至者。若出兵奔击，必有响应。今年不往，恐复并壹。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，被蒙覆载，严塞明候，大兵拥护，积四十年。臣等生长汉地，开口仰食，岁时赏赐，动辄亿万，虽垂拱安枕，鼻无报嗟之*(义)**[地]*。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，遣左谷蠡王师子、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，左贤王安国、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，期十二月同会虏地。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、朔方塞，以为拒守。臣素愚浅，又兵觭单少，不足以防内外。愿遣执金吾耿秉、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、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上郡太守并力而北，令北地、安定太守各屯要害，冀因圣帝威神，一举平定。臣国成败，要在今年。已敕诸部严兵马，讫九月龙祠，悉集河上。

唯陛下裁哀省察！”太后以示耿秉。秉上言：

“昔武帝单极天下，欲臣虏匈奴，未遇天时，事遂无成。宣帝之世，会呼韩来降，故边人获安，中外为一，生人休息六十余年。及王莽篡位，变更其号，

耗扰不止，单于乃畔。光武受命，复怀纳之，缘边坏郡得以还复。乌桓、鲜卑咸胁归义，威镇*(西)** *夷，其效如此。今幸遭天授，北虏分争，以夷伐夷，国家之利，宜可听许。”秉因自陈*[受]*恩，分当出命效用。太后从之。

注 令音零。

注 汉赐单于印文曰“匈奴单于玺”。无“汉”字。王莽改曰“新匈奴单于章”。

永元元年，以秉为征西将军，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，与度辽兵及南单于觭三万骑，出朔方击北虏，大破之。北单于

奔走，首虏二十余万人。事已具窦宪传。

二年春，邓鸿迁大鸿胪，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辽将军。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，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，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。至涿邪山，乃留辎重，分为二部，各引轻兵两道袭之。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，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，南度甘微河，二军俱会，夜围北单于。*[单于]*大惊，率精兵千余人合战。单于被创，墮马复上，将轻骑数十遁走，仅而免脱。得其玉玺，获阏氏及男女五人，斩首八千级，生虏数千口而还。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，党觭最盛，领户三万四千，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，胜兵五万一百七十。故*(从)*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，耿谭以新降者多，上增从事十二人。

注 塞在朔方郡窳浑县北。窳音愈。

注 河云，匈奴中地名也。

三年，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，逃亡不知所在。其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，将右温禺鞬王、骨都侯已下觭数千人，止蒲类海，遣使款塞。大将军窦宪上书，立于除鞬为北单于，朝廷从之。四年，遣耿夔即授玺绶，赐玉剑四具，羽盖一驷，使中郎将任尚持节护屯伊吾，如南单于故事。方欲辅归北庭，会窦宪被诛。五年，于除鞬自畔还北，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，破灭其觭。

单于屯屠何立六年薨，单于宣弟安国立。

单于安国，永元五年立。安国初为左贤王而无称誉。左谷蠡王师子素勇黠多知，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，故数遣将兵出塞，掩击北庭，还受赏赐，天子亦加殊异。是以国中尽

敬师子，而不附安国。*[安国]*由是疾师子，欲杀之。

其诸新降胡初在塞外，数为师子所驱掠，皆多怨之。安国因是委计降者，与同谋议。安国既立为单于，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，觉单于与新降者有谋，乃别居五原界。单于每龙会议事，师子辄称病不往。皇甫棱知之，亦拥护不遣，单于怀愤益甚。

六年春，皇甫棱免，以执金吾朱徽行度辽将军。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，乃上书告崇，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，无由自闻。而崇因与朱徽上言：“南单于安国簠远故胡，亲近新降，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。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，起兵背畔，请西河、上郡、安定为之儆备。”和帝下公卿议，皆以为“蛮夷反复，虽难测知，然大兵聚会，必未敢动摇。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，与杜崇、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，观其动静。如无它变，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，责其部觭横暴为边害者，共平罪诛。若不从命，令为权时方略，事毕之后，裁行客赐，亦足以威示百蛮”。帝从之。于是徽、崇遂发兵造其庭。安国夜闻汉军至，大惊，弃帐而去，因举兵及将新降者欲诛师子。

师子先知，乃悉将庐落入曼柏城。安国追到城下，门闭不得入。朱徽遣吏晓譬和之，安国不听。城既不下，乃引兵屯五原。崇、徽因发诸郡骑追赴之急，觭皆大恐，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，乃格杀安国。

注 言以主客之礼裁量赐物，不多与也。

安国立一年，单于适之子师子立。

亭独尸逐侯鞬单于师子，永元六年立。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，安集掾王恬将鞬护士与战，破之。于是新降胡遂相惊动，

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畔，胁立前单于屯屠何子夔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，遂杀略吏人，燔烧邮亭庐帐，将车重向朔方，欲度漠北。

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邓鸿、越骑校尉冯柱、行度辽将军朱徽将左右羽林、北军五校士及郡国积射、缘边兵，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、鲜卑，合四万人讨之。

时南单于及中郎将杜崇屯牧师城，逢侯将万余骑攻围之，未下。冬，邓鸿等至美稷，逢侯乃乘冰度隘，向满夷谷。南单于遣子将万骑，及杜崇所领四千骑，与邓鸿等追击逢侯于大城塞，斩首三千余级，得生口及降者万余人。冯柱复分兵追击其别部，斩首四千余级。任尚率鲜卑大都护苏拔廆、乌桓大人勿柯八千骑，要击逢侯于满夷谷，复大破之。前后凡斩万七千余级。逢侯遂率觶出塞，汉兵不能追。七年正月，军还。

注 汉有筈射士，言寻筈而射之。积亦与筈同，古字通也。

注 胡罪反。

冯柱将虎牙营留屯五原，罢遣鲜卑、乌桓、羌胡兵，封苏拔廆为率觶王，又赐金帛。邓鸿还京师，坐逗留失利，下狱死。

后帝知朱徽、杜崇失胡和，又禁其上书，以致反畔，皆征下狱死，以鴈门太守庞奋行度辽将军。逢侯于塞外分为二部，自领右部屯涿邪山下，左部屯朔方西北，相去数百里。八年冬，左部胡自相疑畔，还入朔方塞，庞奋迎受慰纳之。其胜兵四千人，弱小万余口悉降，以分处北边诸郡。南单于以其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始与安国同谋，欲考问之。乌居战将数千人遂复反畔，出塞外山谷闲，为吏民害。

秋，庞奋、冯柱与诸郡兵击乌居战，其觶降，于是徙乌居

战觶及诸还降者二万余人于安定、北地。冯柱还，迁将作大匠。逢侯部觶饥穷，又为鲜卑所击，无所归，窜逃入塞者骆驿不绝。

注 按军法，逗留畏懦者斩。逗音豆。

注 温禺犊王名乌居战也。

单于师子立四年薨，单于长之子檀立。

万氏尸逐鞮单于檀，永元十年立。十二年，庞奋迁河南尹，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辽将军。南单于比岁遣兵击逢侯，多所虏获，收还生口前后以千数，逢侯转困迫。十六年，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，愿和亲，修呼韩邪故约。和帝以其旧礼不备，未许之，而厚加赏赐，不荅其使。元兴元年，重遣使诣敦煌贡献，辞以国贫未能备礼，愿请大使，当遣子入侍。时邓太后临朝，亦不荅其使，但加赐而已。

注 天子降大使至国，即遣子随大使入侍。

永初三年夏，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，既还，说南单于云：“关东水潦，人民饥饿死尽，可击也。”单于信其言，遂起兵反畔，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。秋，王彪卒。冬，遣行车骑将军何熙、副中郎*[将]*庞雄击之。四年春，檀遣千余骑寇常山、中山，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辽将军，与辽东太守耿夔击破之。事已具懂、夔传。单于见诸军并进，大恐怖，顾让韩琮曰：“汝言汉人死尽，今是何等人也？”乃遣使乞降，许之。

单于脱帽徒跣，对庞雄等拜陈，道死罪。于是赦之，遇待如初，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。

五年，梁懂免，以云中太守耿夔行度辽将军。

注 安帝即位之二年也。

注 懂音勤。

注 顾，反也。让，责也。反顾责韩琮也。

注 南单于檀信韩琮之言，起兵反，既被击败，陈谢死罪，还所钞之男女。

元初元年， 夔免，以乌桓校尉邓遵为度辽将军。遵，皇太后之从弟，故始为真将军焉。

注 安帝永初*(六)** *年，改为元初元年。

注 自置度辽将军以来，皆权行其事，今始以邓遵为正度辽将军，此后更无行者也。

四年，逢侯为鲜卑所破，部觶分散，皆归北虏。五年春，逢侯将百余骑亡还，诣朔方塞降，邓遵奏徙逢侯于颍川郡。

注 逢侯本是前单于屯屠何子，右薁鞬日逐王诸降胡余万人，胁立为单于。

既被鲜卑所破，部觶分散，若留在匈奴，或恐更相招引，故徙于颍川郡也。

建光元年， 邓遵免，复以耿夔代为度辽将军。时鲜卑寇边，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将新降者连年出塞，讨击鲜卑。还，复各令屯列冲要。 而耿夔征发烦剧，新降者皆悉恨谋畔。

注 安帝元初七年改为永宁元年，永宁二年改为建光元年。

注 还使新降者屯列冲要。

单于檀立二十七年薨，弟拔立。耿夔复免，以太原太守法度代为将军。

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，延光三年立。夏，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，胁呼尤徽欲与俱去。呼尤徽曰：“我老矣，受汉家恩，宁死不能相随！”觭欲杀之，有救者，得免。阿族等遂将妻子辎重亡去，中郎将马翼遣兵与胡骑追击，破之，斩首及自投河死者殆尽，获马牛羊万余头。冬，法度卒。四年，汉阳太守傅觭代为将军。其冬，傅觭复卒。永建元年，以辽东太守庞参代为将军。

注 殆，近也。欲死尽，所余无几。

注 顺帝即位之年。

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，鲜卑因此数寇南部，杀渐将王。单于忧恐，上言求复障塞，顺帝从之。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，增置缘边诸郡兵，列屯塞下，教习战射。

注 匈奴有左右渐将王。

注 黎阳先置营兵，以南单于求复障塞，恐入侵扰乱，置屯兵于中山北界。

旧中山郡，今之定州是也。定州者，则在河北也。

单于拔立四年薨，弟休利立。

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，永建三年立。四年，庞参迁大鸿胪，以东平相宋汉代为度辽将军。阳嘉二年，汉迁太仆，以乌桓校尉耿晔代为度辽将军。永和元年，晔病征，以护羌校尉马续代为度辽将军。

注 阳嘉五年，改为永和元年。

五年夏，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、车纽等背畔，率三千余骑寇西河，因复招诱右贤王，合七八千骑围美稷，杀朔方、代郡长史。马续与中郎将梁并、乌桓校尉王元发缘边兵及乌桓、鲜卑、羌胡合二万余人，掩击破之。吾斯等遂更屯聚，攻没城邑。天子遣使责让单于，开以恩义，令相招降。单于本不豫谋，乃脱帽避帐，诣并谢罪。并以病征，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。龟以单于本不能制下，逼迫之，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。单于休利立十三年。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，而降者遂更狐疑。龟坐下狱免。大将军梁商以羌胡新反，党觶初合，难以兵服，宜用招降，乃上表曰：“匈奴寇畔，自知罪极，穷鸟困兽，皆知救死，况种类繁多，不可单尽。今转运日增，三军疲苦，虚内给外，非中国之利。

窃见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，且典边日久，深晓兵要，每得续书，与臣策合。

宜令续深沟高壁，以恩信招降，宣示购赏，明其期约。如此，则丑类可服，

国家无事矣。”帝从之，乃诏续招降畔虏。商又移书续等曰：“中国安宁，忘战日久。良骑野合，交锋接矢，决胜当时，戎狄之所长，而中国之所短也。强弩乘城，坚营固守，以待其衰，中国之所长*(也)*，而戎狄之所短也。宜务先所长，以观其变，设购开赏，宣示反悔，勿贪小功，以乱大谋。”续及诸郡并各遵行。于是右贤王部抑鞬等万三千口诣续降。

注 吾斯等攻没城邑，单于虽不预谋，然不能制下，即是不堪其任。

注 陈龟逼迫单于及弟皆令自杀，又欲徙其近亲者，遂致狐疑，此则陈龟之由也。

注 单亦尽也。犹书云“谟谋”。孔安国曰：“谟亦谋也。”即是古书之重语。

注 丑，等也，言等类可服也。

注 若夫平原易地，轻车突骑，则匈奴之觮易挠乱也。劲弩长戟，射箠及远，则匈奴之弓不能格也。坚甲利刃，长短相杂，游弩往来，什伍俱前，*[则]*匈奴之兵不能当也。材官驍发，矢道同的，则匈奴之革笥木荐不能支也。下马地斗，剑戟相接，去就相簿，则匈奴之足不能给也。此中国之长技也。以此观之，匈奴之长技三，中国之长技五。并具朝错三章之兵体。因梁商论其长短，故备录之。此乃兵家之要。

秋，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。东引乌桓，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，攻破京兆虎牙营，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，遂寇掠并、凉、幽、冀四州。乃徙西河治离石，上郡治夏阳，朔方治五原。冬，遣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，击畔虏车纽等，战于马邑，斩首三千级，获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觮。车纽等将诸豪帅骨都侯乞降，而吾斯犹率其部曲与乌桓寇钞。六年春，马续率鲜卑五千骑到谷城击之，斩首数百级。张耽性勇锐，而善抚士卒，军中皆为用命。

遂绳索相悬，上通天山，大破乌桓，悉斩其渠帅，还得汉民，获其畜生财物。

夏，马续复免，以城门校尉吴武代为将军。

注 虎牙营即京兆虎牙都尉也。西羌传云：“置虎牙都尉于长安，扶风都尉于雍。”汉官仪曰“凉州近羌，数犯三辅，

京兆虎牙、扶风都尉将兵鞞护园陵”也。

注 离石即西河之属县也。

注 移朔方就五原郡。

汉安元年 秋，吾斯与萁鞞台耆、且渠伯德等复掠并部。

注 顺帝永和七年改为汉安元年也。

注 萁鞞或作“萁鞞”，前书两字通，今依前书不改也。

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在京师，汉安二年立之。天子临轩，大鸿胪持节拜授玺绶，引上殿。赐青盖驾驷、鼓车、安车、驸马骑、玉具刀剑、什物，

给彩布二千匹。赐单于阏氏以下金锦错杂具，辎车马二乘。遣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归南庭。诏太常、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 祖会，飧赐作乐，角抵百戏。 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。冬，中郎将马寔募刺杀句龙吾斯，送首洛阳。建康元年，

进击余党，斩首千二百级。乌桓七十万余口皆诣寔降，车重牛羊不可胜数。

注 玉具，髹首鞞鞞尽用玉为之。

注 广阳，洛阳城西面南头门。

注 角抵之戏则鱼龙爵马之属。言两两相当，亦角而为抵对，即今之 *(用)**[朋]*，古之角抵也。

注 汉安三年改为建康元年。

单于兜楼储立五年薨。

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，建和元年立。至永寿元年，匈奴左薁鞬台耆、且渠伯德等复畔，寇钞美稷、安定，属国都尉张奂击破降之。事已具奂传。

注 桓帝即位之年。

注 桓帝永兴三年改为永寿元年。

延熹元年，南单于诸部并畔，遂与乌桓、鲜卑寇缘边九郡，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，单于诸部悉降。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，乃拘之，上立左谷蠡王。

桓帝诏曰：“春秋大居正，居车儿一心向化，何罪而黜！其遣还庭。”

注 桓帝之年。

注 张奂上书请立左谷蠡王为单于也。

注 春秋法五始之要，故经曰“元年春王正月”。言王者

即位之年，宜大开恩宥。其居车儿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，自立以来，一心向化，宜宽宥之。

单于居车儿立二十五年薨，子某立。

注 凡言“某”者，史失其名，故称“某”以记之。夷狄无字，既无典诰，故某者即是其名。

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，熹平元年立。六年，单于与中郎将臧旻出鴈门击鲜卑檀石槐，大败而还。是岁，单于薨，子呼

征立。

注 熹平，灵帝之元年。

单于呼征，光和元年立。二年，中郎将张修与单于不相能，修擅斩之，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。修以不先请而擅诛杀，槛车征诣廷尉抵罪。

注 灵帝熹平七年改为光和元年。

注 前书注曰：“抵，至也。”杀人者死。张修擅斩单于呼征，故至其罪也。

单于羌渠，光和二年立。中平四年，前中山太守张纯反畔，遂率鲜卑寇边郡。灵帝诏发南匈奴兵，配幽州牧刘虞讨之。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。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，五年，右部合落与休着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，攻杀单于。

注 灵帝光和七年改为中平。

单于羌渠立十年，子右贤王于扶罗立。

注 于扶罗即是前赵刘元海之祖也。其元海为乱晋之首。

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，中平五年立。国人杀其父者遂畔。共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，而于扶罗诣阙自讼。会灵帝崩，天下大乱，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。时民皆保聚，钞掠无利，而兵遂挫伤。复欲归国，国人不受，乃止河东。

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，南庭遂虚其位，以老王行国事。

注 遂止河东平阳也。

单于于扶罗立七年死，弟呼厨泉立。

注 于扶罗即刘元海之祖。呼厨泉即元海之叔祖。

单于呼厨泉，兴平二年立。以兄被逐，不得归国，数为鲜卑所钞。建安元年，献帝自长安东归，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辮天子，拒击李傕、郭汜。及车驾还洛阳，又徙迁许，然后归国。二十一年，单于来朝，曹操因留于邺，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。

注 献帝初平五年改为兴平元年。

注 谓归河东平阳也。

注 留呼厨泉于邺，而遣去卑归平阳，监其五部国。

论曰：汉初遭冒顿凶黠，种觻强炽。高祖威加四海，而窘平城之围。太宗政邻刑措，不雪愤辱之耻。逮孝武亟兴边略，有志匈奴，赫然命将，戎旗星属，候列郊甸，火通甘泉，而犹鸣镝扬尘，出入畿内，至于穷竭武力，单用天财，历纪岁以攘之。寇虽颇折，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。

宣帝值虏庭分争，呼韩邪来臣，乃权纳怀柔，因为边籜，罢关徼之徼，息兵民之劳。龙驾帝服，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，南面而朝单于，朔、易无复匹马之踪，六十余年矣。后王莽陵篡，扰动戎夷，续以更始之乱，方夏幅裂。自是

匈奴得志，狼心复生，乘闲侵佚，害流傍境。

及中兴之初，更通旧好，报命连属，金币载道，而单于骄踞益横，内暴滋深。世祖以用事诸华，未遑沙塞之外，忍愧思难，徒报谢而已。因徙幽、并之民，增边屯之卒。

及关东稍定，陇、蜀已清，其猛夫扞将，莫不顿足攘手，争言鞞、霍之事。[二〇]帝方厌兵，闲修文政，未之许也。[二一]其后匈奴争立，日逐来奔，愿修呼韩之好，以御北狄之冲，[二二]奉藩称臣，永为外扞。天子总揽髡策，和而纳焉。[二三]乃诏有司开北鄙，择肥美之地，量水草以处之。驰中郎之使，尽法度以临之。制衣裳，备文物，加玺绂之绶，正单于之名。于是匈奴分破，始有南北二庭焉。讎衅既深，互伺便隙，控弦抗戈，觊望风尘，云屯鸟散，更相驰突，至于陷溃创伤者，靡岁或宁，而汉之塞地晏然矣。[二四]后亦颇为出师，并兵穷讨，命窦宪、耿夔之徒，前后并进，皆用果饒，设奇数，异道同会，究掩其窟穴，蹶北追奔[二五]三千余里，[二六]遂破龙祠，焚鬲幕，坑十角，梏阏氏，[二七]铭功封石，倡呼而还。[二八]单于震慑屏气，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，而漠北空矣。[二九]若因其时势，及其虚旷，还南虏于阴山，归*(河)*西*[河]*于内地，[三〇]上申光武权宜之略，下防戎羯乱华之变，[三一]使耿国之筭不谬于当世，[三二]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，[三三]平易正直，若此其弘也。[三四]而窦宪矜三捷之嗟，忽经世之规，狼戾不端，专行威惠。[三五]遂复更立北虏，反其故庭，[三六]并恩两护，以私己福，弃蔑天公，[三七]坐树大鯁。永言前载，何恨愤之深乎！[三八]自后经纶失方，畔服不一，其为疾毒，胡可单言！[三九]降及后世，翫为常俗，终于吞噬神乡，丘墟帝宅。呜呼！千里之差，兴自毫端，失得之源，百世不磨矣。[四〇]

注 前书云，高祖自将兵三十二万击韩王信，先至平城，冒顿纵兵三十万骑围帝于白登，七日，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。故歌曰：“平城之事其大苦，七日不得食，不能弯弓弩。”得陈平秘计，然后得免也。

注 前书赞曰：“断狱四百，几致刑措。”几，近也。今言“政邻刑措”，邻亦近也。

注 如觿星之相连属，言其多。

注 列置侯兵于近郊畿，天子在甘泉宫，而烽火时到甘泉宫也。

注 鸣镝即匈奴之箭也。谓匈奴、白羊、楼烦王在河南，去京师一千余里，古者王畿千里，言匈奴寇边即出入畿内。世宗逐楼烦、白羊，始得河南之地以筑朔方，今夏州是也。按夏州去京师一千二百里。

注 单，尽也。言尽用天下之财。

注 汉武帝好征，户口减半，即是死亡与杀匈奴相当也。

注 虏庭分争谓五单于*[争]*国，呼韩邪遂来臣服，因请款关，永为边籓。

前书云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，呼揭王为呼揭单于，夔鞬王为车儻单于，乌籍都尉为乌籍单于，并呼韩邪凡五单于也。

注 匈奴既降，北庭不儆备，劳者并得休息也。

注 案前书，宣帝甘露二年正月，呼韩邪朝甘泉宫，汉宠以殊礼，位在诸侯王上。赞谒*(者)*称臣而不名。礼毕，使者导单于宿长平。上自甘泉宿池阳宫，诏单于毋谒。左右当户及髡臣皆列观，及诸蛮夷君长*[王]*侯数万人，咸迎于渭桥下，夹道陈。上登渭桥，咸称万岁。

注 匈奴既降，朔方、易水之地更无匈奴匹马之踪也。

注 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，北边无匈奴之盗。王莽

陵篡之后，狼心复生。前书赞曰：“三世称*[藩]*，宾于汉庭。是时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，三世无犬吠之警，黎庶忘干戈之役。后六十余岁之闲，遭王莽篡位，始开边隙。”

三世谓元帝、成帝各为一世，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孙，共为一世，故三世也。王莽执政，始开边隙也。

注 更始无道，扰乱方内，诸夏如布帛之裂也。

注 及光武中兴，更通宣、元之旧好。

注 报命相属，言其往来不绝。金帛常载于道，言其赏遗常行。

注 世祖二年，令中郎将韩统报命，赂遗金帛以通旧好。而单于骄踞，自比冒顿，对使者辞语悖慢也。

注 遑，暇也。

注 虽得骄踞悖慢之词，而忍其羞愧，思其患难，但以善言报谢而已。徒，但也。

注 移徙幽、并之人，增益边屯之戍卒。

注[二〇]争言鞞青、霍去病，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。

注[二一]帝厌其用兵，欲修文政，未许猛夫扞将之事。

注[二二]比季父孝单于舆以比为右夔鞮日逐王，日逐即南匈奴单于比也。

注[二三]总贤髡臣之策，善均从觭，与之和同，而纳其降款也。

注[二四]由南北二庭自相驰突，而汉之塞地晏然无事矣。

注[二五]军走曰北也。

注[二六]北虏*(乌孙)*遂奔*[乌孙]*，漠北乃空，其地三千余里也。

注[二七]械在手曰梃，音古督反。

注[二八]为刻石立铭于燕然山，犹前书霍去病登临瀚海，

封狼居胥山也。

注[二九]漠北既空，宜即迁南虏以居之。

注[三〇]河西虏觭居之，于时遂为边境，若还南虏于阴山，即为内地也。

注[三一]戎羯之乱，兴于永嘉之年；即勒燕然，乃居永元之岁。中人以上，始可预其将来；窦宪庸才，宁可责其谋虑。

注[三二]建武二十四年，八部大人共立比为呼韩邪单于，款五原塞，愿永为蕃蔽，扞御北方。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，乃许之也。

注[三三]窦宪欲立北单于，安议不许也。

注[三四]若从耿国、袁安之议，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远也。

注[三五]三捷言胜也。自乡功伐，专行威惠，为臣不忠，即其人也。又章和二年，窦太后临朝。单于屯屠何上言：“宜及北虏分争，出兵讨伐，破北成南，并为一国，令汉家长无北念。”既威北边，即宜錡成南部，更请存立，其何惑哉。

注[三六]永元三年，将军窦宪上书，请立于除鞬为北单于，朝廷从之。四年即授玺绶，方欲辅归北庭，会窦宪被诛。五年，于除鞬自畔还北，帝遣将兵长史王辅诱诛之。

注[三七]言窦宪斩日逐，刊石纪功，即宜灭其北庭，以资南部。重存胤绪，滋生孽隣。南北俱存，即是并恩两护。以私己福，乃招其祸。斯则弃蔑天公之事也。天公谓天子也。前书云“共秃翁何为首鼠两端”，秃翁即乃翁也。高祖云“几败乃公事”，乃公即汝公也。惇史直笔，时复存其质言也。

注[三八]由窦宪请立北庭，遂使匈奴滋蔓，即是坐树大鯁，永言前事，深可恨哉。载，事也。

注[三九]单，尽也。单与殫同也。

注[四〇]既勒燕然之后，若复南虏于漠北，引侍子于京师，混并匈奴之区，使得专为一部，则荒服无忿争之迹，边服息征戍之勤。此之不行，遂为巨蠹。自单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之后，种类繁昌，难以驱逼。魏武虽分其觭为五部，然大率皆居晋阳。暨乎左贤王豹之子刘元海，假称天号，纵盗中原，吞噬神乡，丘墟帝宅。愍怀二帝沉没虏庭，差之毫端，一至于此。百代无灭，诚可痛心也。

赞曰：匈奴既分，羽书稀闻。野心难悔，终亦纷纭。

注 谓分为南北庭也。

注 檄书有急，即插鸟羽其上也。

注 纷纭之事，具如上解。

后汉书卷九十

乌桓鲜卑列传 第八十

乌桓者，本东胡也。汉初，匈奴冒顿灭其国，余类保乌桓山，因以为号焉。俗善骑射，弋猎禽兽为事。随水草放牧，居无常处。以穹庐为舍，东开向日。食肉饮酪，以毛毳为衣。贵少而贱老，其性悍塞。怒则杀父兄，而终不害其母，以母有族类，父兄无相仇报故也。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，推为大人，无世业相继。邑落各有小帅，数百千落自为一部。大人有所招呼，则刻木为信，虽无文字，而部觭不敢违犯。氏姓无常，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。大人以下，各自畜牧营产，不相徭役。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，或半岁百日，然后送牛马羊畜，以为娉币。髡随妻还家，妻家无尊卑，旦旦拜之，而不拜其父母。为妻家仆役，一二年闲，妻家乃厚遣送女，居处财物一皆为办。其俗妻后母，报寡嫂，死则归其故夫。计谋从用妇人，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。父子男女相对踞蹲。

以髡头为轻便。妇人至嫁时乃养发，分为髻，着句决，饰以金碧，犹中国有籀步摇。妇人能刺韦作文绣，织氍毹。

男子能作弓矢鞍勒，锻金铁为兵器。其土地宜稷及东墙。东墙似蓬草，实如稷子，至十月而熟。见鸟兽孕乳，以别四节。

注 郑玄注周礼曰：“毛之缚细者为毳也。”

注 说文曰：“悍，勇也。”塞谓不通。

注 杜预注左传曰：“不以道取为略。”

注 籀音*(吉)**[古]*诿反。字或为“帼”，妇人首饰也。续汉舆服志曰：“公卿列侯夫人绀纁帼。”释名云“皇后首饰，上有垂珠，步则摇之”也。

注 广雅曰：“𩇛𩇛，鬻也。”𩇛音力于反。𩇛音胡达反。

注 勒，马衔也。

俗贵兵死，敛尸以棺，有哭泣之哀，至葬则歌舞相送。肥养一犬，以彩绳纓牵，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，皆烧而送之，言以属累犬，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。

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。

敬鬼神，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。祠用牛羊，毕皆烧之。其约法：违大人言者，罪至死；若相贼杀者，令部落自相报，不止，诣大人告之，听出马牛羊以赎死；

其自杀父兄则无罪；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，邑落不得受之，皆徙逐于雍狂之地，沙漠之中。其土多蝮蛇，在丁令西南，乌孙东北焉。

注 属累犹付托也。属音之欲反。累音力瑞反。

注 博物志：“泰山，天帝孙也，主召人魂。东方万物始，故知人生命。”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丁令，匈奴别种也。令音零。”

乌桓自为冒顿所破，觳遂孤弱，常臣伏匈奴，岁输牛马羊皮，过时不具，辄没其妻子。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，因徙乌桓于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五郡塞

外，为汉侦察匈奴动静。其大人岁一朝见，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，秩二千石，拥节监领之，使不得与匈奴交通。

注 侦，覘也，音丑政反。

昭帝时，乌桓渐强，乃发匈奴单于坟墓，以报冒顿之怨。匈奴大怒，乃东击破乌桓。大将军霍光闻之，因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二万骑出辽东邀匈奴，而虏已引去。明友乘乌桓新败，遂进击之，斩首六千余级，获其三王首而还。由是乌桓复寇幽州，明友辄破之。宣帝时，乃稍保塞降附。

及王莽篡位，欲击匈奴，兴十二部军，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、丁令兵屯代郡，皆质其妻子于郡县。乌桓不便水土，惧久屯不休，数求谒去。莽不肯遣，遂自亡畔，还为抄盗，而诸郡尽杀其质，由是结怨于莽。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，余者皆羸縻属之。

光武初，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，代郡以东尤被其害。居止近塞，朝发穹庐，暮至城郭，五郡民庶，家受其辜，至于郡县损坏，百姓流亡。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，最为强富。

建武二十一年，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。乌桓逆知，悉相率逃走，追斩百级而还。乌桓复尾击援后，援遂晨夜奔归，比入塞，马死者千余匹。

注 关在代郡。

二十二年，匈奴国乱，乌桓乘弱击破之，匈奴转北徙数千里，漠南地空，帝乃以币帛赂乌桓。二十五年，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觭向化，诣阙朝贡，献奴婢牛马及弓虎

豹貂皮。

是时四夷朝贺，络驿而至，天子乃命大会芳飧，赐以珍宝。乌桓或愿留宿籓，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，皆居塞内，布于缘边诸郡，令招来种人，给其衣食，遂为汉侦候，助击匈奴、鲜卑。时司徒掾班彪上言：“乌桓天性轻黠，好为寇贼，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，必复侵掠居人，但委主降掾史，恐非所能制。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，诚有益于附集，省国家之边虑。”帝从之。

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，开营府，并领鲜卑，赏赐质子，岁时互市焉。

注 盖当时权置也。下兵马掾亦同也。

注 宁城，县名。前书宁县作“宁”，史记宁城亦作“宁”，宁 两字通也。

及明、章、和三世，皆保塞无事。安帝永初三年夏，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、上谷。秋，鴈门乌桓率觶王无何*(允)*，与鲜卑大人丘伦等，及南匈奴骨都侯，合七千骑寇五原，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，汉兵大败，杀郡长吏。乃遣车骑将军何熙、度辽将军梁懂等击，大破之。无何乞降，鲜卑走还塞外。是后乌桓稍复亲附，拜其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。

注 九原，县名，属五原郡。

注 廆音胡罪反。

顺帝阳嘉四年冬，乌桓寇云中，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，度辽将军耿种率二千余人追击，不利，又战于沙南，斩首五百

级。乌桓遂围畔于兰池城，于是发积射士二千人，度辽营千人，配上郡屯，以讨乌桓，乌桓乃退。永和五年，乌桓大人阿坚、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畔，中郎将张耽击破斩之，余觭悉降。桓帝永寿中，朔方乌桓与休着屠各并畔，中郎将张奂击平之。延熹九年夏，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*(鲜卑)*寇缘边九郡，俱反，张奂讨之，皆出塞去。

注 沙南，县，属云中郡，有兰池城。

灵帝初，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，觭九千余落，辽西有丘力居者，觭五千余落，皆自称王；又辽东苏仆延，觭千余落，自称峭王；右北平乌延，觭八百余落，自称汗鲁王；并勇建而多计策。中平四年，前中山太守张纯畔，入丘力居觭中，自号弥天安定王，遂为诸郡乌桓元帅，寇掠青、徐、幽、冀四州。五年，以刘虞为幽州牧，虞购募斩纯首，北州乃定。

注 峭音七笑反。

献帝初平中，丘力居死，子楼班年少，从子蹋顿有武略，代立，总摄三郡，觭皆从其号令。建安初，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持不决，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，遂遣兵助击瓒，破之。绍矫制赐蹋顿、难楼、苏仆延、乌延等，皆以单于印绶。后难楼、苏仆延率其部觭奉楼班为单于，蹋顿为王，然蹋顿犹秉计策。广阳人阎柔，少没乌桓、鲜卑中，为其种人所归信，柔乃因鲜卑觭，杀乌桓校尉邢举而代之。袁绍因宠慰柔，以安北边。及绍子尚败，奔蹋顿。时幽、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，尚欲凭其兵力，复图中国。会曹操平河北，阎柔率鲜卑、乌桓

归附，操即以柔为校尉。建安十二年，曹操自征乌桓，大破蹋顿于柳城，斩之，首虏二十余万人。袁尚与楼班、乌延等皆走辽东，辽东太守公孙康并斩送之。其余觭万余落，悉徙居中国云。

注 蹋音大蜡反。

鲜卑者，亦东胡之支也，别依鲜卑山，故因号焉。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。唯婚姻先髡头，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，饮燕毕，然后配合。又禽兽异于中国者，野马、原羊、角端牛，以角为弓，俗谓之角端弓者。又有貂、貉、鼯子，皮毛柔蠕，故天下以为名裘。

注 水在今营州北。

注 郭璞注尔雅曰：“原羊似吴羊而大角，出西方。”前书音义曰：“角端似牛，角可为弓。”

注 貉音女滑反。鼯音胡昆反。貂、鼯并鼠属。貉，猴属也。

汉初，亦为冒顿所破，远窜辽东塞外，与乌桓相接，未常通中国焉。光武初，匈奴强盛，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，杀略吏人，无有宁岁。建武二十一年，鲜卑与匈奴入辽东，辽东太守祭彤击破之，斩获殆尽，事已具彤传，由是震怖。

及南单于附汉，北虏孤弱，二十五年，鲜卑始通驿使。

其后都护偏何等诣祭彤求自嗟功，因令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，斩首二千余级。

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，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。三

十年，鲜卑大人于仇贲、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，慕义内属。帝封于仇贲为王，满头为侯。时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贲等数寇上谷。

永平元年，祭彤复赂偏何击歆志贲，破斩之，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，并诣辽东受赏赐，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。明章二世，保塞无事。

和帝永元中，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，北单于逃走，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。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，皆自号鲜卑，鲜卑由此渐盛。九年，辽东鲜卑攻肥如县，太守祭参坐沮败，下狱死。十三年，辽东鲜卑寇右北平，因入渔阳，渔阳太守击破之。延平元年，鲜卑复寇渔阳，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。兵马掾严授谏曰：“前道险阻，贼势难量，宜且结营，先令轻骑侦视之。”

显意甚锐，怒欲斩之。因复进兵，遇虏伏发，士卒悉走，唯授力战，身被十创，手杀数人而死。显中流矢，主簿鞠福、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，俱歿于阵。邓太后策书矐叹，赐显钱六十万，以家二人为郎；授、福、咸各钱十万，除一子为郎。

注 肥如县，故城在今平州也。

安帝永初中，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，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，赤车参驾，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，通胡市，因筑南北两部质馆。鲜卑邑落百二十部，各遣入质。是后或降或畔，与匈奴、乌桓更相攻击。

注 筑馆以受降质。

元初二年秋，辽东鲜卑围无虑县，州郡合兵固保清野，鲜卑无所得。

复攻扶黎营，杀长吏。四年，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，寇百姓。乌桓大人于秩居等与连休有宿怨，共郡兵奔击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三百级，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。

五年秋，代郡鲜卑万余骑遂穿塞入寇，分攻城邑，烧官寺，杀长吏而去。乃发缘边甲卒、黎阳营兵，屯上谷以备之。冬，鲜卑入上谷，攻居庸关，复发缘边诸郡、黎阳营兵、积射士步骑二万人，屯列冲要。六年秋，鲜卑入马城塞，杀长吏，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，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，与辽西、右北平兵马会，出塞追击鲜卑，大破之，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觶。又发积射士三千人，马三千匹，诣度辽营屯守。

注 无虑县属辽东郡。

注 清野谓收敛积聚，不令寇得之也。

注 扶黎，县，属辽东属国，故城在今营州东*[南]*。

注 马城，县名，属代郡也。

永宁元年，辽西鲜卑大人乌伦、其至鞬率觶诣邓遵降，奉贡献。诏封乌伦为率觶王，其至鞬为率觶侯，赐彩缯各有差。

建光元年秋，其至鞬复畔，寇居庸，云中太守成严击之，兵败，功曹杨穆以身捍严，与俱战歿。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。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、渔阳、涿郡甲卒，分为两道救之；常夜得潜出，与夔等并力并进，攻贼围，解之。鲜卑既累杀郡守，胆意转盛，控弦数万骑。延光元年冬，复寇鴈门、定襄，遂攻太原，掠杀百姓。二年冬，其至鞬自将万余骑入东领候，分为数道，攻南匈奴于曼柏，夔鞬日逐王

战死，杀千余人。三年秋，复寇高柳，击破南匈奴，杀渐将王。

注 县名，属五原郡也。

顺帝永建元年秋，鲜卑其至鞬寇代郡，太守李超战死。明年春，中郎将张国遣从事将南单于兵步骑万余人出塞，击破之，获其资重二千余种。时辽东鲜卑六千余骑亦寇辽东玄菟，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觭王出塞击之，斩首数百级，大获其生口牛马什物，鲜卑乃率种觭三万人诣辽东乞降。三年，四年，鲜卑频寇渔阳、朔方。六年秋，耿晔遣司马将胡兵数千人，出塞击破之。

冬，渔阳太守又遣乌桓兵击之，斩首八百级，获牛马生口。乌桓豪人扶漱官勇健，每与鲜卑战，辄陷敌，诏赐号“率觭君”。

注 漱音所救反。

阳嘉元年冬，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觭王侯咄归等，出塞抄击鲜卑，大斩获而还，赐咄归等已下为率觭王、侯、长，赐彩缯各有差。鲜卑后寇辽东属国，于是耿晔乃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。二年春，匈奴中郎将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骨都侯夫沉等，出塞击鲜卑，破之，斩获甚觭，诏赐夫沈金印紫绶及缣彩各有差。秋，鲜卑穿塞入马城，代郡太守击之，不能克。后其至鞬死，鲜卑抄盗差稀。

桓帝时，鲜卑檀石槐者，其父投鹿侯，初从匈奴军三年，其妻在家生子。投鹿侯归，怪欲杀之。妻言尝昼行闻雷震，仰天视而霰入其口，因吞之，遂妊身，十月而产，此子必有奇异，

且宜长视。投鹿侯不听，遂弃之。妻私语家令收养焉，名檀石槐。年十四五，勇健有智略。异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，檀石槐单骑追击之，所向无前，悉还得所亡者，由是部落畏服。乃施法禁，平曲直，无敢犯者，遂推以为大人。檀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，去高柳北三百余里，兵马甚盛，东西部大人皆归焉。因南抄缘边，北拒丁零，东却夫余，西击乌孙，尽据匈奴故地，东西万四千余里，南北七千余里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。

注 歠音昌悦反。

永寿二年秋，檀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。延熹元年，鲜卑寇北边。冬，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，斩首二百级。二年，复入鴈门，杀数百人，大抄掠而去。六年夏，千余骑寇辽东属国。九年夏，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，并杀掠吏人，于是复遣张奂击之，鲜卑乃出塞去。朝廷积患之，而不能制，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，欲与和亲。檀石槐不肯受，而寇抄滋甚。乃自分其地为三部，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，接夫余、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，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，从上谷以西至敦煌、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，各置大人主领之，皆属檀石槐。

灵帝立，幽、并、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，杀略不可胜数。熹平三年冬，鲜卑入北地，太守夏育率休屠各追击破之。迁育为护乌桓校尉。五年，鲜卑寇幽州。六年夏，鲜卑寇三边。秋，夏育上言：“鲜卑寇边，自春以来，三十余发，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，一冬二春，必能禽灭。”朝廷未许。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，欲立功自嗟，乃请中

常侍王甫求得为将，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。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。大臣多有不同，乃召百官议朝堂。议郎蔡邕议曰：

书戒猾夏，易伐鬼方，周有玃狁、蛮荆之师，汉有阗颜、瀚海之事。

征讨殊类，所由尚矣。然而时有同异，孰有可否，故谋有得失，事有成败，不可齐也。

注 尚书舜典曰：“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。”猾，乱也。易既济九三爻辞曰：

“高宗伐鬼方，三年而克之。”前书淮南王安曰：“鬼方，小蛮夷也。”音义曰：

“鬼方，远方也。”

注 诗小雅曰：“显允方叔，征伐玃狁，蛮荆来威。”

注 武帝使大将军鞬青击匈奴，至阗颜山，斩首万余级。使霍去病击匈奴，封狼居胥山，登临瀚海也。

武帝情存远略，志辟四方，南诛百越，北讨强胡，西伐大宛，东并朝鲜。因文、景之蓄，藉天下之饶，数十年闲，官民俱匮。乃兴盐铁酒榷之利，设告缗重税之令，民不堪命，起为盗贼，关东纷扰，道路不通。绣衣直指之使，奋鉞钺而并出。既而觉悟，乃息兵罢役，*[封]*丞相为富人侯。故主父偃曰：

“夫务战胜，穷武事，未有不悔者也。”夫以世宗神武，将相良猛，财赋充实，所拓广远，犹有悔焉。况今人财并乏，事劣昔时乎！

注 武帝使东郭咸阳等领天下盐铁，敢私铸钱卖盐者欬左趾。榷，专也。官自卖酒，人不得卖也。又算缗钱，率缗钱二千而算一，令各以其物自占。占不悉，听人告缗，以半与之。音义曰：“缗，丝也。用以贯钱，故曰缗钱。一算百二十也。”

注 武帝天汉二年，泰山、琅邪髡贼徐勃等阻山攻城，道路不通。

注 武帝使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仗斧，分部逐捕也。

注 封丞相车千秋为富人侯，以明休息，思富养人。

注 武帝时，齐相主父偃谏伐匈奴之辞。

自匈奴遁逃，鲜卑强盛，据其故地，称兵十万，才力劲健，意智益生。加以关塞不严，禁网多漏，精金良铁，皆为贼有；汉人逋逃，为之谋主，兵利马疾，过于匈奴。昔段颍良将，习兵善战，有事西羌，犹十余年。今育、晏才策，未必过颍，鲜卑种觭，不弱于曩时。而虚计二载，自许有成，若祸结兵连，岂得中休？当复征发觭人，转运无已，是为耗竭诸夏，并力蛮夷。夫边垂之患，手足之蚘搔；中国之困，匡背之癰疽。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，况此丑虏而可伏乎！

注 蚘音介。搔音新到反。埤苍曰：“癰音必烧反。”杜预注左传曰：“疽，恶创也。”

昔高祖忍平城之耻，吕后弃慢书之诟，方之于今，何者为甚？

注 诟，耻也，音许豆反。

天设山河，秦筑长城，汉起塞垣，所以别内外，异殊俗也。苟无蹙国内侮之患则可矣，岂与虫蚁*(校)**[狡]*寇计争往来哉！虽或破之，岂可殄尽，而方*(今)**[令]*本朝为之旰食乎？

注 蹙国，解见西域传。

注 旰，晚也。左传伍子胥曰：“楚君大夫，其旰食乎！”

夫专胜者未必克，挟疑者未必败，觶所谓危，圣人不任，朝议有嫌，明主不行也。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：“天子之兵，有征无战。言其莫敢校也。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，有一不备而归者，虽得越王之首，而犹为大汉羞之。”而欲以齐民易丑虏，皇威辱外夷，就如其言，犹已危矣，况乎得失不可量邪！昔珠崖郡反，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，而下诏曰：“珠崖背畔，今议者或曰可讨，或曰弃之。朕日夜惟思，羞威不行，则欲诛之；通于时变，复忧万民。夫万民之饥与远蛮之不讨，何者为大？宗庙之祭，凶年犹有不备，况避不嫌之辱哉！今关东大困，无以相贍，又当动兵，非但劳民而已。其罢珠崖郡。”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。夫恤民救急，虽成郡列县，尚犹弃之，况障塞之外，未尝为民居者乎！守边之术，李牧善其略，保塞之论，严尤申其要，遗业犹在，文章具存，循二子之策，守先帝之规，臣曰可矣。

注 校，报也。

注 前书音义曰：“厮，微也。舆，觶也。”

注 史记曰，李牧，赵之北边良将也。常居代、鴈门备匈奴，以便宜置吏，市租不入幕府，为士卒费，谨烽火，边无失

亡也。

注 前书王莽发三十万觶，十道出击匈奴。莽将严尤谏曰：“匈奴为害，所从来久，未闻上代有征之者也。后世三家周、秦、汉征之，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。”

周宣王时猱狁内侵，至于泾阳，命将出征之，尽境而还，是得中策。武帝选将练兵，深入远戍，兵连祸结三十余年，是为下策。秦始皇不忍小耻，筑长城之固，以丧社稷，是为无策。”班固曰：“若乃征伐之功，秦、汉行事，严尤论之当也。”

帝不从。遂遣夏育出高柳，田晏出云中，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鴈门，各将万骑，三道出塞二千余里。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觶逆战，育等大败，丧其节传鞬重，各将数十骑奔还，死者十七八。三将槛车征下狱，赎为庶人。冬，鲜卑寇辽西。光和元年冬，又寇酒泉，缘边莫不被毒。种觶日多，田畜射猎不足给食，檀石槐乃自徇行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，水停不流，其中有鱼，不能得之。闻倭人善网捕，于是东击倭人国，得千余家，徙置秦水上，令捕鱼以助粮食。

注 左传曰，楚大夫蘧启强对楚灵王曰：“晋之事君，臣曰可矣。”

注 从音子用反。

光和中，檀石槐死，时年四十五，子和连代立。和连才力不及父，亦数为寇抄，性贪淫，断法不平，觶畔者半。后出攻北地，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，即死。其子騫曼年小，兄子魁头立。后騫曼长大，与魁头争国，觶遂离散。魁头死，弟步度根立。自檀石槐后，诸大人遂世相传袭。

注 廉，县名，属北地郡。

论曰：四夷之暴，其势互强矣。匈奴炽于隆汉，西羌猛于中兴。而灵献之闲，二虏迭盛，石槐骁猛，尽有单于之地，蹋顿凶桀，公据辽西之土。其陵跨中国，结患生人者，靡世而宁焉。然制御上略，历世无闻；周、汉之策，仅得中下。

将天之冥数，以至于是乎？

赞曰：二虏首施，鲠我北垂。道畅则驯，时薄先离。